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六二)

卷四六五至  
卷四七〇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五目錄

隱逸五

郭凝之

查古庵

魏兆鳳

吳明初

子長原

周敏成

顧大信

易柏

陸紹源

許肇篪

趙弗如

吳歷

沈明求

子白

張道岸

孟永光

王國材

唐泰

王作霖

徐繼恩

石濤

汪元履

趙峒

范養民

鄧雲程

霍則白

聞啟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五目錄

國朝詩人集卷之三  
名臣四之三  
十

曹仲隆

談尙都

吳懷

程雲

潘訪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五

通奉大夫前晉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五

郭凝之

吾邑士大夫厭棄妻子爲世外遊長往不返曰郭黎眉凝之董紫  
冒雲驥紫冒去國客羅浮以死十餘年而故人官於粵攜其柩以  
歸黎眉之行去今且三十年卒莫知其處黎眉甫婚冠已有出世  
志師雲棲蓮池友徑山雪嶠纂述宗乘數百萬言顧今方袍員頂  
之徒爭立門戶標宗旨支別詭以嗣法重其執著霑泥視士大夫  
不啻過之而黎眉脫屣富貴軍持不借飄然於山巔水涯鴻飛鶴

舉不可蹤跡世不得以士大夫盡其生平又甯得以逃禪學佛竟其指趣也黎眉一字大來舉甲子賢書已更名正中崇禎丁丑謁選得四川廣安州同官馬乾得山西代州不願行黎眉上書願巖疆自效遂改乾缺已以工厯法奉旨留京修厯厯成有白金文綺之賜至戊寅始抵代代極邊民困荒饑城郭圯壞黎眉爲置義倉撫流民築城堡且修學校士民爭愛頌竟以失監司意棄官歸黎眉未至代時上書論天下大計朝廷方不次用之見阻忌者居官又不竟其用久之以廷臣推薦備兵東兗單車就道振刷綱目訓厲士卒時中原多盜無敢犯東兗境內者再調邳宿而權臣方柄國復解職還里其經綸平險之致早年自負讀書自經史外天官

兵法占驗無所不窮究矯首於功名而時與願違嗚呼此豈真以  
曹溪究竟空一切世相爲黎眉心事哉余少與黎眉同學有意氣  
之託中更人事出處稍殊而託契彌篤乃晚而棲遲一室白首窮  
經跼踖高天厚地蹙蹙靡騁視黎眉真有千里騫駘之別乃嘆向  
之知黎眉者未盡而懼世不察不能推本其心以傳之後世故略  
序本末以爲之傳云

右小傳張次仲撰



10/1/1911

11

188-008

查古庵

陸子冰修嘗爲余道查古庵之爲人也負奇氣好高節議論不欲  
隨俗爲可否嘗取古人之成事而進退之必洞胷穿札人莫能難  
徑情肆志故善罵人生長世族之家極不耐人熏灼見有怙勢矜  
情邊幅是飭者輒罵之至有茂才績學街沽聲利之場以爲名高  
罵之又甚於它日若持籌握算厚自封殖以長子孫則曰此屠沽  
兒安足較也罵亦不及惟喜與一二淪落淡泊之士遊談言微中  
輒豪呼笑樂以爲常旁若無人於世鮮當意者而人亦憚而遠之  
悉目之曰狂生卒得狂疾而死余聞之而歎曰噫是殆古之所謂  
狷者歟狂非其志也其爲人孤子自喜不妄交游而識所趨向陳

乾初高介絕俗陸冰修依隱玩世道不同而趨一古庵從遊二子  
之閒不夷不惠志氣淵如也生平無它嗜好而意之爲書沈沈者  
自經喪亂益杜門不問外事常顧影私語終夜哀吟一旦廢卷而  
起曰此何爲者邪遂狂走疾呼不知所爲取所藏經史諸書及生  
平所撰著悉燒之號慟欲絕知者聞之皆曰查子殆將病矣蓋以  
狂廢者也自是未嘗接見一人人亦莫窺其戶自吟自笑忽喜忽  
悲不問春秋晦朔惟以廢興辨晨夕而已如是者十餘年獨能全  
髮膚正衣冠而卒可謂全而歸者也許子大辛向與之比戶而居  
最稱矜許析義抗言時時過從後亦闊遠有聞矣聞其病始一造  
候及其卒也謁蹶奔訃爲文以哭之曰狂生不狂知查子者莫不

惜其篤學勵行徒以狂廢而不知其竟以廢而得全雖狂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則古庵蓋皦然不汙矯矯獨行古所稱狷者流狂則其託而逃焉者世人不察徒與輕世謾罵之士同類而觀豈足以知古庵哉當未卒時其尊公尚在及其以疾自廢凡奉養喪葬皆其配董爲之代置竭力而能盡禮又克延師以教其子俾有成立前以婦而代子後以母而兼父可謂獨爲其難者豈不賢哉有董氏之賢而後古庵得以成其狂

右外傳張次仲撰

臣等謹將  
奏稿  
卷之三

四

魏先鳳

天民取葛天氏之民語自號曰天民姓魏氏甯都南關人魏世以  
貨雄父晚得天民其生館舍前草適生鳳因名曰兆鳳長而字曰  
聖期天民父游南太學率遺貨產直萬金是時天民間其父病卽  
日買舟下眾以其少恐之且曰宜卜日天民應曰不然焉有父病  
而徐徐必吉行者下舟至鄱湖風大折舟帆船欲覆舟中人呼號  
泣下天民獨端視舟中人頃已定人皆曰是兒真襁褓間人風波  
死死獨頃刻無恐亦直不知恐耳天民應曰然若必死此號且不  
得免天民已去其嫡母家病篤天民還道聞之日仰天祝曰不敢  
望吾母生也損兒一歲續母一日生柰何使我父母俱不及含斂

乎歸得侍母疾喪並篤異於常人天民既已喪父年少故與諸父  
別居天民督家甚嚴僮五歲不得入內廳襁褓僮弗露下婦不手  
授受諸老僕承言語趨走皆如官府天民得父遺貲喜爲人佐婚  
葬祭具歲中出貲無算買閩張耆妹爲妾一見容戚知非耆妹也  
立還之金令弗償鄒文清擬爲徒將嫁妻爲贖天民知非其罪出  
金與償文清妻由是得弗嫁而天民貲亦由此少減不之顧是時  
天民固年少然不悅聲色諸輩中皆不樂與狎獨乘肩輿盛衣冠  
都偉從僮僕與鄉先生長者遊邑謝公蘇公則皆其師也資敏捷  
不好攻制舉業每縱觀本朝事迹制度至遇靖難北狩議禮諸節  
尤慷慨昂首頓挫爲人談論至晚年乃著之篇焉而人初亦愈詫

笑之天民終不顧天民初喪父一以事至縣官令進士氣盛蹀天民應對辭一無所屈令幾怒既而乃釋天民猶不以自挫也天民叔父奇怒天民嘗袖鐵一尺冀一遇撻殺天民令其父亡後兩家門更上下向出入幾不得脫然亦賴天民與從多由此殆有以防衛也於是諸長者貴人獨皆愛天民爲天民進金叔父叔父願不得拂長者貴人意遂略講解天民既爲縣諸生諸貴人達公皆敬禮天民公事皆欲得天民助處分是時順德李公數臨與天民決事然未聞私謁於是令益敬天民秩遷乃造其廬定交去其後令巴縣童公始至天民家人訟弗白天民直上向令側立展兩手指畫言無不盡左右皆悚息而令獨心折服俛首引所判辭就燭焚



去之後三月天民母卒童竟拜弔焉會詔舉孝友廉潔遂以天民  
應天民以服辭頃之學使來舉爲師儒因巡按以上其名天子遂  
下縣聘焉天民旣葬母奉葬嫡母墳遠鄉不吉卽俱殯故墳旁屋  
久之粵賊出連會昌然此四五年皆時聞時罷天民以親殯處直  
賊所向夜對客飲愀然不樂而客未知也詢之客卽手盃起大笑  
曰吾與若且飲此高枕旦歲賊不至也天民因亦怫然起立呼僮  
延炬並走殯所瘞之至日申刻旣拚尺天民語僮曰急之恐賊且  
至吾不能馳吾已先歸矣若等爲吾盡日築爾於是僮僕皆微笑  
應曰諾天民旣去完築天且明諸僮延起爲食銃數響僮卽棄箸  
踉蹌歸曰賊何乃果至矣天民爲人樂易時與客談謔乃當大事

立斷如此嘗爲人謀事輒走坐不休竟不知人第卒卒私語且笑且指畫期必得要領嘗曰事顧義所在纖屑皆當豫至倉卒未可爲也旣已定斷其來者吾不得知害雖大第宴坐當之所爲人人若無事而天民苦心力甚瘁反若甚樂人亦卒以此帖服之天民年四十齒盡落背幾僂瘠甚有子三人教且成人而異時嶽嶽節更渙然釋去人尤以此安之獨其專大節不旨略苟且爲人婚葬不旨休此其天性也天民暇日從子婿登臺游宴林閒撫兒孫笑摩戲謔如不勝意及一不中禮卽變色譙責嘗與客坐堂上一舉目視堂下其中子忽起立私語曰翁殆怒諸子不知誰也已而果然天民妹婿欲得天民亡僕出息錢券直數千金取供博費天民

曰此貧又宿債故亡從久償且券吾已焚之矣婿大怒詞各出凡十三訟於官而天民自爲訴不忍詆傷婿直曰某某誘之訟始終未易一字也是時天民長子中子已長憤甚天民曰此吾涼德母尤人而官皆不直婿甚婿更罵官遂褫其諸生服天民爲徧跽請復久之乃得婿死天民齋金葬之天民欲以屋爲高曾大父祠日走諸宗閒得其請諸改作費皆籍記之諸子進曰我自我錢何籍爲曰我非敢獨爲祠也諸宗錢未便便以入我我得如籍收之天民卒自成祠崇禎十七年天子崩於亂天民率諸子號哭賣田求義兵爲佐餉後二年縣俱沒天民家走匿山中天民乃剪髮爲頭陀是時縣新沒府大吏曰索人死罪日至縣大豪貴俱得罪久

之以告密蜚語連長子諸子欲賣田爲長子地不能得天民曰無爲也兒氣壯口舌肆不謹宜有少挫然以兒爲人無取大凶害聞者皆拚耳走爲恐未幾長子果無與還庚寅正月縣亂民數輩挾白刃當所匿山要天民家予財物諸子故人爭議出金爲講天民弗許曰是橫已甚咆哮氣且盡非久亡矣故人漫問曰亡何時天民屈指數曰遠不過三月二月殲焉縣且屠歲終長子尤困不得食天民偶稍得金分長子畱其十八日吾欲以葬吾故人歲新易雨雪天民獨與子持雨具下葬故叔父母子三人有問者荅曰吾有事去至見治墓工私避寒工已速成不中約勒令改爲罷乃益與錢曰吾自葬叔父重費工工何惜耶故叔父數窘天民者其宗

子頗愆忠之而時宗子死天民並葬之撫宗子子曰此吾五世宗也爲娶婦置田產什器日夜畢具令居之自大宗以下遭殘亂祭盡廢天民次第舉之記其例云云必詳及天民已沒眾欲祭墓不能具久之皆曰天民嘗記之皆梯而視壁間所列祖某考妣墓坐向皆在於是皆歎息服焉天民子際瑞禧禮皆賢爲人各做天民意天民始死其遠祖墳旁有穴禁幾二百年不得葬眾皆曰以葬

### 天民

贊曰天民于外舅也維屏父友焉遂甥維屏維屏早孤而時依倚外舅及強壯所從者久故述天民傳頗詳要如天民論學語世多有此故芟而不錄錄其可爲篤行奇偉者取法焉詳故不足厭也

世俗陋言天子徵聘賢士必大備高士自東漢來如是然迹天民  
爲人殆將有雋不疑之風而丙吉疏廣受石奮亦大抵與相似惜  
乎其不果用於時也

右傳邱維屏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a header row and ten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being the widest and the last column being the narrow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

188-022

吳明初 子長原

鄧尉山居爲余伯舅吳明初先生隱居養母處也吳氏爲吳望族推財讓產世多隱德先生早歲蜚聲庠序晚以詩文自雄而孝友剛方尤爲宗族鄉黨所推重以太夫人不樂棲泊城市故遂家於鄧尉焉其宅傍山臨水南向闢雙扉再進爲祠堂三楹稍左折而東向爲書屋庭植修梧高枝入雲屋外古樹四合綠陰覆天後三楹爲山堂軒敞高豁屋如其人堂左爲小樓南向啟北牖則波光澄練搖曳樹杪卽西堰也一覽而虎山堰水歷歷在眼登眺之勝於茲極矣與樓相望復爲樓爲廡太夫人之養堂先生之內寢也伯子長原亦安居焉先生嘗語余曰此地僅有瘠土數畝樵蘇所



給不償官逋歲苦追呼新絲新穀所不能免然吾祖父埋玉於此  
馬鬣之封在焉吾故獨肩其勞子孫以之不敢委也蓋先生於本  
支爲世嫡故墳墓之所託祠堂之所在先生得居之長原得守之  
非他子姓所得而有也長原篤行確如克修父業世亂以後年方  
壯盛卽擲去儒冠盡棄經生學樂以隱德世其家披裘抱甕躬耕  
采藥怡然自得也余旣樂親其人而復愛其山居之勝故時時溯  
從不辭頻數每一淹留輒至忘返鄧尉寶吳之奧區而涓陽所居  
復擅一山之絕巖宅之右循籬落而西則爲銅井爲青芝爲眞如  
爲爲元墓羣山逶迤綿亙數十里層巖複嶂丹崖翠閣掩映無盡  
澗水度遠嶺而來細流潺潺周於屋下襟帶衡門匯成通港小

橋斜度平疇秩秩衡從其門田外復有山如屏過橋曲折數里許  
兩岸皆水田也蒹葭出水蒲叢刺天芡菰菱芡彌望衍波而又有水  
楊數株落落隄閒每泛小舸往來綠港中盡日沿緣惟聞欸乃絕  
無人聲旣而見桑麻墟里儼然武陵桃源也出港卽爲上下堰爲  
虎山爲光福市人煙聚落與遠山茂樹參差相雜堰之盡爲銅甌  
外卽太湖具區也晝則輕帆柔櫓與鳧乙相出沒夜則煙水淪漣  
與月上下而孤村遠火明滅林外此中深趣信幽絕矣山多植梅  
環山百里皆梅也又饒楊梅桂樹一歲之中春初梅放極目如雪  
遙望諸山若浮於玉波銀海中僅露峯尖翠微欲動而香氣襲人  
過於蒸鬱夏秋則楊梅桂花各擅其妙夫棲託好佳而優游卒歲

豈復知此身之在塵世哉昔阮孝緒爲精舍僅以樹環繞戴融築  
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便垂史策豈若先生之宅居名山之中山  
泉花木種種極致乎獨此山墅堪借其人爲不朽矣余遊覽旣審  
遂爲之圖復作記以系之以志是父是子之所以居之者如此後  
之覽余斯文者其亦有以想見其人其地也夫

右鄧尉山居記徐枋撰

周敏成

君姓周氏諱敏成字政甫世居太倉之雙鳳曾祖室贈奉政大夫  
祖鑣父洙皆庠生初奉政兄弟十人四舉進士一舉人一貢生仕  
或至部郎或至郡守下者廣文餘皆國子生而奉政之子鐸以嘉  
靖乙丑進士歷官漳州知府奉政所由得贈者也一時門第赫然  
族姓滋大君年十七入州學所交遊盡當世知名士內行醇篤再  
宅憂皆力行古禮萬厯戊午中鄉舉初君之大母陳孺人二十七  
而寡辛勤勞瘁六十餘年是歲年九十四方之士以君故稱觴者  
接踵於門州里榮之君以累世顯貴思有以報國當究心經世之  
務一切地方利弊政治得失必以告有司又善談論負氣敢言聞

臣等書局類稿卷之三十三  
者悚聽悅服故雖一孝廉大人先生皆推重之屢上公車不第崇  
禎辛未以誼誤得譴士論惜之後以兵事受知於高陽相國高陽  
爲致書遼東巡撫方公一藻甯前兵備陳公祖苞遂辟君贊畫遼  
東軍務君既素熟悉山川險阨邊徼情形至是親歷三韓地勢軍  
情瞭如指掌規畫縱橫智略輻輳軍中撫道以下咸取決焉松山  
杏山之戰幕府皆上君功君生平壯略庶幾有以見於天下會君  
所居停副將王憲遣人刺探京師爲邏者所獲因波及君遂並逮  
繫詔獄無驗復下刑部久之東事急內臣曹化淳奉命清獄赦憲  
復原職君仍參軍如故時陳公已授節鉞開府遵化大將如吳祖  
諸公皆百戰功臣君以一文士嘯傲其間此不挫而彼不嫌繼知

時事漸不可爲尋請假歸甲申之變南京詔求賢才洗註誤當事  
及長安中諸故人爭爲君申雪而推轂之君故無出意而國變垂  
及乃堅謝世事潛心釋典十餘年年七十三而卒君美鬢髯偉貌  
長身處僭伍中昂然獨異初以科目進卒以人才顯暮年尙有據  
鞍顧盼之意以遭世變未得展其志略惜哉君三子雲驥雲駿雲  
騏皆與余交雲驥每談及其先君輒泣下交頤其將葬也狀君之  
行以求傳因爲掇其槩書之生卒年月具狀中

右家傳歸莊撰

東洋文庫 卷之三

三

顧大信

佚老人姓顧諱大信字成之一字天目晚年乃更號佚老人嘗言  
吾靜觀世人熙熙攘攘非役於名卽役於利莫不終其身焦愁其  
心思耗罷其形神奔走於萬物而不能暫休而吾幸無慕乎彼得  
優游閒適以老佚矣以此自稱佚老人老人不絕物爲高亦不苟  
徇時俗以爲和人情所共爲老人不必不爲人情所共好老人不  
必不好但涉而不著每於其中蕭然焉耳童時見舉世羣焉習帖  
括誦博士家言亦勉強俯首就小試吐辭標義宿儒斂手旣著身  
譽序已而上公車一再不售卽棄去不事人或勸之老人曰吾適  
吾志耳富貴奚爲哉當是時文章風氣競趨靡麗古學絕響老人



力挽頽風獨注意古文辭尤專精於詩雖疾病患苦幽憂拂抑艱  
難困阨中未嘗一日輟詠吟所存橐墳委篋笥至莫可清錄於古  
人書多所涉獵悉曉解大義刊訂譌舛箋評音注丹鉛不去手四  
方有高僧逸士騷客詞人及挾醫藥卜筮諸方技來者飫聞老人  
名得稍一接引人人厭其欲以去性通透疎脫不屑矜飭廉隅恥  
效小儒拘牽齷齪態冬一裘夏一葛裁取足蔽體有時蚤起忘櫛  
漱或衣垢忘澣濯見者以爲言亦不以介意意興所至倏去倏來  
人莫能窺其行止鄉故多先達如魏應嘉解學夔吳姓李喬諸前  
輩衣冠輿笠烜煜一時老人時方袍幅巾掀髯抵掌於其閒鋒刃  
相迎極談諧謔浪諷刺誅侮之兼至若不知其爲顯貴飲酒不能

多有設具以召者亦欣然往往則飲未酬數觥輒先醉醉卽頽然  
假臥軒駒座客號呶主人擊曲或優伶歌妓宛轉雜翬於前弗知  
也善鑒別古器物眞贋立分一切法書名畫及種種諸玩好具珍  
蓄多有值好友相對茗椀鐘煙時出品第高下然遇知交能賞識  
者輒持以贈人故家無長物老人於世間旣澹然一無所營計其  
性情所寄託可得而指數者於業嗜爲詩嗜著書嗜點定簡冊載  
籍中疑誤嗜名理清言嗜作書年今已七十有六尙能作小行楷  
於便面尺幅中纍纍如蠅頭嗜鋤泥種竹於花則嗜梅嗜菊以爲  
類高人隱士世外枯僧於禽鳥蟲魚獨嗜螿謂其聲清越激揚似  
異人長嘯山谷閒於境嗜雪嗜月嗜舟行嗜空林遠眺而於味嗜

茶苑領趣特深自以採茶中三昧爲著書一編曰茶約品泉淪具  
候火貯湯諸論說補茶經茶訣所未足老人生平著述甚富今梓  
以行世者如茗鑑隨筆夢萱堂彙白門社刻梅菊新篇蕃響茶約  
諸集其一斑也嘗自言曰吾於世何求哉壽命俟諸天是非毀譽  
聽諸人知己待諸後世詩書付諸子若孫吾何求哉因取王右丞  
七十老翁何所求句足成十律以寄意然此老人七十時語也距  
今又七年許矣

王大經曰顧先生軼事多不傳姑述予耳目所覩記者聞先生年  
少時嘗以兄之故拳擊一孝廉於市幾致出其目可謂壯哉後孝  
廉恕其事於縣將大構覺會縣令讀先生之詩文而心折事得寢

更加禮焉又何才也窶人劉侃者年幾八旬貧病無所依親舊至弗爲畱宿先生獨時時周卹其困乏手炙餅餌調羹糜以爲養且特爲置榻又代經營其身後可謂有道仁入之用心者乎功業雖弗顯於時文章行誼其必表於來世矣將古所稱獨行君子者非耶

右傳王大經撰



易柏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  
載郡志頗詳其父揮使公乏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兒子之  
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  
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嘗好  
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然亦  
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圍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殊無  
一語及生事者會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  
毀吾事耳及構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  
前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

免俗足矣飽何如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有叫  
斷白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  
彈罷抱琴而涕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  
子兮贈之以白玉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者卒得誣亦不少貶後  
以草廬蔽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  
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  
了無抑鬱之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  
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於鄉人者有如此嗟乎若象南眼孔中視  
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爲其子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  
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子傳以示子友武承之承之素交象

南云

右傳魏象樞撰

皇朝書林

卷之五

五



--	--	--	--	--	--	--	--	--	--

188-040

陸紹源

陸紹源字德本邑之蓮溪里人幼倜儻若成人當明季政衰賦役煩重父濟洲又不善治生致逋賦役急逮之而諸子皆他適惟君最幼獨在慨然曰吾雖幼亦子也奈何使攘攘者潤吾父則隨役以往不令父知至縣縣令方怒甚坐堂皇督逋賦階下鞭撻聲如雷人人股栗次及君君徐行前曰民逋糧罪當死死杖下無辭然願謁一言畢命無憾令見其年小霽顏曰若亦何言曰公欲糧完耶逋耶令曰國課安敢言逋曰公爲民父母欲民生耶死耶令曰吾亦欲民生耳曰民有兩言於此一者民生而賦入一者民死而賦逋夫民積歲而逋之安能一日而入之公緩其期寬其政令自

臣等謹將前項未完  
卷四十五之三  
今粟自石至斗銀自兩至錢皆續入而不加責則民生而賦不逼  
矣不然民且死杖下安能使杖下之鬼供賦哉令曰孺子言是與  
定納期而返時甫十有二歲聞者翕然稱曰能年十八則又有北  
解之役北解者明時所謂白糧運者也明初都金陵內膳米皆民  
所供後遷北平詔蘇松常嘉湖五府供內府白杭秣米及各府部  
杭米凡十六萬石俾民運不以軍而運道出長江越金焦沂黃河  
經呂梁上候遷頓駐十有六閘過北海口入通惠河其險阻既非  
民所素歷而運軍又數凌壓之爭道故遇險輒覆覆則身葬魚腹  
復於其家責償鬻妻及子者無算以故閩僉爲領解舉家號慟耕  
閩僉慨然曰父兄勿憂源運往期年畢命而返聞者益翕然稱能

爭欲一識其面鼎革時土寇掠其村挾君去至其砦魁大驚曰此陸公也鄉里被公澤多矣我何敢犯禮而歸之其信義孚及盜賊如此

任啟運曰余讀明漕運河渠書知漕運凡三變始軍民兼運繼民與軍兌運成化七年始罷民運獨白糧運始於永樂之十六年未變也余高祖篠園公於嘉靖三十四年伏闕上書求罷幾得請復格至 皇朝併入漕運民困乃蘇君倜儻有幹才惜無所用緩征數言實催科大法司牧者其鑒焉

右本傳任啟運撰



許肇箠

許肇箠字塤友號二符宜興人父際昌舉萬厯癸卯鄉薦母堵氏  
牧遊先生姑也際昌卒肇箠乃生堵絕愛憐之然堵性嚴重教之  
有法度肇箠弱冠卽以才學知名愛姿致好標潔人皆以機雲目  
之而肇箠自喜益甚當是時江左無事世家子工文章者若同邑  
陳維崧蘭陵董以甯輩出入車騎甚都肇箠亦顧盼自喜視掇科  
第陪禁近直旦暮事未幾南北變起肇箠大慟則棄其諸生而佯  
狂自污然益鉤貫經史自天官書及錢漕兵屯鹽馬諸利弊益熟  
旣終無所用則與維崧以甯放浪吳越間醉則爲詩自曼聲歌之  
若冬青荆卿牧紙諸曲聞者皆泣下旣而與博徒遊從之飲飲且

博博負數萬緡友諫曰子且無家肇旒張目曰燕臺何在石城何在則泣下泣已復博數十晝夜乃卒

任源祥曰肇旒軼才也天使才矣願使之如是以死子臨其喪不知其涕之淫淫也悲夫

右傳任源祥撰

趙弗如

洗月山房雜著二卷吾邑弗如子趙翁所作也翁前明萬厯乙卯  
舉人性行磊落負奇志義自謂目中不大許可人亦往往不爲人  
所許可孔有德陷登州圍萊州翁歷疏城守功罪狀詣闕奏之又  
奏足民弭盜疏皆不報時國是日非在廷諸臣牢持門戶天變於  
上而不問民困於下而不恤翁以老孝廉痛哭陳書未幾果有甲  
申之變毅皇殉社稷陷君誤國之奸駢首死岸獄假手闖逆爲  
聖主驅除翁知天命有歸航海東來望故國山河黍離麥秀欲哭  
不敢欲歌不可疾痛呻吟假子墨卿偕隱亡國之音一唱三歎有  
餘哀者矣翁歿後百有餘年文孫秀才某乃於敝篋中拾得遺藁



魚蠹剝蝕殆已過半錄存若干首過余海上廬求爲是正翁余高  
祖妣昆黨也以坤宏之得備彌甥爰綴數語卷末用見先朝養士  
之報播棄遺黎不忘君父如是亦所以厲忠孝云

右書洗月山房雜著後法坤宏撰

吳歷

吳歷字漁山文恪公訥之後爲人簡遠不羣彈琴詠詩寫山水皆有高韻王煙客亟稱之晚年絕人逃世不知所之

琴川志

漁山所居有言子墨井晚號墨井道人其於書法好東坡嘗遊吳興謁其郡守未入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眞筆醉翁亭記喜甚卽備其寮買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太守徧索不得募竟徑去矣後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盡生平奇絕之觀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不復他出畫益奇逸不可以學力到少與石谷同學於王太常之門石谷名滿天下持鎌素而請者無虛日然高官大賈皆得飽所欲以去道人跽伏海濱名隱隱與之埒求其寸紙

尺幅莫能致也

樸庵文鈔

漁山鼓琴作書潔修自好尤善畫山水吾婁王煙客奉常畫法冠  
江南家藏宋元真跡漁山學於奉常隨臨倣摹作小本渲染皴皴  
得其神髓奉常撫卷歎息以爲刻刺神技斲輪妙手冥心默契不  
可思議蓋奉常之賞其畫如此

陳瑚確庵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沈鳴求 子白

沈鳴求秉諸生隱於諸翟鎮之梅花原故王圻別業也歿後學者私諡貞愍子白字濤思號賁園又號天庸子以布衣耽高尚關所居而廣之有蕭閑堂海棠徑諸勝工書真行草皆入妙亦善山水縱橫疎快有別趣 青浦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皇朝書目考卷之五十五

一

張道岸

張閒鶴性簡傲嗜飲少進輒醉醉輒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  
嘗得所畫蘭懸之齋壁忽發香滿室中陸異之因額其處曰蘭堂  
張名道岸浙江湖州人茗南四隱張其一也

今世說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皇朝書目考卷四十五

三

孟永光 王國材

孟永光字月心會稽人孫雪居徒也後遊遼左從龍入燕性高曠  
不仕時稱狂士寫照作畫不落故套 世祖最愛重之月賜廩粟  
內侍張篤行其弟子也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王國材

王國材號岷山大興人善畫仙釋人物曾寫 世祖御容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國朝詩集卷之六  
老  
四  
三  
日

三

唐泰

普荷一作通荷號擔當雲南普甯州人唐氏子名泰字大來年十  
三補弟子員天啓中以明經入對大廷嘗執贄於董思白之門過  
會稽參雲門湛然禪師回瀕未幾聞中原亂遂薙髮從無住禪師  
受戒律結茅雞足山工詩有修園集儒生時作撇庵草則出世後  
詩也善畫取法於雲林其自題云大半天冬識吾心清霜幾點是  
寒林荆關代降無蹤影幸有倪存空谷音又云老衲筆尖無墨水  
要從白處想鴻濛可以得其意矣

畫徵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e frame,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not perfectly straight and vary in thickness, suggesting they might be scan artifacts or part of a document's layou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there is some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header.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with a header section.

188-058

王作霖

宏瑜號月章善山水學大癡法兼長仙佛書真草俱佳前明中書舍人姓王氏名作霖會稽人

畫徵錄

月章為明季中書後有出世之思皈依雪嶠和尚畫倣子久善仙

佛諸像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徐繼恩

豁堂名止崑號菽庵本姓郭杭人住西湖淨慈寺詩畫俱優善師  
做元四大家 國繪寶鑑續纂

墨香按豁堂徐姓名繼恩國變後爲僧所著有同凡集二卷王新  
城尙書目爲湯惠休帛道猷之流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	--	--	--	--	--	--	--	--

111

石濤

道濟字石濤號清湘老人又號大滌子又自號苦瓜和尚又號瞎尊者前明楚藩後也畫兼善山水蘭竹筆意縱恣脫盡窠臼晚遊江淮人爭重之一時來學者甚眾今遺跡維揚尤多

畫徵續錄

予不善竺乾氏教而與石師游以畫以詩而石畫尤著蓋脾胃古今橫溢炬燹者也

吳肅公街南文集

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王麓臺嘗云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爲第一予與石谷皆有所未逮

觚賸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日本書紀卷之八

三

汪元履

余壯年北遊燕齊南歷吳越所結交天下磊落奇人及砥行立名之士殆徧已而或卒於邱園或沒於王事或死於兵戈或竄於四方以至緇衣黃冠更氏易名不可勝數而說者曰獨萬壽祺者尙在己爲僧以釣卜自給庚寅夏余過淮浦上其中傳有壽祺隰西草堂云壽祺閉戶吟詠人求見不可得而獨與汪公元履善壽祺工畫不輕示人而爲元履畫山水甚多元履者新安人也唐宋以來以世職顯遠不及傳父世清流寓構李業魚鹽或曰卽構李人也長而遊宋因家焉宋破寓淮僦西湖蔬圃數畝躬自灌鋤妻孥紡績不復與外事相關獨與壽祺言輒泫然流涕憑弔往事長歌

短詠幾千萬言客有求元履居閒而以金爲壽者元履卻其金反以酒食財幣贈之於是貧無業者輒曰吾何獨不幸無事就汪公居閒乎人以此笑之元履自若未幾壽祺死元履嘆曰淮可去矣乃返宋館於余友侯子之家或曰元履貧而好客其在淮客多依之自壽祺死而元履去客遂以散云

右傳買開宗撰

趙峒

處士名峒字怡翁霍邱人也性愛閒靜故自號暇庵隱霍西眾山中故名其堂曰環山父文學煦若初娶於張生兄峒後娶於李生處士煦若疾革召李夫人謂之曰吾不料中年一疾不起兩兒皆穉汝尚少難與居吾將以兩兒付阿叔汝其他適毋守二黃口以自苦爲也夫人泣然曰吾聞婦人之道從一而終吾矢死靡他冑捐二子而負所天耶煦若既沒夫人餐冰茹檠撫張子無異己子及皆壯授室剖田廬授之公甚遂各居一口峒謂其兄曰七世同財稚春至今赫赫吾兄弟何遠不及古人兄曰善復同居無私畜異財以友愛相終始處士之爲人也真摯謙抑外和以溫中介以

理其與人交藹然如坐之春風中把臂無不心醉久且彌堅持人無小大無敢慢雖親疏長幼各如其分皆渾然不見圭角一以善氣迎之少讀書學爲帖括穎慧過人後語人曰石火隙駒百年瞬息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竟棄去惟豪飲高歌自娛尤喜吟詩其友有陳有眉道人琇張克昌續朱雲樵世光與予皆能詩時策蹇互相尋訪浮白唱和又有河上李翁季徵揆年七十餘冰鬢玉面嬰鑠骸髒詼嘲其間以爲樂相聚惟敲碁論詩談不及市朝事亦不及孳息田畝年四十七以疾卒疾將革謂其子曰吾生平好爲詩今且死篇帙散亂吾死後悉取以屬樗庵老人爲吾選定傳之子孫使後有覽者因以知吾之爲人如是云

右傳吳訥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五

三

--	--	--	--	--	--	--	--	--	--

188-070

## 范養民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縣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搆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



微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絛上之山出沒於煙雲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閒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畱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右復庵記顧炎武撰

鄧雲程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  
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  
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肝食而在事諸臣無  
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  
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廝方贖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  
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  
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偏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  
兵守令惶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  
世事並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

踐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君手意悽愴君揮手  
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  
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  
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稔空城無貲重破之何益不如並力北  
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眾去君得無恙然更快恨未得  
一嘗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獎君  
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兄所料蓋余在危城賊之情形已險度  
之矣閏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君北望號吼嘔血數  
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霑一命可不至此噫是豈知其然哉夫  
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

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之緒  
雖首除逆閹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敲手  
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用約己菲薄而財愈匱下  
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於十有七年可謂勦業未半  
而羣臣不肖並力壹迹相與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  
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  
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  
奇冤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  
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牽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  
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於廡下而爲佛之徒

若僧顓愚亦灑涕辭眾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  
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稔向時寡廉鮮恥  
且前且卻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彙征時務之外一  
無所識則風氣爲之一變浸淫以逞訶堯罵舜嘗讐顛倒蓋無所  
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  
走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櫬以歸窆於某處猥  
以僕與其先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里再四寓書句僕  
一言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乃爲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但知  
有己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

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人兮謂正而彌顛負登陣  
之雄槩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  
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而誰憐幸有子之克肖兮不忍親之不  
傳吾其敢愛一詞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  
韓祖沈眉王元吳次諸君子兮差元首而齊肩於戲求孝子於忠  
臣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右哀辭杜濬撰

--	--	--	--	--	--	--	--	--	--

1111

霍則白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  
亮雅與友人刺署字蓋以爲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爲慢己亦以字  
荅之後問知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爲參政好飲早休致  
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細事與人無  
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冑篋額向人貌清癯如  
鶴語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爲河朔閒人也生平好尙屢遷始好  
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持準提戒勒須菩提像虔事之  
好仙奉呂純陽憑箕語唱和譚誕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  
翻閱閒爲詩清迥脫俗尺牘隨手類蘇黃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



古玩能鑒別眞贗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爲卷  
帙瓦樽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於邑多齋臺  
複閣吳越之士至者如歸洪其館穀輿馬之費無夕不高會家以  
是中落不恤也好歌嘗自畜優伶其自遠方至者必窮其技好博  
作博疏摹畫博事曲盡酒闌燈炮呼聲動天地常負負益豪不以  
勝敗爲意好遊遊不至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自攜酒所至有  
招之者輒出已酒飲之或贈以金幣聽人自取去好潔日輒數浴  
几案無纖埃令兩童子執箒箕隨之涕唾必騷除客謂其庭一草  
一木皆有六朝丰致晚多病諸好悉罷獨好客益甚不能飲而臥  
觀客飲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別談笑而逝

年五十歲子二介儒全儒

申子曰儒者每以晉人放達爲訾議彼於禮教則有聞矣若夫脫屣萬物形骸土木以較夫汨汨利名中夢無甯刻者不亦霄壤哉亮雅幼工制舉業試高等非無意於當世者不得志而託於酒心事灑然無幾微芥滯令嵇阮輩見之不當把臂入林歟乃利名之子亦從而非笑之可慨也夫

右小傳申涵光撰

--	--	--	--	--	--	--	--	--	--

三

聞啟祥

聞公名啟祥字子將杭人也爲國子生舉於南都人皆稱聞孝廉云修幹瘦肩目光滿瀟瀟爲人歷落嘗自方陶令蘇公時馮司成夢正方學使應祥文章有名公學於兩君益得先輩宗風旨趣高渺於是一時名士咸折節願交公爲文一篇落紙南粵北燕數百千里傳寫輒徧四方之士爲高古絕奇之文望公爲師爭自前待公片言自決亦用是得大名而去而公亦益自得發爲論議一奪一予不稍私假每極罵庸穢以救當世靡靡之氣小築山館賢豪之跡常滿獎提後生片善必賞監司長吏莅茲土多干旄造門虛己咨問公必先以賢人告之次及民俗利病剖悉細微旣多裨益而

不自爲功諸公愈益傾慕之其契合尤深者司成學使及豫章虞山諸公公嘗與吳郡李流芳同與計吏入京師已及國門忽竟不自得趣車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焉城南清平之山風景絕勝公於其坳營構別業時一遊憩輒悠然神往欲老於茲蟬蛻物外養親學道長與世辭然公甚貧父汝東公最喜功德舍施公每脫質鬻貸承之百方又時時以佛理進汝東公冀其善以清靜自娛兄弟友愛煦煦于于姑某蚤寡養於家存四孤女皆如其生公病寓他氏館恐憂汝東公則日遣奴歸稱疾已愈逮沒猶如此少參雲棲妙達來去生事財產至死不及也所著有自娛齋彙猶及編其制義往往見於他選至今人猶誦之自神廟時天下治平

日久士大夫競以醞藉文雅相尙社集文會風聲聯絡數千里縉  
紵盈筐軒蓋交路張鏡高譙動連數郡亦復聞聲親止扁舟溯洄  
言尋舊交命駕千里其後時事益變風氣稍夷則或酒歌相泣指  
陳悲憤羣小疾之多側目圖相危公雖爲時冠冕尙論節槩而貞  
素葆光超然妒口之外人皆服公雅度爲不可及其平生耽好惟  
文章禪悟友朋山水之趣嘗云吾與方先生談名理如逸少之值  
支公披襟解帶畱連不已與李長蘅論詩文亦復如是至觀長蘅  
作畫淋漓盤礴意外生奇便如陳王遇洛神直欲忘返兩君已矣  
斯樂可再得耶言罷欬歔不覺流涕公沒年五十八子二淡明淡  
成淡明雋才喜游類父風早歿子子毅

毛先舒曰昔朱君胡先生少遊公門亦進子拜公公賞予文至過  
嘗侍公飲公從容語予試不得意亡足道第慮餒自墮或激而浮  
餒非子患吾慮其浮也至今詳味斯言古人哉予時年少疏躁公  
含容之益教誨亡倦視今日士大夫公真不可及也使公至今而  
在雖日跼公側傾耳幸一言奉爲依刑且樂之矣

右傳毛先舒撰

曹仲隆

曹仲隆者儒也亦俠也入世者也亦出世者也噫高士也吾安得斯人之徒而與之哉君明經史不屑屑舉子業名流式廬談多捫蝨纏纏臺臺元言如屑有有道太邱風故曰儒也輕財好施懷千金惠者肩相摩貸而予之負而忘之或負者轉貸而予者益忘故曰亦俠也又善交不泛不峻玉皇卑田院咸可上下以是樽酒不空坐客常滿然諾諸鄉人曲直爭赴質片言以去解紛排難故曰入世者也結廬溪上種竹千竿涓濱木奴脩脩有世外致偶爲吟嘯旋卽焚之不以賓名蓋其配吳亦大家嘗口授諸子婦經傳君遂與偕隱若鹿門焉故曰亦出世者也然固有識字數行輒氣



揚趾高向族黨睚眦說恩怨鳴得意者比比矣卽一二好修刻勵  
不墮俗趣亦謂旣輕人傲物獵譽矯聲借終南爲捷徑羞北山之  
移文若君之儒而不狂俠而不驕入世不染出世不逃者或寡矣  
此所以稱高士也因立傳

右傳程止揆撰

談尙

談仲和者名尙都上海人本名家子高祖彝庵倫官至少司空仲和初業儒一試不偶輒棄去落拓江湖縱酒自快其族王父大京兆自省者別居京口乃往依之京兆以其廢業弗之顧仲和退與諸少年從事弓矢孫吳略藝既精復棄去再詣京兆與語奇之時中丞玉筍張公撫吳適流氛漸偪淮泗大徵武於民間京兆使就選得上雋撥置吳淞總戎許自強部俄而操院吳公閱武海上拔署左營把總所轄三百人皆素翫無法紀仲和既蒞事整其部伍煥旌砥械朝夕訓練有肅然莫犯之色過其營者但聞衣甲器仗聲然御下雖嚴而廉潔自守撫恤深至故多樂附之爲人短小精

悍膽力雙絕軍中號爲談短海寇聞之皆遠遁崇禎壬申秋賊犯  
安慶張公檄調自強進剿是時仲和給假畱京口所知自楚歸者  
知賊氛熾謂仲和毋遽裝仲和謝而歎曰君輩安足語哉洵爾則  
朝廷需我何賴常恨東海無足相展今而遭此誠畢志之秋也乃  
遂往自強以五將爲前鋒仲和與焉至潛山營未定而報警仲和  
單騎往偵賊偕奸民徐朝兒數十騎自塢間出大呼馳之賊皆披  
靡走唯一騎甚梟健獨當仲和始合卽擒之則朝兒也先是朝兒  
數引剽賊深入爲患大參王公見縛至乃大喜曰去此導賊目眇  
矣磔之於市居民爭啖之賊聞氣奪後二日至宿松賊眾大至時  
未朝食前營游擊張其威者先與五人列恃其勇獨率所部往遇

於雙板橋賊銳甚全部皆陷眾遂大潰仲和以數騎衛自強殺追者十二人始得免賊去張公錄諸勞者而儕輩已列名上竟遺仲和賴公素聞之詰所上得實遷劉河把總癸酉夏賊復來寇張公調守桐城仲和至整練如昔嚴加巡警賊號曹操營者悉眾去滁經四日過始盡時居紳阮大誠偕令楊某議棄城去仲和持不可比賊來盛皆相怨尤仲和哂曰吾在也城中奸輩夜半驚眾希以詭得者仲和擒而斬之一城乃安賊既不偏去或謂其後輜重可截而獲仲和亦不應賊退居民爭齎牛酒詣謝皆曰談公所生也駐數月仍歸劉河未幾爲妻族所誣事白遂棄官歸去之日行李蕭然至今所歷諸地多說談短云

陪史氏曰仲和多技能善持論彬彬可近也雲間所珍談箋卽彝  
庵勑之其法中絕仲和探而會以己意妙踰於昔一時翰墨所宗  
如董宗伯陳徵君等翕然稱之均謂風流儒雅士耳孰知其握槩  
生風躍馬飲血哉獲導嬰城其材可用然竟以註誤自廢食貧老  
死俛懷才之士聞之氣短故予慨而紀之焉

右紀事王煒撰

吳懷

虛壑吳氏名懷始安人早喪母從父寓齋公南雍故所習多吳越  
士吳越人喜驚虛聲小見才穎輒欣然傾蓋日以文事相譁諫其  
有凝重遠大者雖謬相推與而心目爲鈍虛壑沈毅寡言以經世  
自負世所稱願慕樂皆非所好凡爲文非有關不苟作又真率多  
爾汝呼以故落落鮮合甲申三月寓齋公在京師護其故人某公  
喪還越未幾亦卒虛壑遂孤身狂走西登嚴子陵釣臺默坐竟日  
去乙酉春于游天姥獨踞峰頂有風自東北來山谷鳴吼亂雲如  
擲絮偶諷李白句失聲長號虛壑聞之曰是奚爲者循聲而至相  
見則大喜一語連日夜不休自是浙西千里名山大川毋論昔人

伐木扣舷之地卽古今共棄人所不道者予兩人無不歷險窮支  
指顧點畫往往落日孤峯徘徊不去時有蔣生者從予遊每佳處  
輒爲吟詠以示兩人但顧笑而已蔣生竟不得意趣所在月餘先  
舍去虛壑乃出所經山川險隘遠近諸圖數十緡示余余以各得  
辨證之虛壑復大喜酌酒慷慨謂予曰子有父兄在非可同予浪  
游子將舍子孤往苟憐吾懷熱骨寒泉無恨也未幾虛壑去去而  
復來來又去數載始聚予曰可已乎曰未也又忽去後予遞於禪  
聞虛壑在吳吳中人莊事之有以詩文賻負者一目卽棄去竟無  
一語諸人則日置酒擊鮮爲奉虛壑傲然曰爾將尸居吳懷耶竟  
馳去詣余余固止之而虛壑是時亦倦游矣復慷慨言曰昨過張

長公見其鬢髮盡槁夷山又采芝無耗二三故人所存唯子子胸  
霄雪然儻得窮谷一椽書數卷吾與子作今年聚友人曹生素聞  
虛壑不得見子與謀之則大喜以書數千卷餉虛壑且修朝夕供  
甚殷虛壑受之若素相晤旬日瞠目枯坐而已曹生益敬之不衰  
既得虛壑語則大喜過望生常自命酒狂其於虛壑則如此乃謂  
子虛壑奇男子既鮮兄弟不可使無嗣子語虛壑虛壑良久曰必  
貌陋無一能非處女則可生不測所謂子曰第從之得曹氏女曾  
適洪者姿首既拙僅能事中饋間則兀坐如立櫺子過虛壑虛壑  
必聯牀夜話往往達旦曹生亦時時來聚杳不聞帷內聲食具卽  
自供午夜炙酒淪若不倦子因歎曰此真吳虛壑婦也始虛壑喜



讀史遇事不拘成迹多以意區制其間時作一二語輒出古今常局外聞者無不愕然然東西狂走不恆厥止至是益肆力焉嘗於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騰突去叢薄作摧裂聲救救動入次日見籬下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犬豕皆爲虎攫去虛壑貽予柬云中夜忽感舊遊放聲一哭林間葉落不已山婦執壺起立助予哭聲震空山虎豹聞聲遁去此時況味恨不得王生共之耳予賦空山哭紀其事又數月虛壑竟去楚期以次春還不至前所從遊蔣生者有故人自衡山歸言虛壑臥病山寺予念甚屢於夢中哭之又越歲竟不至亦無從通一字復有識虛壑而自楚來者曰聞有狂士久病山寺中後不知所往或云虛壑已歸粵或云

猶在衡永間予曰虛壑安所歸哉殆死矣其婦還依母則猶曹生  
投餐也

不庵曰虛壑才氣沈雄視一世事無不可爲而所爲輒不就是豈  
其人之過哉夷山子有言使世無虛壑宇宙亦大無色則所謂業  
必建功必成者雖今古推之要非夷山所許矣夷山既同夢鶴張  
長公又病如霜蒲子復焚棄筆硯儻一旦奄逝誰更知有虛壑者  
因矢筆爲小傳而於筆之所不能傳者則亦任銷沈於終古而已  
矣其鄉人張湘山於予亦素交迺困躓又過之豈西粵之山川鍾  
降固必如是耶感念生平能不爲之長慟哉

右小傳王煒撰

國朝三才圖會  
卷之五  
名臣之五

四

程雲

程雲字玉林湖廣黃州人遭流寇之厄全生鋒鏑隱居江右百丈之下以筆墨謀生專志大家披麻劈斧是其所長虬松怪石尤稱

逸品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潘訪岳

潘訪岳字師汝鄧縣人前諸生以薦授國子學錄丙戌後放浪山水閒賣畫自給 甬上續耆舊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三才圖會卷之四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六目錄

隱逸六

朱金芝

全大和

弟大程子吾騏

邵彌

徐柏齡

子燦心

周燦

顧樵卜舜年

桑豸湯豹處

宋瑜

呂潛

江韜

陳治

高儼

秦鏞

弟鏜

武

毛聚奎

秦山史

薛士珩

李梅岑

樊夢斗

侯涵

張暉吉

張鏡

白朝宁

梅士昌

陳敬

姚康

劉漢熾



張益

吳亮思

楊守禮

國朝書獻類微初編卷四百六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湖陰李桓輯

隱逸六

朱金芝

道人姓朱氏諱金芝字漢生亂後別署道人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朱氏以好古世其家城南所稱五岳軒書畫庫者鼎彝金石無所不備而道人一喜講學漳浦黃公授徒大滌洞天道人從之遊漳浦之學兼綜名理象數諸家其所謂三易洞璣者尤邃故道人於學極博而亦以易爲專門復社諸公爭引重之至其揮灑翰墨則先世所傳之餘技也甲申道人方在北都遭逢大難削髮南遷

流滯陪都又遇兵禍截江之役道人以隔絕不得豫遂往來英霍諸山替及太湖軍中蓋幾死者數矣時故鄉諸公力爲海上扶殘疆道人不知也董推官若思者其親家道人以書邀之令遊吳楚閒以觀事會而推官答以海上之局勸道人歸赴同仇道人始返里門甫至而推官死於告變之手道人不爲怵好事益甚未幾亦牽連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襍被長往有叩以所之者則曰吾將排闥闖故先訪三閭自是蹤跡遂絕其兄弟求之消息杳然或曰道人直抵辰沅客中湘王幕中湘殉節不知所終或云曾入滇中崎嶇屢從卒死王事或云投鄖陽山中爲道士究之不可得而詳也嗚呼漳浦門下死事如劉太僕振之姚太僕奇允華職方夏

王評事家勤皆吾浙產其從死於南中趙職方士超賴中書惟謹  
蔡秀才春溶則皆閩產毛通判玉潔吳訓導士繡則皆楚產其困  
守遺民之節以死如彭觀察士望涂上舍仲吉亦皆楚產葉侍郎  
廷秀則閩產董戶部守諭何秀才瑞圖呂秀才叔倫則皆浙產尙  
有爲聞見之所未備者道人之耿耿不下其亦如謝皋父所云死  
無所藉手以見信公而爲此愬絕之行乎死於兵耶死於餓耶死  
於緇黃耶要之不愧於師門其仁一也道人所著有竹谿小記振  
荒議湘帆集練川倡和集登樓集汝南懷古集玉笙篇彈鋏篇許  
可篇素心草澱谿畱別草入音草其有關於大節者曰慟餘吟則  
北中所作也曰聞變詩則紀乙酉丙戌事也曰哭馮詩則輓簞谿

侍郎作也餘尚有袴衣落葉聞砧等詩箋共二十餘種多佚不傳  
道人無子孺人某氏以窮死其從弟曰廷試曰鈇皆有高節爲道  
人葬衣巾而以孺人耐之今五嶽軒已衰圯圖書散蕩朱氏子孫  
無能言道人之大節者嗚呼茫茫桑海季漢月表之不作志士之  
埋沒蓋亦多矣予以其族孫德言之請爲之志其大招之詞曰  
天南迢迢渺孤魂些滇王竹侯零落無存些汨羅於邑空吐吞些  
祇餘江蘺猶映芳孫些杜鵑哀鳴促羈人些瘴雲如墨莫判朝昏  
些故鄉之樂曷云可懷些湖山湛湛淨塵穢些墓堂潔治雙闕昏  
鬼些宰木紛披具百材些域中萊婦目斷夜臺些我詞將君儻歸  
來些

右些詞全祖望撰

--	--	--	--	--	--	--	--

全大和 弟大程 子吾騏

應山知縣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一以大理寺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甸東之人遠在天末尙煩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童畧萬山荒僻人跡罕至欲避地焉時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空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汐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嘆曰



謝舉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  
駢聚也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中最  
精考索重修全氏世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公爲據宋史  
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  
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  
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  
州也萬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於先  
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從子  
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  
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亞也以先生貴贈如官

右全氏世譜述董秉純撰

按層中稱先生者全庶常祖望為董君簡

全氏世譜述董秉純撰

十一

The image shows a page with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suggesting a ledger or a page from a book. The pag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and a vertical strip of text on the right edge. The text on the right edge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it appears to be a vertical column of characters or number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邵彌

邵彌字信彌號瓜疇吳人神清頹瘦迂癖不諧俗故吳梅村詩有  
一生迂癖爲人尤僮僕竊罵妻孥愁瘦如黃鵠閒如鷗之句善山  
水學荆關清瘦枯逸間情冷致如其人書得鍾太傅法圓秀多姿  
僧彌作畫本矜貴近日吳下得其蹟者等諸古人遺墨矣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	--	--	--	--	--	--	--	--	--

三才圖會卷之四  
木部

木

徐柏齡 子燦心

徐柏齡字節之嘉興人父弘澤善山水名與同里李問卿日華華亭

陳徵君繼相埒柏齡世其學兼善花草舉崇禎庚午孝廉署永嘉

儒學教諭後南都破遂自甌間道入閩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

歸里逃禪以自晦卒年七十二秀水朱太史彝誌其墓子燦心字

青螺亦善畫花鳥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國朝畫徵錄卷六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black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vertical header conta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canning process. The rest of the page is blank, indicating it is a ledger page without data entries.

Header (Right side)									

周燦 顧樵 桑身 宋瑜 卜舜年 湯豹處

周燦字光甫號闔昭吳江人前崇禎辛未進士巡按江西聞京師失守脫身懷印歸里以詩畫自適其族姓多有其蹟率略疏落蓋意在白石翁者所著有西巡政略

白苧村桑者曰闔昭四世祖恭肅公諱用號白川畫筆高雅無一點時史氣今所傳觀泉圖布置渲染具有法度又非御史之寄與比也

顧樵

顧樵字樵水吳江人有詩名善山水學石田翁與族人茂倫同里徐松之竝稱高人嘗摘取阮亭詩句為圖贈之阮亭賦詩以荅又

國朝詩話頁致刀通 卷五十一 顧遂六



嘗以山水小幅過貽竹垞竹垞集杜詩贈之阮亭詩名重天下人  
思得其篇章揚州桑楚執牙宋不揜瑜皆摘其詩句爲圖以贈故  
阮亭荅樵詩有江淮好事多圖畫煩好手之句蓋謂桑宋也樵同  
邑卜舜年字孟碩亦工畫少卽見賞於陳眉公董思白亂後佯狂  
卒年三十二臨歿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但題泥無身云舜年家  
盛澤鎮盛澤又有湯豹處者字雨七特善畫水窮盡變態鈕玉樵  
極稱之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呂潛

呂潛字孔昭號平隱遂甯人崇禎癸未進士官行人善花草用筆  
放縱而不越矩矱神氣清朗可賞性曠達淡於仕入 國朝遂不  
出以詩畫娛老有懷歸草堂守閒堂課耕樓三集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lines, with a wider margin on the right side. The right margin contains vertical text, which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rectangular mark.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illustrations.

江韜

弘仁字漸江休甯人本姓江名韜字六奇前明諸生甲申後爲僧  
嘗居齊雲工詩文山水師倪雲林新安畫家多宗清閔法者蓋漸  
師道先路也沒後友人於其墓種梅數百本因稱爲梅花古衲云  
余嘗見漸師手蹟層厓陡壑偉俊沈厚非若世之疏竹枯株自謂  
高士目比也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陳治

陳治字山農諸生工詩出語率驚座人生平交游足跡徧天下晚歲隱居泖濱與二三知己飲酒賦詩爲樂喜丹青兼善岐黃術有

貞白堂彙行世

金山縣志

鄭處士鉞贈陳山農詩泖南莊上陳高士曾聽楓橋半夜鐘今日湖城乞君畫料應不厭舊吳儂嗅香小閣風信冷拈筆還否隔西窗只消尺許鶯溪絹分我吳淞水半江

石田茅屋詩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	--	--	--	--	--	--	--	--	--

高儼

高儼字望公新會人博學工詩畫草書時稱三絕尙藩入粵聞其名屢辟不就以禮帛求畫者踵相接意稍不合卽麾去暮年畫益精能於月下作畫視畫時爲尤工嘗以赭石染布爲野人服冠履俱與時異見者無不知其爲先輩高望公也時又因其姓稱爲高士望公云年七十有二卒

廖燕七十二松堂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五

七

秦鏞 弟 鏞 鈇

秦鏞字大音江蘇無錫人崇禎十年進士知清江縣邑素僉富民爲馬戶富民竄入胥吏果貧戶鏞以胥吏僉而給其直劇盜嘯聚以計擒斬之築梅家畝建義倉救民稼穡福王時擢監察御史屢上封事不報尋歸南都亦亡鏞獨居城東弓河之上自題曰千秋館惟與門弟子講主靜之學閉門讀易謝絕人事垂十餘年疾革或請歸鏞曰硜硜者志安可移耶遂卒弟鏞鈇並以文學知名鼎革後棄諸生服

右傳秦瀛撰

--	--	--	--	--	--	--	--	--	--

188-130

毛聚奎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鄞人也都給事中宏之後爲人慊直剛果有節槩少與其弟聚璧並有聲時稱爲西臬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爲降臣謝三寶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口求識所謂六狂生者先生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則君父不足言矣夫己氏是也尋參瓜里幕府以明經授戶部郎司餉事去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遞得免而其家遂以此落晚年始歸初先生於庚寅辛卯間與吳子蕃管道復汪伯徵倪端木邗上周雪山爲社已而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以沈冥而卒所著有吞月子集六狂生之幸得終牖下者先生

一人而已而亦無後君子哀之先生詩古文詞皆倔奇願其家人不能爲之收拾予竭力求之卒不得惟先大父贈公曾錄其文數篇今存之傳中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巒方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之好夫方也特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圓爲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不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榿栳亦有荆棘烏有鶯

鳳亦有鸚鵡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冰蘗鳳麟虞者常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吞月子之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之銘曰於行義乎爾於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甯方爲阜毋圓爲玉夫子觀象而嘆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又作與人阜人公人傳曰與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于蕃親見其事爲弔之阜人皆于姓江陰人乙酉之變傳新縣官至往執役如舊諦視

良久嘆曰□□□□人吾不可以爲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  
者湖州李某也匈人者姓氏與邑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  
濟院白縊死吞月子曰夫與人卑人匈人也汲汲赴義若此可異  
也噫無異也與人卑人匈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  
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與人卑人匈人者乎夫人而不與人卑人  
匈人者多矣不與人卑人匈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  
人者立傳也擬曰與公阜公匈公三先生傳旣而思之今所謂公  
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與人卑人匈人者舉與人卑人匈人而公之  
先生之是不以人目之也故從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則  
於不與人卑人匈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其作周

乘六自序卷跋曰今日何日哉謂二三子死而不死亡而不亡獨  
早自放廢以附於靡他之義委曰予一介草茅臣敢告無罪嗚呼  
薄乎云爾亦惡得無罪也雖然先皇帝御極十有七載其爲三百  
人也者何限其爲二十七人九人三人也者何限家博士弟子辟  
九牛一毛與螻蟻羣岸然負太行而趨此直智盡能索計無復之  
耳非託之鴻飛冥冥爲名高也或曰黍不爲黍稷不爲稷儻購  
瘖甘心官師所不材古人捧檄之謂何豈知歲寒然後識松柏匹  
夫慕義何處不勉敢曰獨吾君也乎哉豎儒尺寸於國家何有皇  
帝以厚糈養之學宮則旣國士遇之矣中山君出亡得二死者昔  
時一壺飧之遺也豈其二十年廩食於天家而置之若忘日□□



有君耶嗚呼誦周孔之書從事仁義之說發揮於文章帖括閒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一日而口之於不知何人之口陽陽如平常則吾不知之矣粵自制科來師與爲教而弟與爲學上與爲鶴而下與爲趨僉曰是足干人主出其金玉錦繡以富貴我者也曰富貴我者吾謂之君然則不復能富貴我者吾謂之路人耳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卽在是耶嗚呼凝碧池大會雷海青投樂器慟哭彼優伶則何知舞象瞪目不拜彼禽獸則何知然則乘六之棄選貢如敝屣也敢爲高論以從龔辭陶張圖偃之徒哉亦俾後世毋謂不優伶禽獸若則庶幾乎此皆先生文章之幸存者也先生嘗自題其集曰吾不得見之行事不得不託之空言嗚呼豈知

并此空言而幾於不得其傳也

右傳全祖望撰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四

十一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header row is at the top, and the remaining 9 rows are empty.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秦山史

嘗讀鄭所南鐵函心史及謝皋羽西臺痛哭記冬青樹引竊嘆忠臣義士睽懷君國悲憤無聊每欲於無可柰何之際思得一當而勢窮力絀卒不能以行其胸臆血淚瀆筆墨閒百世而下猶令見者體寒起粟噫何其悲也甲申之變千古未有其一時攀龍髯而就大義者固不乏人然如張柔之燧金張宏範之傾宋則指亦不勝屈嗚呼功名富貴果何物耶而能令人喪心失志有如此哉山史幼負奇氣忠義之性堅如金石邇年以來悲憤無聊歌詠所及令人不忍卒讀故余謂山史之詩直可遠續離騷不止近同鄭謝世有欲辨順逆邪正者則此詩也又一字一泣矣悲夫

右書秦山史詩後韓則愈撰

薛士珩

故國甬上巨室於定海首薛氏尙書恭敏文介二公以同產竝登  
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公子士珩字長璵別  
署白榆少負異才其爲諸生時文介公尙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  
儔其一卽文介後官禮部尙書其一文介族弟玉衡後官歸德知  
府其一謝渭後官四川按察司使其一爲先生獨累試不售以明  
經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故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篤恭敏之卒  
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抵京扶襯其在苦塊不入寢門祖母病  
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尋卒先生沒身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恩得  
任子讓之其弟蓋其至性過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里邵尙書輔

忠奄黨之魁也先生或與相見有問則荅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爲不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已內媿終身不敢見國難既作方嚴開薙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崛強至以身殉而先生滄行內孚於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應門之童長年謝客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之中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卽在城北正未嘗入山入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瀆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聲色以過之先生於是乎獨絕也知定海縣朱懋華慕先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攜具徑入園中先生避之不及遂與飲極歡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

至則稱病甚不得入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  
爲世臣風波不及焉予考同時遺民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長洲  
徐昭法嘉善巢端明錢塘汪魏美會稽余若水鄞周唯一六人足  
與先生合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能謝絕人事願六人者皆得有  
力者之文以行世故世豔稱之而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爲長者  
莫能言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於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而聽  
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敏大墓碑中生於明萬曆某年月日  
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榆  
集同志者爲上私謚曰孝定其銘曰

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完節而無他虞斯爲至德冥然逃虛我



匡真云月與信字亦

三

觀明季遺民亦多苦心畸行或遭罔羅孰如先生保合太和

右冢闕文全祖望撰

李梅岑

鄒氏明季遺聞穢誣不堪其爲張縉彥李明睿王燮各曲筆增飾是思以隻手掩天下目也然其中亦有一事可採謂南都翻逆案時奉化方翼明上疏諫發刑部擬罪此事他野史不載獨見鄒氏之書予初不甚信近始訪得其諫疏又知其爲李梅岑先生弟子梅岑故遺民風節之高者也當更博攷翼明之平生而傳之

右記事全祖望撰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樊夢斗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爲國家效力封疆奉旨報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瑀成成化甲辰進士筮仕浙江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三日會瑾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隱德潤生效才萬厯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爲大司成歎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升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

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常苦漢賦用事多隱僻爲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授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婿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學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爲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憚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

碩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既力不能  
爲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壁翠  
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  
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卽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  
土者指某邱某水爲隱君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  
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州  
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王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輒娓娓談  
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書  
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

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  
孝友篤行內外無閒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  
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  
然太息想見其爲人矣

右傳湯斌撰

侯涵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爲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願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蓋以貞憲易先生名眾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爲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陽萬厯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



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啟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卽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庵黃先生之門並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爲陶庵所引重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旣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澗之令相繼下縣是時候氏禍患踵至死喪復籍而官吏且駱驛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眾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天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澗亡命惟先生在耳願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殞殮次拊孤寡蓋瀕

於死者數矣其室原厝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溺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諷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溺蹤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閒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恆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己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膏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

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爲小友晚而定交於予予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于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爲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爲宗以爲讀孟子而恍然悟其所以爲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物引而出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闔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

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僞體而極之自得以爲苟自得之師  
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歸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  
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續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  
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庵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  
師傅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  
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又  
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兼出  
嗣伯父後女一孀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  
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雷霆晦冥轟擊倏

焉止霽雲激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  
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汔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  
書想見其人

右墓誌銘汪琬撰

張暉吉

先生歿既葬久矣墳樹且干霄東里鄭廉過而泣然曰嗟乎是其爲五際先生之墓也與乃序其生平俾其子刻石以表之曰先生姓張氏名暉吉字光符五際其號也少失怙母夫人教之極嚴弱歲有文名補博士弟子其守身也幾如彭祖之觀井焉爲人孝謹平居恂恂然語不能出諸口而趨義如渴惡異端如仇臨大節不亂雖禍福死生無所奪長身多鬢鬢然繞於面目里人怪之不知其賢也崇禎壬午李自成陷歸德先生與妻王夫人奉其母引一婢及幼子楷爲亂兵所擄登城上遇一賊誤以先生爲其仇家候若孩也而刃其首者三先生拱立而連日從容從容王夫人辨

其非是且謂其獨身無子弟甯殺我不可殺渠以殲其宗賊不聽  
因奪其刀時天雨地滑賊倒仆於地益怒遂連刃王夫人夫人及  
先生皆墜甕城中賊遂刃其母母亦墮婢與幼子楷亦奔赴先生  
所賊數搜之不獲乃怏怏而去明日母及王夫人皆傷重卒是後  
先生遂不娶終其身侯若孩者邑諸生爲人任俠使氣後封商邱  
伯申酉之際先生棄其諸生服與其子楷退而耕於野佃客趙姓  
者逋負多計無所償遂逃去旦而呼之室虛矣遺有窰變大士像  
家人取而置諸几跪曰文昌也先生方寢遽呼曰渠家安得有文  
昌必非是急起而摩抄辨之忿然曰大士也擲石上碎之其於異  
端毅然不惑有如此初 王師之入豫也諸守將皆崩角迎壺漿

千里文臣自凌御史蔡副使死後餘令倅乞降恐不許及豫王求  
能草檄者將官之博士以先生名上促之往先生堅不應且具自  
禡諸生呈謂前朝士于願守箕山甯死不忍事二姓博士大駭曰  
君甯去毋以迂怪累吾曹嗚呼先生果迂且怪耶而天下之不迂  
不怪者何多也舉世佞佛以邀福先生不佞佛舉世毀節以偷生  
先生獨抗節棲遲東野爲童子師以歿世年五十餘得正而斃焉  
是果迂且怪者耶子楷邑諸生孫九人曾孫十三人雲來之指不  
可數後且繩繩繼繼無窮也天於報先生不薄矣卽舉世以爲迂  
且怪吾亦甯爲此不爲彼也噫賢矣哉

右墓表鄭廉撰





張鑑

張先生鏡字心若睢州鄉先生士豪裔孫也父某授徒柘城從之  
往受知於侍御史王公雪園遂入帷中稱弟子公絕愛之凡六藝  
詩文之旨無不縷縷爲言他弟子卽待次久不可得而聞也督學  
使者任贊化賞其文拔冠開封府庠先生既受學於侍御公研精  
殫思至廢寢食明末所在盜起城門嘗晝閉先生坐臥友人一小  
樓吟誦不輟及豫王兵定歸德偏師臨柘更號置吏而去先生卒  
不知有兵順治乙酉 皇朝開科取士先生所與交者如睢州之  
崔九嶷趙陞對李遙柘城之邢以忠王元銓皆乘時利見而先生  
獨否是時兩河甫入版圖人心猶洶洶羣不逞少年以繼緒爲名

往來蠢蠢有以義動先生者先生策其必敗異語卻之後其人果  
皆伏法先生且超然泥而不滓也先生貧甚以教授爲業里黨酬  
酢秩秩然如常人獨屏絕聲利遇歲試則試遇錄科則不試後合  
二試爲一卽試高等亦不與賓興或有勸之往者曰柰資斧無出  
何終不往御史公按浙歸爲買宅一區田百畝門前梨樹數十本  
每當花時必設蔬食要所知清話累日至花卸乃已歲以爲常百  
畝所出既不足以供饘餼尙其弟亡復割三十畝以贖其妻子益不  
給需脯脩而後濟李遙令彭澤聘教其子未幾告歸謂其友曰囊  
水於我厚且胸次落落無世情固是我輩中人無如其爲官何爽  
水遙字也嗚呼亦可以想先生之所志矣先生剛嚴達於面目而

接人則甚和謹至人有過亦能面責之急太急不以事解與之言  
多家人近事時時作小詩自娛晚益以爲諱卒相遇不辨其爲文  
士也先生幼有當世志中遭喪亂跽伏草莽冀以自全不及有爲  
而死并詩人之名且欲晦之跡其生平通不毀方貞不違俗求於  
古人其殆郭有道陶靖節之流與嗚呼尙矣

右傳田蘭芳撰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11

白朝宁

白朝宁廣昌文學字羽皇有至性母死勺水不入口者七日甲申聞國訃痛哭欲絕曰有老父不能愛也其父天球亦諸生泣曰子能是吾與子隱遂偕遷深山貧困無以自活爲酒家常自當鑪讀漢書南陽兵起仰首浩歎瓶爲人竊去不知也既授學石城以忠孝勉人每歸省必持被隨父臥起繞膝如嬰兒狀一日爲賊所執見其衣巾以爲義士欲畱之朝宁以老父方憂恐告嗚咽不勝賊爲流涕遣之平居飲酒不甚醉醉則往往呼先帝嘗觀優石城至煤山自盡涕泗交下舉聲大哭號泣如父母始死時觀者與優人皆動哀爲之輟曲朝宁得疾不能起將革枕上叩頭曰父恩何可

報也入棺目不瞑年四十七南豐甘京爲之傳京號健齋隱程山  
從謝秋水遊天下名人也

論曰予讀瓶園集廣昌有王家楨 大兵入境獨遮迎於道左正  
衣冠大詬扶見師長不屈聲愈厲遂磔死嗚呼忠孝天地之正氣  
揭白與家楨皆同地人然皆抗髮以死何其盛也家楨字茂良年  
五十一

右傳盛大謨撰

白明齋名朝宁廣昌人明季補諸生甲申後棄去以經教授石城  
大琴村及門數百人皆視之如子而教法特嚴明彌善事父嘗身  
自爲酒傭養父及教授石城館中得時物佳果必遠貽其父未得

父還信不敢入口每歸省必持被隨父臥父有疾則日夜哀楚不欲生既復加一飯乃適館所順治庚寅辛卯閒避兵舉家離竄炊常絕盛寒無全衣夜臥覆藁中時從叔死雄於貧無後叔母既分諸子財謂明彌貧且賢素介特不可衣食以十二金託饋適之明彌父不肖受叔母召明彌語以情將強納明彌泣曰叔死母尚在朝宁不能養敢因以爲利卒堅謝之嘗善吉水戴文蔚文蔚病瘦明彌晨夕爲調藥不去比亡殯之而撫其孤家固貧然好施予每歲教授所得金資衣食供旨甘外有贏餘輒以周族人之急一日行鄉市聞婦人哭甚哀訊之云夫爲賊誣獄急將鬻女惻然出袖中金與之問姓名不荅竟去明彌卒忽一人攜妻女至柩前哭仆



地叩頭流血曰我邱安字也受公厚恩不能報奈何死乎爲言故  
家人始知明弼有錫金事明弼才敏博嘗著史論數十卷不以示  
人子宣能文章有名

右聞見錄吳德旂撰

梅士昌

余得交梅定九先生二十年知其學該貫經傳百家而麻算二者尤最益自洛下閔祖沖之偕一行郭守敬術非不至也然去聖既遠竭終身而不能窺隸首商高之大全至定九乃庶幾焉定九間與余譚易肅然致恭曰鼎之祖若父至今治此三世矣媿吾不克負荷而又懼先人名行不傳今老矣瞻望松楸泣然三喟子能爲我表而揚諸余遜謝數載不敢爲定九旣歸宣城則又遺書辱焉願余又方職鞅不暇乃先表繼瞿先生之行以請續當及西安公以泝厥淵源蓋梅氏將礪諸墓左不敢使有先於昵之恨其略曰公諱士昌字期生世居柏枧山山高處有繖嶺焉故又自號繼瞿

蓋取詩所謂良士翟瞿者耶西安公邃於易先生其家子庭授有素晚乃卒究其業為周易麟解一書取春秋二百餘年事跡與卦爻相證明推其成敗禍福以窮吉凶悔吝之故余未之得見然嘗讀其序而奇之考之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遷之生於孔子近其論蓋有所昉邵堯夫之學始甲辰年迄於五季四千載治亂興衰紀以運世而用易卦經緯之蓋邵氏以數起而先生以理附先生之書邵氏之志也生明季為諸生知時將亂卓有遠識凡交遊文社一切謝絕曰人當為獨行君子前世黨援之事可戒而不可入也甲申之變士之喜功名規仕進者萃於南都先生微服僦僧舍以覘一日遞去曰雖

有夷吾未易爲宴安江沱計也況今日之事哉遂棄儒服杜門屏跡以終其身嗚呼避名而自晦知幾以逃出先生可謂得易之用矣事西安公及劉孺人至孝並至耄耋無忤色焉平居恂恂不言人過然遇事好義勇爲嘗爲族里解京倉費千金計人多走匿後又負約竟不責償也先生少小有經世之志自治經外若象緯坤輿陰陽律厯陣圖兵志九宮三式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蒐討殫究遭時之亂抱不一試然雖崎嶇戎寇間轉徙逃避講誦教子未嘗蹶廢先生之學行其大致如此昔宋蔡神與以高才博學通天地人之奧而晦於時其後遂生西山季通先生大闡家傳顯名當世至孫曾而才賢輩出位有至執政者今先生之學益神與之徒而

定九先生又已無媿季通是朱子所謂足以顯其親於無窮者況  
孫曾之能世其業亦既爲之兆矣賢者有後天其將發久闕之光  
吾又烏乎量之哉梅之家世於西安公碣詳之銘之曰

天官之學實肇於談遷述世德嘅息周南邵氏有古蔡有神與絕  
學將興不其有緒梅家之業殆世修之井之行惻王且收之我揭  
諸阡汗顏縮手昔人有言自附不朽

右墓碣李光地撰

陳敬

陳翁者名敬毗陵金牛鎮人先是江南歲賦白糧四十萬斛輸京師故用富民主運翁以主運數往來京師崇禎時上用計臣議一切加江南賦江南重因而白糧費艱於舊率十餘石而致一石翁謂闕上疏極陳其弊略曰國家都幽燕歲漕江南粟供大司農軍儲者三百餘萬石歲輸白糧供大官者二十萬石而此二十萬石之供責之蘇松常嘉湖五郡而他郡不與焉郡以富民監運名爲糧長方其贏糧拏舟漫瀾於江淮河濟間三千餘里沍寒流漸手足皸痲邇邇困頓日與死瀕不幸有覆溺之虞則身家糜碎幸而達於輦轂而耗羨有米鋪墊有銀猾僧奸胥中外膠轕蠹枝弊孔

繁如蝟毛大率十六釜而致一石矣頃歲耗米之外益以尖六加之稀篩籌架御道運卒諸費歲溢月增計二十釜而致一石則二十萬石之供實費民間二百萬石而贏夫二百萬石之費而子焉以五郡支之安得不困也臣竊伏計江南供億當天下半五郡供億又當江南半而此贏糧擊舟而來者皆五郡之富民也夫富民者貧室之母母病則子困今富民病矣貧民嗚然膚立耳脫遇方千里水旱之災則道殣相望戶口虛耗數百萬軍儲將安取給臣竊爲陛下慮也臣自江南來道燕齊之郊流寇所躡千里爲墟蓬蒿盈疇白骨蔽莽三輔近畿人且相食逆旅主人刳過客而鬻其齒西北之凋敝業已然矣東南僅完而陛下又不之恤臣竊爲陛下

下危也臣不勝大願諸凶名費雖卒難盡滅然增於頃歲者請得一切報罷草莽愚民不知忌諱不勝惓惓之誠疏入詔減尖六米萬餘石它費率減什五侍御某君手其疏歎曰肉食者不言乃蠶食者言耶吾愧陳君而江南人客京師者皆曰我不識陳君何人作何貌願能爾諸薦紳先生亡論識不識皆慕陳君爭造請恨交驩陳君晚陳君由此顯名於京師君爲人倣儻好持議論每對客談說古今事風颯颯生坐中人莫能抗亦時喜爲詩詩不甚工然心慕好之宗人陳士本官中書奉詔使秦邸邀翁與偕遂遊太華並驪山以南歷鄠杜弔秦皇漢武遺蹟意有所感一發之於詩既至從使者謁王翁故偉岸奏對稱旨王奇之再召見賜燕便殿遣



中使賂遺褻耗毳毼及他橐中裝反厚於使臣久之還京師翁子  
中書君以薦召辦事殿中欲畱侍翁京邸翁不冑趣治裝歸未幾  
有甲申之變人服翁先識云家居後十餘年病卒翁少時數爲狹  
邪遊晚豪於酒性跼弛不問家人作業以是產稍稍挫末年產益  
挫中書君名上遴以能書名

邵生曰中書君温恭長者也隱居投徒蕭然如寒士與余交二十  
年未嘗見其激言矯行顧數爲言若翁則泣然涕下也翁直言劇  
上而卒名顯其布衣之雄乎然鬱鬱無所試於世竟以老死悲夫

右傳邵長蘅撰

姚康

姚休那名康桐城人明季補諸生有儁才高識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爲吳江周忠愍墓誌爲世所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爲傳出休那手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邀休那同行休那知世不可爲嘗題臥援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反休那後入史忠正幕中故史公檄文多爲世稱然休那旋歸里得免揚州之難明亡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爲人作與自爲者相半凡十餘卷藏於家惟評貨殖傳黃巢傳刻傳於世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completely blank.

--	--	--	--	--	--	--	--	--	--

100

劉漢熾

劉漢熾大湖縣人明季貢生力學守正母歿廬墓三年崇禎甲申  
明亡江南立福世子馬士英阮大鍼柄用繫雷公績祚於獄漢熾  
往視厲聲數馬阮奸狀入 國朝學使藍潤奉 命徵聘漢熾堅  
辭不出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皇朝通志卷之二

四

張蓋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人爲諸生性孤介善草書與中涵光  
殷岳友善嘗遊齊楚燕豫間崇禎時以序當貢太學不就授徒以  
養母甲申後自閉土室中歲時一出拜母鑿坏以居引酒獨酌友  
至延入土室不與外人接或痛哭長嘯人莫測也其爲詩哀憤過  
情恆自毀其瘵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  
竟死年六十涵光輯其遺詩二卷僅得百篇刻之有贈申絕句云  
草澤才賢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  
是隱居漫作云玉盤浸墨可二斗高麗繭紙冰蠶紋醉來揮灑興  
不盡欲上青天寫白雲後湖中樂云桃花落盡柳花初重作蓮舟

水云說峽山垂座談湖水在襟七里峽云山鬼宜幽僻神魚老混  
濛谿村卽事云野花開間色秋鳥落寒聲登磁州南城云煙沈臺  
瓦迷銅雀雁入關雲度紫荆朱彝尊曰蓋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  
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傳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

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張蓋字覆輿吾永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負制舉名  
非所好好詩時郡人無稱詩者聞詠哦聲則增飾傅會以爲笑蓋  
獨好之所爲詩輕脫自喜往往不中繩尺家固窶竭貲力爲服飾  
綦履佩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入狹邪流連竟日夜城頭水次

則洞簾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所遇無不盡或求之迺遂不  
書故舊每欲得書輒匿楮紈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急書惟  
恐奪去故遠近傳蓋狂士狂士甲申後忽自摧折以次當貢太學  
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  
陵神韻對客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夫人饋粥  
不繼閒授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  
語時人莫測也故人仕宦者招致幕中敬禮之偶一語不合引錘  
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發狂輿歸歸築土室蔽塞絕人跡穴而進  
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亦遂不復作詩申子曰跡蓋  
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古獨行之流歟詩在前者不



復能刻其甲申以後諸作語之深者又難顯布嗚呼其足見蓋者  
幾何哉

右詩引申涵光撰

吳亮思

癯鶴先生名亮思字幼睿姓吳氏廣濟東鄉石港山人也少時從里中劉敬伯學詩有聲諸生閒錢塘葛公妃瞻督楚學覽其文激賞之由是與黃岡何蓮宿閩中樊亢宗維城黃美中正色王子雲一翥頡頏齊名仲兄少常亮嗣萬厓中給事黃門迎養母太恭人先生侍京邸交遊多海內聞人而豫章姜公曰廣涂公聚伯交尤厚已而歷試鄉闈不第學宮餼滿貢上春官當崇禎十三年有詔授才歲貢額外更試百人進先生年甫踰四十大宗伯林公欲楫耳先生名且以應選而權貴人私其子弟親戚先生無與援擯不與會輦下物議洵洵指摘陳相演先生發憤上疏略言皇上勵精

圖治求賢若渴制科而外求之拔貢求之宗室換授求之山林薦  
辟今乃下及歲貢矣皇上求賢逾急而臣下奉行逾緩皇上求賢  
逾公而臣下奉行逾私富家得官以賄賂勢家得官以門生故吏  
之援引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顧當如是耶疏入上命指寶覆奏  
疏言臣楚人言楚大學士姚明恭以其弟居恭進兵部左侍郎王  
道直以其親識龍納箴進此則背公徇私較諸臣尤爲可歎者也  
三疏言指斥逾切通政徐公石麒從容勸先生節縮疏中語先生  
不可通政不得已上之演慮上震怒禍叵測乃屬徐通政陽好語  
羈縻吳貢生邸舍而乘間密疏楚狂生罔識治體於是上意稍緩  
先生旅食久資用乏絕乃泊裝南歸而閩擬吳亮思挾私妄奏俟

任官日罰俸用當是時吳貢士三疏棄郵遞且徧天下矣甲申闖賊陷京師相演望風從逆以家富故賊徵索拷掠獨苦賊南奔誅演於市先生時客金陵或以演死告且曰幸矣不死竄而南且爲國患先生曰患固有大於演者蓋指鳳督馬士英也居亡何士英引阮大鍼表裏亂政日畫計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先生仰天歎歎曰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已矣遂歸隱石港山不出客至飲以酒酒酣談往時黃門邸中耳目所覩記事至更闌燭跋不休客就寢先生脫帽賦詩巡檐望星斗而歎嘗言江陵相富國強兵功在社稷而論者紛紛以專詬之江陵敗後無復任事者矣應山楊公漣江夏熊公廷弼受禍俱極慘小人附逆璫以傾東林楊公

爲東林所倚重摧折固無足怪乃熊公負氣孤立素與東林人不合而殺熊公者亦非東林爲一案異時史局誰知之者先生追論梃擊紅丸移宮顛末皆歷歷指諸掌當作山居謝客篇論國家陰陽倚伏之故而追始禍於神宗靜攝之季後人無以易也先生居約好飲偶攜族子飲鄰舍拇陣角勝負族子醉拉鄰人脅仆地詰朝死訟之官族子逸先生就理掀髯談笑若無訟然司理潘君憲且以先生抵會王子雲客司理所頌言吾老友嘗三上疏發大臣陰事者歸田億矣褐寬博安能殺人速平反引爲上客茶酒內猶得聞所未聞司理許諾事乃解歸而窮日益甚然吟詠不絕口性慤不能容人過人亦憚之然語及孝子順孫義士節婦輒記述淋

滴誅宥不啻親見之也山居杜門久仕路請謁都絕有少常公通家子徐君來守黃延至雪堂而黃美中來執手道故歌呼往往夜達旦已忽話及朱遺民西臺慟哭事灑淚別歸歸踰數月寢疾卒先是兄蒼石女適姚踰一年寡誓守節歸依先生石港居寇至渡江僑居沙洲癸未寇警女晨起呼家人擔松柴瀕江盥沐更衣輿往柴園坐及眉目火起焚死鄉里數千人聚觀歎息以爲難先生作節姑吟邑人到今傳焉所著石巖子集凡若干卷藏於家贊曰吳先生與先大父交甚篤德嘉五歲而孤又十年以故人子過從石港山房先生一夕走筆數千言爲先大父行狀於是千里劉先生据狀以志先大父墓先生之卒也千里亦志其墓矣而未

有傳仲子敏材以請故掇拾爲之且悲其遇焉雖然先生抗疏動  
天子矣雖不官何憾哉

右傳金德嘉撰

楊守禮

楊隱君名守禮字新宇明季名諸生值世亂夙善同學熊公參伯以氣槩相期許從永明王崎嶇戎馬閒王入緬乃返里時伯兄重禮避地久絕音問遂棄儒巾服與仲兄尙禮家業雖盡失猶弔死扶傷日憂不給閒約幽人逸士徜徉於金馬碧雞灑泣狂歌莫可蹤跡嗣聞當道徵辟記言尋兄飄然長往迨吳逆之變隱君已鴻飛冥冥不櫻矰繳矣滇人士至今欽其清操峻節云

右書事周於禮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七目錄

隱逸七

潘凱

羅從義

黃家舒

馬玉王

楊升

陳允昌

王子陞

王均

馮元颺

程智

李毓秀

張孝思

潘一晟

孔貞灼

孔貞時

張永祺

秦大音

陸字燻

弟字燻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七目錄

一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國朝著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七

潘凱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有詔徵文學之士吳江潘君耒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是冬雲南平 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 贈孺人母吳氏 封太孺人又明年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吳太孺人歸卒於里君聞訃奔還

旋卜地鷺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合葬焉先生諱  
凱字仲和一字豈凡別字貽令世居吳江平望市曾祖雲隱居不  
仕祖志伊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父錫  
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吳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其爲學殫  
心經世之略其文見稱於太倉張采與同縣吳允夏包捷吳詡文  
章行誼相切劘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  
附東林而海內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夔者與  
諸君子構難摭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  
並力爭之德清章君日烝愛其文以女歸先生旣而知吳江縣事  
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關民利害則

建白行之先生爲詩典雅尤工赤牘雖恩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  
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子三人榷  
章楨吳存者耒也女三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顏祁未行卒一嫁  
陳鉉孫四人吳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割股療母病爲先生繼妻  
撫前妻子女如己出既寡家酷貧手紡績延名師訓耒以通經博  
古及耒爲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旣謫官太孺人無幾微  
不自得之色日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  
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吳太孺人年六十有六彝尊與君定交也  
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知起居注其謫也又同時熟聞君  
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

相彼貞木其實有蕢或碎於地或登於槃而終以勿餐嗚呼先生  
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隄窮奚怨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羅從義

羅從義湖南邵陽諸生明末知世將亂購書數千卷閉戶讀之惟與衡陽王夫之祁陽劉維贊邑人車以道善夫之奉母避中鄉從義甚周全之其墓志夫之所撰也

右傳李元度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a grid of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on the left being the wid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黃家舒 馬玉王

黃家舒字漢臣江蘇無錫人自少稱高才生與孫源文善甲申之變源文殉節家舒遂棄諸生服坐臥斗室謝絕交游自名其集曰焉文堂集以見志知府宋之普聞其名欲一致之不可得體羸以病自廢修淨業無子門人馬珩刻其遺文秦松齡序之

右傳秦瀛撰

馬玉王

馬玉王江蘇無錫人父世奇官京師當國家之變世奇殉節玉王護其櫬歸請卹南都後時時寄託詩篇益不自聊江南亡一日舟過虎邱疾作不欲歸臨歿手斷頂髮命以沙門服斂遂瞑子珩字

雲翎髻鬢凝重如成人讀書不待師授抽視架上帙皆自通解年  
十餘作遊仙詩數十首有幽詭奇絕之語長有異才中康熙十一  
年舉人體弱善病與其師黃家舒皆篤信釋氏年三十卒

右傳秦瀛撰

楊升

楊升字系雲湘潭人順治朝諸生

耆舊傳系雲湘中老宿所居曰花橋又號松莊其絕筆詩云從今  
肯念松莊老分韻何妨到草元是也曾虹受耕雪堂集有訪松莊  
楊系雲先生故里詩推爲邑中祭酒彭秋水有贈系雲詩其見重  
於時如此

湘潭舊志升安貧樂道其長子吟雪食餼於庠屢躓場屋遂父子  
儲隱其家庭唱和之作多爲學者所傳誦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名  
R  
E  
N  
二

三

陳允昌

充彝陳先生京口人少聰穎有奇志讀書求大意雅不喜章句學  
弱冠補博士弟子家貧爲里塾師及壯屢躓於時因喟然曰余豈  
爲一第尾哉乃盡斥其少時業一意爲古文歌詩未幾秦隴間盜  
起廷論悉泄泄莫以爲亟先生聞之每酒酣於眾中輒奮袂扼擊  
投箸而起謂人曰自神宗來國家晏安久朝政闕茸廢窳束於制  
科又不能收雄才壯略之士使庸駑成名而頑頓集詬之徒充塞  
當路大臣復場蔽其上分門植黨交構殆無虛日今揭竿麻起羣  
盜滿山猶因循玩忽茫無碩畫是養亂滋禍天下事將不知其所  
終一時人咸愕眙相顧而先生自若也既而曰大丈夫立功建業

此其時哉余安能復從事雕蟲俾寂寂老牖下因去而更日揣摩  
經濟有用之學凡天文地理志輜鈐兵食邊籌治亂以及風角占驗  
諸書莫不攻微究變追中原鼎沸江之左患之先生曰余夜占乾  
象天意有在殆不可道以近地論斗牛間多祲氣當在淮揚分然  
揚爲甚其不免乎先是有輔臣負重望荷推轂者皆以爲必殄寇  
先生曰無庸也行且寇必滋熾已而悉然又嘗策其郡之郛不任  
兵西一山高而隘攻則敵必得志於斯儻城之而犄角可百世利  
也圖而上之兵守者守不之善後卒如所慮及兵徧江之北隔壑  
相望民惶甚不自意保其進而卜先生門者蓋踵相接也先生曰  
幸無慮非謂其不來第無傷耳迄亦驗時自監司郡守以下莫不

隆禮賓師之然從未聞一干以私先後尙書管公紹甯都御史張公國維張公伯鯨聘薦皆不應吁先生雖不用而其所論議謀謨隱憂先識皆一時之所不能及使當日秉國成膺寄命者皆能如先生憂時料事預爲之防亟爲之慮則明之天下綱繆消殄豈復有甲申之事哉先生莊而嚴厚重樸質不苟言笑冬月必著扇於手以其拘也人咸目爲夫子夫子云性尤嗜博考其所手鈔錄讐校異書祕籍幾千卷一日災其樓罄焉先生曰豈天實戾余耶自是遂無志於世云時已年七十乃日下簾爲君平業約得錢百文卽撤而歸蓋不謀其羨也一日忽無病卒年八十三一子幼囁嘗受業先生門先生之教囁益勤也諸所述皆嘗所目擊而承於先



生者故具道之先生名允昌字應期晚更斯號

野史氏曰余讀史至侯生亞父蓋未嘗不悲於一遇而幸其危之得也使當日者二賢之不遭其會老田間耳惡能奮其才智以成功謀使聲名施於後世哉雖然年逾七十而一逢焉何其僅也如世之懷才抱略不偶於時終身淪落困廢無所表長至於沒沒與腐草同歸者豈少也哉吁可慨也可慨也如先生者不其人耶

右傳冷士頤撰

王子陞

文石先生一字漫公亦稱錢來山人王其姓于陞其名予里之泊村人也先生萬麻丁未進士與先君同榜對策卷進呈以二甲授戶部歷官山西岢嵐道兵備晉右布政其宦業生卒之詳自有墓誌不具載先生爲海內右族六世甲第自雁峯而後皆以詩學鳴先生懸車杜門大肆力於瀏覽文詞之旨清簡雋永不以閱博雄奇爲尙當是時同里李季白詩宗李杜馮翊馬寄園文尙六朝王繩廓文尙左馬其潛心研討不欲著述者不可勝數先生以詩學不可以無傳故引後進之士唱和而繩削之其社曰于喁其友曰郭生能談禪其甥某某其弟子某某其猶子鑰辛未進士間一同

遊而予則時與於遊眺令節文酒之會先生神致爽遠所在得詩  
嘗謂唐人元漫郎其人其詩皆可尙友故以漫公自署又謂予與  
霧市仙公異代同調亦以公超字之巾車東郊經行沙苑每有所  
作輒命相賡當是時有學博劉廣文者蜀人也先生教之詩嘗以  
世說新語評之先生所著文不輕作尺牘皆楚楚可法其詩數十  
卷今藏於家尙未付梓人咸惜之

野史氏曰先生里居絕仕進之念賊自成破關後晝局扉而臥人  
不得見其面夜起讀書如是者十餘年牖下考終命敕其子以衣  
冠卽殮之勿作會葬名節不渝先生之福不可及也

右傳李楷撰

王均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申之難竟無一人乙酉南都之亡家居而死者陸大行鯤庭王邵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於師者翁都督也盡江之役衰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邵武吾鄉董戶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甲榜邵武係乙科耶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邵武始得謚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邵武手蹟於戶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邵武於戶部爲舊契邵武不負故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良徐主事復儀僉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芥姜指揮國驍吳

都御史聞禮吳太學惟修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肩湯守道芬張  
都督堅郁大令廷諫輩尙有人焉莫爲之先何以鼓其氣哉邵武  
向未嘗見其手筆爲正容肅拜而觀之邵武子均壬午鄉貢進士  
於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右跋王節愍公手蹟全祖望撰

馮元廳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畱仙卽元廳小馮君鄴仙卽元廳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廳眉仙繼之其羣從則元廳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尙書負重望遭逢國難相繼野死於杭之湖上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願遂以蹈海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真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梨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鶴困於柴木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於馮研祥家見其手札爲之泫然

右馮徵遠手蹟跋全祖望撰

--	--	--	--	--	--	--	--	--	--

程智

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鄆之門以一四篇  
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之餘術而別自出  
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  
書示予三篇之外尙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爲宗而著定爲  
十六目其前八目曰不著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爲眞白此彼相  
非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不指不指之指是爲眞指是非交錯此  
彼和同是爲指物青白旣兼方員亦舉二三交錯直析橫分是爲  
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聲負色勝天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  
正之物是爲名物惟名統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



地借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爲眞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而指非指是爲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變其後八目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卽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脫盡是卽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閃鑠難名精光獨透曰眞神至精至神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爲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從橫周徧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惟慎所謂名實自正曰慎謂彼此惟謂當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無物

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亦久矣雲莊蓋參會釋老之言  
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莊之傳如熊如灝金貞輩不甚著名而  
正希先生爲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益得於雲莊其遺書又有  
易數定序及著法定序十目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土

右書語錄後全祖望撰



李毓秀

修武西偏有偉男子仁足以生人義足以殺人列籍膠庠而不以文學著聲人亦不敢以儒生目之者曰毓秀李公公始祖爲陵川望族徙家於修武至魁始漸著魁生桂桂生暹醇懿謹退讓以諸生爲邑典型至今稱有隱德有丈夫子三公其仲也公諱之焜以字毓秀行少從塾師習訓誥業卽穎見囊中然心薄之嘗笑謂人曰朱家劇孟讀何書乎乃其至性過人家有擔石之儲有貸必應或時口惠而實不至人曾不望公知公於倉箱盈歉之數未嘗審計也窶人之子以情告不惜屠手足廢眠餐爲人效智計強有力以威怵之輒掉臂去其猙獠惡少爲閭里患苦公卽瞋目語人曰

是可殲也其人聞之卽潛遁去明季庚辰辛巳閒羣盜颯起公勒保聚父老子弟教以曹誅伍畀之法入持鋤耨棘矜樂爲公死奮臂一呼無不以一當百者河濟衛源斬木揭竿之眾所至成擒東萊王公漢由河內令再歲之間晉秩撫軍將倚公爲干城若裴令公之於李愬也者俄而撫軍乘箕天上矣公自是焚棄射鞬遯跡長林與二三交契劇飲大醉醉後有談時務者輒醜以大白至於杖國之年嬰錄猶未艾云有子萼國子監監生初公以萼未舉子爲萼買妾於郡城妾入門掩面沈瀾公問故曰妾姑章愛妾如女妾來姑章不知死所矣言已益泣不起公慨然曰是孝婦也卽遣歸原聘四十金屬萼勿取償是歲萼生子名夢祥焉

右墓誌蕭家芝撰

國朝書畫錄卷之七

七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table is empty, with no text or data inside the cells.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188-222

張孝思

處士姓張氏諱孝思字則之江南丹徒人也曾祖諱柏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祖諱觀宸文學父諱畿明經處士幼有高世志十八補弟子員志不屑也卽罷去慕陶元亮倪雲林之爲人自言生平有三癖潔癖茶癖法書名畫癖其潔癖不獨服處飲食事物不使有點塵微滓遇市井俗子逐臭夫畏遠之不啻穢帶蜂蠶或其人稍同片晷輒作數日惡視人之蓄鱗甲含機械皆與於不潔之甚去之惟恐不速故喜獨坐簡交遊屏羶雜嘗詠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自全其潔并自全其懶故又自號曰懶逸茶癖者謂天地閒物無不隨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獨不然陸羽



茶經有古所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世輕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善別水性處士他往必以己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其法書名畫癖上下古今差其品第辨其真贗若燭照數計毫髮不爽家所藏甚富聞某處古人真蹟或碑版捐印遠百里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奮勇以赴得其真輒畱連忘寢食不能去處士書法甚工願學者晉晉以後似不屑人得其片紙隻字同拱壁畫蘭竹得趙氏筆意不輕作故世傳者不多處士時時吟詩獨喜陶餘亦閒涉略總寫其自得之趣不似世之競唐獵宋種種畦軫蹊徑也重然諾

輕長物親知以急告傾囊弗顧也祖父故雄於貴處士弱冠時亟請於父出數千金買義田十餘頃效范文正義莊故事以贍宗族性不喜濫交遇知己同好則流連款曲必盡致卒年六十子四其次翁字禹邨善讀書工書畫名重於世濟美焉

論曰子與處士交生平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與人言娓娓引人於勝人謂處士似晉人夫西晉諸子崇尚虛無其中不淨王衍輩佞人而不知義者無論矣東晉劉真長許元度輩固有可取庶或似之然無處士之雅量何足以擬哉處士慕元亮雲林之爲人庶幾得之陶可無遺憾若倪者其量狹隘未足以高世而處士遠矣

右傳葉燮撰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rightmost column contains a header row with text written vertically. The rest of the table is empty.

									三

潘一晟

潘一晟字懋谿湖南東安人明末府學生明亡不復應科舉恣意  
游覽傾家資以供詩酒所題詠未嘗署名嘗游南昌東湖題句酒  
肆李漁物色之知爲東安人漁遊桂林迂道訪焉莫能得偶泊林  
樹下蓬門草屋門署一聯漁笑曰此有塵外之致殆其是矣入詢  
主人相與拊掌遂留信宿而去

右傳李元度撰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document, possibly a ledger or a form.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everal vertical lines running down its length, creating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narrow margin containing some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孔貞灼 孔貞時

孔貞灼字見性先聖六十三代孫明末隱居曹南遠近敬之盜賊肆起相戒不入其門又貞時字知考性恬澹不慕榮利康熙元年貢入太學例得選獨高尚不仕隱居教授生徒知州饒崇秩重其品常餽遺之不可致也一日從一僕歸自悅城道經山隘遇一老父驅黃牛一隊避路而去俄而有眾逐虎見貞時驚問見九虎否貞時曰未也以頃所見告眾咸嗟嘆曰先生眞仁人君子故有此異也尋避亂遷居太平砦砦民多梗頑不法常逋欠官糧殺害州吏饒崇秩請兵勦之預使人戒貞時徙避然後發兵砦人因得預知先遁賴以全活者甚眾焉

右傳孔繼汾撰

張永祺

張公諱永祺字多祝舉天啟辛酉鄉試鄉賢載寓公仲子載寓中萬厯壬辰進士累官四川兵備副使慷慨識大義卽邑乘所紀力止魏瑞生祠者也公少負氣節饒有父風明崇禎間流寇李自成大亂中原公分守東城於是日修戰具夜宿城頭一切捍禦之需竭貲鬻產爲之不遺餘力自成已破葉邑鼓行而北有曹令者獨主降議公正色拒之已而以降表徧公署名公毅然曰祺以草莽書生世受國恩義不可辱豈不聞沮建璫祠者吾父哉俟寇至吾當舉一礮相向然後仗劍死耳曹數脅之公不得已乃痛哭負母渡河而北史公可法疏薦有破家守城不押降書云云奉有特加



擢用之旨公辭不就職汪總制諱喬年者督師勦賊次洛陽聞李  
自成圍左良玉於郟而襄城新破遂不果進公步詣軍門具言襄  
人忠義日夜望救狀汪公大喜乃以公爲前導進軍襄城自成環  
兵圍之公率邑人共汪公守城五晝夜力竭城陷自成積恨公殺  
其族人九家語載明紀事本末中而邑人姚郁者曰公後於盧家  
洞爲賊都督袁姓者所執偪之跪公大罵不屈賊以弓弦束其脛  
深入膝理時日中無雲忽雷電大作賊驚懼乃釋公郡母公長女  
嘗爲郡說其遺事云乙酉後隱居不出者十八年至壬寅以壽終  
於家所著有偶然逆靜夜述及詩文等集四子登明經班煥皆座  
生要庚子科舉人

劉青藜曰當崇禎間襄城陷於寇屢矣至汪督師之役其受禍尤慘是時藜祖漢臣躬與城守數被鋒刃所著有殉難記以故余於張公遺事知之頗詳噫人方平居無事高談忠義其誰不義形於色者一旦臨難而覩顏屈膝喪節辱身比比是也如公者可不謂烈丈夫哉

右傳劉青藜撰

張孝廉永祺襄城人天啟辛酉舉於鄉沈毅有謀略崇禎時流賊入中原襄城數被兵孝廉日與士民城守拒賊十四年辛巳賊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上出故尚書傅宗龍於獄督師討賊一戰而沒以陝西巡撫僉都御史汪喬年繼之先是總兵官左良玉善

戰數破賊賊畏之願良玉狡不肯用命往往陰縱賊賊遂熾至是  
爲賊敗棲之鄆城汪公督賀人龍等三將軍師出關至郊縣欲進  
兵襄城以援良玉猶豫未決時孝廉在郊汪公聞其名召而問曰  
我欲進兵襄城援左將軍何如孝廉曰善左夙強今勢不敵爲賊  
困公若進兵左擊其內公擊其外破賊必矣汪公曰聞襄城已從  
賊奈何孝廉曰否襄城力不支故賊入之賊去未嘗爲賊守也公  
若至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汪喜留孝廉幕下趣進兵旣至  
襄城列兵城下汪入城與孝廉謀進兵憂眾寡不敵孝廉曰勢雖  
不敵然速進則夾攻之勢成賊可破若稍遲賊解圍攻我左颺去  
不我救勢危矣汪曰諾未幾忽報三將軍各引師去汪大驚不知

所出頃之又報賊且至蓋賊聞汪至果解圍城圍悉精銳來攻將士爭入城禁之不可汪蒼黃拔刀自至城門禁之孝廉趨進曰公眾不過萬人何足一當賊不如使入城固守待援汪乃聽眾入甫入賊騎已至城下城南臨汝水賊缺圍圍三面而急攻其北汪獨當之守禦悉委孝廉慶戰五日夜救兵不至城遂陷汪公被賊執大罵支解死凡守城官吏俱死諸生悉剗刑之曰吾爲孔子貸爾死也孝廉逃歸欲遁料終不免乃開門坐堂上以俟俄一賊突入呼曰此張孝廉家耶孝廉曰然曰若卽孝廉耶曰然賊熟視之曰隨我來孝廉隨之出願見一曲簿曰覆諸首孝廉怪曰此何意覆諸首時已暮出至營坎隙地令孝廉伏其中曰慎毋聲聞吾呼乃

出曲薄覆之掩以土時賊大索孝廉不得下令軍中曰有獻張孝廉者賞千金匿者死匿孝廉者不應黎明賊拔營去匿者呼曰可出矣孝廉出謝曰我何以得此於君賊上馬顧曰憐君義故脫君非有他也賊之解郟城圍也良玉果引兵去自是遂不敢當賊賊徧蹂河南壬午攻開封不克決河水沈之癸未陷關中甲申取山西遂陷京師竟以亡明孝廉遯荒凡二十餘年以壽終初汪公之將有賈姓者驍勇善射矢無虛發城破賈開南門令民逃賈率麾下射賊遮衛民賊不敢徧民舉出賈乃出馳數十里至一山下澗中雪深數丈賈顧其騎曰汪公死我亦當死不死者爲民耳今死矣若等去躍馬入澗雪中死其騎士陳姓後爲守備於河南者傳

其事云

王源曰吾聞傅汪二督之敗皆賀人龍倡軍逃辟委之賊以置之  
死孫公傳庭受命誅之快矣左良玉之猾更在人龍上故不出孝  
廉所料然末如之何也夫文臣鮮知兵又卑武臣不與齒其末也  
致武臣養寇自利爪牙一無足恃而底於亡文武分途禍可勝言  
哉

右傳王源撰

四庫全書

卷

秦大音

人有一見而足以繫人思至於歷年歲而不忘感存歿而益深者必不在聲音笑貌聞也人有片言而足以繫人思至於歷年歲而不忘感存歿而益深者必不在文辭行墨聞也庚子歲春二月余越跡鄧尉之青芝山房時余在樓廡下山中之人皆不之知而梁谿秦大音先生顧知之介余友俞君來顧余余因得以識先生坐未久噉一茗別去而余自隱居以後槩不敢報謁四方之客因卽遷先生之刺久之而吾心獨時時念先生又久之而吾竊自咎曰先生爲鄉大夫之賢者又遺老也而吾之待先生至淺矣又久之而竊自計先生誠鄉大夫之賢者又遺老也固當能賞我第先生謁



如之言粹盎之容得再一見乎既二年余又避跡梁谿常泰山之招提從德師遊德師與先生故善嘗述先生之所以稱道於余因知先生固不我罪而時時念吾亦同吾之念先生也而先生已逝矣余卽於常泰招提爲詩望而弔之嗚呼先生與余一見耳而所以繫吾思者如此又三年宮保張大司農寄示先生手筆一卷索余題其卷首余展卷數讀而知先生書以與其宗子赤仙者也赤仙故受業於先生爲先生高第弟子今觀先生之書談性命之微講文章之盛尊經援古各極其致而於人之疾痛癢飲食起居無不有以提撕獎勵引人入勝而一軌諸道所謂循循善誘者非耶宜乎赤仙氏尊其致說片言隻字奉爲龜鑑莊嚴卷軸若將以

昭示來學而不獨爲秦氏之家珍已也昔揚雄草太元其弟子侯  
芭尊之以爲過於周易太過夫子雲學問文章窮亙古今獨是漢  
祚甫移而侈言符命劇秦美新爲學者羞而其弟子猶尊之如此  
設以子雲之學問文章而又終之以大節與東陵之侯彭澤之老  
尙友無愧則其弟子之尊之又何如哉嗚呼以余之思先生於一  
見及赤仙氏之思先生於片言者可以知先生矣

右遺筆序徐枋撰

國朝詩人集卷之四

詩

陸宇燭 弟宇燭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萼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惟是胸

中耿耿者未易下臆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彤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忼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其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爛鄆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鼇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註誤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

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日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日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汪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汪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諫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三

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  
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冑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  
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  
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  
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  
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荅周明爨者之一顧也銘  
曰

或駭其奇或歎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誌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願於先生大節尙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爲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矣堯之嫌盡在蠲除不及是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于文乃更爲墓碑一道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爲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貞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願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爲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略



血踰年不應客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內告焉錢公亟強起  
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  
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以讓錢公而夫  
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  
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于所作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窶  
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  
行也先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  
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  
昌元效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  
書咋舌而已監國次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

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  
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  
報。黃侍御宗羲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卽此已不  
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爲之  
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爲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  
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  
與謀者。令訪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閤部之孫。以俘至。亟治橐餕。入  
獄。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爲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  
葬之。己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爲之飛書。發使其家。初  
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

箸是時蒼水在海上遙仗先生爲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燭字周明別署慧庵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科子生於萬厯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爲上私諡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耐葬於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爲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旣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崦之日潮  
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鄧林試遊墓道如聞  
杜宇之哀吟

右墓碑銘全祖望撰

陸宇燦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懋庵副使之墓志於姚江黃公其  
子經異以事不備重乞予爲之碑已而又以披雲先生阡表爲請  
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志晉卿華川先後爭勝何如子之兼之  
也子文於昔人何能爲役而懼隱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燦  
字春明別署披雲懋庵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

使風格棱棱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爲夏日  
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頌笑皆歸名節則一也丙戌後棄諸  
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聞野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  
故先生藏其遺孤憲琦延師教之長爲授室憲琦羸弱先生撫之  
如嬰兒苟見其色理不和輒有憂色華亭張閣部孫茂滋囚鄞獄  
中先生百計出之茂滋旣出而病幾死先生一茶一藥無不躬親  
葉布衣謙早天先生養其母終身其後茂滋旋里甫舉一女而卒  
憲琦亦天先生每與客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  
授亦遺民之好奇者避地來鄞先生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而卒  
先生經紀其喪收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齋來鄞亦館於先

生以是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不顧也副使崎嶇島嶭之間蹤跡艱危已而終以降卒所牽逮入牢戶家門震動禍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啟事親從爭從與出山太史尙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爲祖道祝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尙可以行乎力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於友朋者至後世蓋希聞矣先生以危行發爲危言故聞者足戒而太史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尙以其書未至爲恨自棄諸生卽練衣蔬食叢林或以爲

倭佛爭勸之披緇先生笑不荅及遺命不作佛事眾始瞿然少時  
嘗買茗娘爲婢己乃知其爲宦家女遽還之不索其值國難而後  
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郇或以急告雖出晨炊之米應之弗  
計也然以先生之大節言則此特其緒餘耳董處士劍鐔評其集  
曰先生峩冠正衿危坐一室焚香澆花意其人爲右丞蘇州一流  
乃唱歎之餘則爲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爲詩殊其人其  
知者以爲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觀日堂集八卷藏於  
家先生生於萬厯己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甲子六月十四  
日得年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城西李家橋之原其墓志  
乃自製者子經且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僖而後三石爭光暨於右都不屈逆奄明  
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彌厲右都之子副使之弟

右阡表全祖望撰

春明先生觀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序之董曉山先生又序之  
已足以盡先生之詩而先生之子經旦屬予重爲論定嗚呼宋謝  
皋羽作獨行之士月表又選天地間集益傳其人卽思傳其言也  
先生之人獨行表中人也先生之詩天地間集中詩也今世好古  
之人其於皋羽一輩流連不置爲之攷索其生平搜尋其著作而  
如先生者其遺行固不甚表章於世其遺文亦無過而問者可不  
爲之痛心歎華亭之二陸其才非流輩所幾赧焉入洛至使人大



呼其祖父之名以問之而不自媿不知問者之深心也先生偕其  
兄力持苦節以不媿世臣之後今讀其詩淚痕隱隱行墨間是豈  
華亭之所可及哉然而自先生喪失其家窶貧日甚經旦亦老病  
嘆諸孫之不學故以遺集屬予望爲傳之其亦可謂不忘其父者  
矣未知予文之力其能不負斯諾否也先生之與予家交誼最篤  
先族祖羣翁嘗貸金於先生因請以百尺西樓七間歸之未及致  
而羣翁以國難死先生以其同袍澤也以券來歸益其義襟若此  
乃予爲先生作阡表已備書其大節願於吾家之事闕焉因序先  
生之集而見之

右觀日堂詩集序全祖望撰

予嘗窮六詔諸山水之勝各爲詞以侈之然皆宋元以前語爲多  
載思因國之季陸觀察周明募兵砦在榆林周真靖囊雲草瓢在  
小盤谷是二蹟者皆足爲剡源稱重而又皆鄞產也乃補述之以  
爲他日圖經之據

榆林風景兮清且嘉山人住其中兮餐流霞在昔宋元厯會兮遭  
陽九公棠置砦兮勞防守三百年來兮龍蛇爭不驚草寇兮驚義  
兵彈丸兮海角隻手支天兮力薄乃有夸父兮奮戈不遠鄧林兮  
逐逐我祖我父兮五世相韓兮登系譜購力士兮無椎訪滄海君  
兮無所碧血兮浸淫耿耿兮此心此心兮不移冑與崦嵫兮俱沈  
觀察初立砦時本爲馮王二督師犄角  
兩公軍敗觀察尙思支吾久之軍潰  
我過遺砦兮弔故蹟嗟土

花兮如墨呼空谷兮蕭寥聆荒谿兮於邑誰謂洞天兮不幸屠雲  
 割瀑兮遭薄命彼忠孝兮所過存縱歷劫兮非病吁嗟乎芳魂兮  
 其可招猶凜然兮山之皋草瓢大於斗吾髮之所儲披緇不傳衣  
 此意將何居試瞻雪竇兮密邇有故相兮登堂謂林閣學增志也生徒兮  
 雲集我獨掉頭兮別有行藏不為異姓之臣兮冒為異姓之子笑  
 彼逃禪者流兮久假不歸而忘所止白雲兮一鋤蒼松兮一笠愛  
 泉流兮齒齒跣足而前兮甯病涉長齋兀兀兮不關佛祖之法輪  
 時或返我邨居兮不妨一過夫細君步懸崖兮有奇木拾野燒兮  
 得餘材斲為養和兮擁為鑪山靈亦憐我之寡諧也吁嗟乎樵灣  
 樵樹猶如故逸高風兮其誰邇

石剡源二袁並序全祖望撰

陸周明先生兄弟有屋數楹附近賀祕書祠下眞隱觀湖心寺俱  
當其前眾樂亭峙其左碧沚斜映其後樓之旁有橋橋之旁有柵  
湖水人焉登樓一眺湖之勝可盡也其名曰不波航考是航爲宋  
澄清亭陞先生諱大人廷尉公始築涵虛閣而先生兄弟廣之周  
明自江上歸姚江王侍郎懸首城西門周明纂取以歸藏之密室  
每逢寒食重九輒招邀同志祭之航中放聲慟哭哭畢各有詩記  
之雖家人莫知其誰祭也張尙書之死周明已卒春明之設祭亦  
必於是航焉其素往來是航者持禁甚嚴稍涉山王之嫌者輒被  
拒祇高武選隱學王太常水功宗徵君正庵董隱君曉山葉隱君

天益范公子香谷及先生族子雪樵吾家諸祖木翁輩翁而桐城  
方爾止華亭宋菊齋成都余生爲寓公其時唱和最多周順德  
囊雲矢不入城然每遙和其作三寓公既散李徵君昭武朱隱君  
柳堂與先贈公亦屢集其中嗚呼是航雖小謝皋羽之西臺也邏  
舟之所不過中流之所不移甲乙丙之所不諱滄桑搶攘之際是  
航之所維者大矣自耆老相繼凋喪昔年詩筒所集化爲酒鐘與  
夫阜隸誼嘷其下湖光亦爲之黯然豈知當日固朱烏之所集乎  
周明先生子經異乞予爲記遠巡未作而經異亦化爲異物矣適  
輯湖上蘇書爲踐此諾百年而後更不須張孟兼輩之考索也

右不波航記全祖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八目錄

隱逸八

蔣棻

黃宗會

顧天錫

張煜然

彭天若

張四箴

王調元

董守諭

何瑞圖

呂叔倫

孫爾禎

弟爾祚

鄧大臨

王裕

李士元

趙封初

孔貞復

陸寶

汪颯

弟澄

澧

梁以樟

顧隱

樊琴子

無名生

虬鬚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三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入

將飛

前禮部主事南陔蔣公歿之七年是爲康熙己酉子舉人伊卜於某月某日葬公於某之原寓書於余曰伊不孝先人在不獲霑一命以爲歡歿不及含殮以盡哀罔極無已之思惟隧中銘庶以徵後而垂不朽伊父儕輩屈指海內已寥寥矣先生與伊父交爲久知先人之出處今惟先生幸錫之銘予憶昔天啟丙寅丁卯之際與公相聞問定交則自崇禎辛未之春三十年來跡雖闊疏聲相



聞而心相知者未之有閒也嗚呼稽公之出處蓋亦難言矣夫出無以爲出雖循次以致卿相吾不知其所爲出也處無以爲處雖矯誣以驕巖穴吾不知所爲處也若公之出以崇禎丁丑進士筮仕廣東南海知縣當官而行不爲非義胥吏屏息堂下若無人未三月而大獄大冤多所裁豁當是時賦繁調重日益加進而貪婪之徒且乘之爲利公獨苛救敝不惟胥役不獲漁民且立輸納之規俾先後完闕良頑有以自見久之民之親令卽遠僻之聚落如在庭戶閒矣上官善之下其法爲郡邑式粵俗最爲民害者捕盜指使所欲株連每一盜犯恆及十餘人迫獲昭雪卽嚴反坐己人亡家敗矣公定法誣供與杖若干及三人者必斃之杖下盜憚速

死誣扳之風止息妖人謬稱仙祖佛頭私制敕印幾至不測密擒其首而黨從潛散豪猾之徒罄身山海出沒爲剽竊乃勘置營哨於要地無致相竄伏人謂廣此而行之全粵可以無警至若歸寺田之餘金於學宮以造士士以獎進成名者比比也當鄉試校士有以公不可干以私越五千里屬吳中所知以客來說公公矢天日峻絕之逐其客出境在南海甫十有八月遭艱歸服闋補福建之建安時軍興益亟正賦不給而蒐括加派之令紛如公悉意圖民義不欲戕百姓爲自容計至捐俸錢以代輸俗健訟類及巾幗以困辱人不肖官役因爲排進公定令事涉婦女槩不句致以培廉恥建陽亂民以署官誅求相煽狂走公倉猝奉檄馳入諭安之

建安爲入閩孔道郵傳騷悉裁以法適大璫經其邑聞公之風  
歛戢而去時寇氛日熾遠近惶惶公預儲時製器械兵則取具獵  
弓鄉勇一邑也而儼若雄鎮省之大吏賴之遂以廉幹第一薦於  
朝已奉欽召又以寡援僅移禮部主事而寇已偪畿輔公馳之省  
會泣請隨撫軍直指莅師入衛而時不可爲矣此公之所爲出者  
如此迫無可奈何退歸里門瀟然絕俗有知公者欲舉以隱逸堅  
稱病篤以謝之公蓋有以自處矣青山白雲風迹邁遠復不事皎  
皎襟衍之爲光華內映誠安時處順之善道也閒構亭榭詠酌於  
花朝月夕移時亦不復顧晚年集所著詩文付其子遂束書不觀  
嗟乎迹公之出時所亟者賦賦無不足而民不擾時所憂者亂亂

無不弭而寂若無功豈獨屹爲邦邑矩範以之登槐鼎之任其於  
國計民生必有出水火而登衽席者乃抱道以處求所無愧於心  
識者爲時惜而不爲公惜也所爲處者又如此公幼有宏姿日革  
童心養端鶩遠包洞典籍猶發憤於目所不經體所未嫻性沈正  
方童時高睨矩步隨父行遇羣兒侮於路乃撲一兒於水人咸嚴  
憚之長而家益貧僦屋以居几無足而釜生塵益疊疊於史攷經  
通雖酸風刺骨暑蟲肢肌膚若罔知者年逾弱冠爲高才生於邑  
庠四方知名之士無不知常熟之有蔣君者庚午以省試第二人  
魁其經丁丑成進士公斤斤自好爲孝廉數年宦公之鄉者雅欲  
有所效於公公不屑也其用意尤篤厚於人倫風紀事親無論窮

通莫不先意承志姊弟以及姊之遺孤敦卹周至不使淪於窘躓  
若夫爲善於里閭憫急排紛又人人能道之者公天性懿良至行  
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做做也其自海南扶柩歸中道復聞父  
之訃慟毀幾至滅性海南人泣送至二十里外不能捨去香山何  
閣學嘗稱公廉不戾物和不恕己嚴不爲苛寬不長僭時以爲知  
言嗚呼考公出處視世之所爲出處何如也公諱棻字晚仙南陔  
其別號也生於明萬厯戊戌年八月十有九日於 大清康熙癸  
卯五月二十有七日卒是年春命子伊就試京闈旣而疾作歿時  
整巾含笑惟稚子在側此伊之搶地呼天有終天之慟也越五年  
配陳安人亦卒伊公第三子也康熙丙午舉人其先後子女婚嫁

具於伊之述中公考名世號抱奇以諸生終妣濮氏抱奇公入世而上爲福二公禎祥公仲子也自晉咸康中天象公秀元以平吳功封常熟侯遂世爲常熟人其系則東漢九侯之裔云銘曰

嗟彼出處全者寡飾續盜聲風彌下進益於時退匪捨皎然無愧惟公者友夢帝召當仲夏靈旂絳節來車馬修文地下事詎假文宗謨誥詩媿雅松楸鬱鬱永純嘏德音不忘於斯也

右墓誌銘王崇簡撰

五  
軍  
三  
月  
庚  
子  
有  
牙  
者  
名  
曰  
三  
子  
之  
子  
也  
口

黃宗會

天啟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尙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闈則搜者在北入北闈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霜落猿嘯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



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愉悅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做儻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搨蟹爲戲有塾師詣之曰蟹精善搨蟹澤望以搨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慣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爲博庵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真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

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疏略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  
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疏略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  
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  
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  
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  
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斂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  
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  
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  
痛哭驟長其聲價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  
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瘞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

溪澤望尙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雜亂鉤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志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蓋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甯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擡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

佛者槩而信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  
穿刺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  
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  
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  
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飢寒變故不得  
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  
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  
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隩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  
地竟殞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  
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

相宗性海卽彼教中之專門者尙且入而迷其向背澤望乃能算  
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憤懣之甚者耶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  
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諡忠端母姚氏封  
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口女二人長  
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畱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祔葬化安  
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歎顏回好學今也則  
亡其學不僅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  
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  
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內  
子場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

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吝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注若干卷成唯釋論注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右壙誌黃宗羲撰



顧天錫

蕪州處士顧重光先生年七十有五以康熙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逾年其子景星書來請誌其墓中之石先生諱天錫重光其字明福建按察司副使諱闕之孫通判南昌諱大訓之子其先崑山人遠祖諱士徵爲元進士總管蕪州路遂家蕪六傳至闕與其兄問皆嘉靖進士官並藩臬有顯名先生挺特喜壯略學無專家初冠歲嘗禮春秋著三禮三傳集解爲文露崖嶠光燄當世聞人鉅公亟歎爲奇益喜自負試有司益困輒憤甚嘗傅粉狂走挽伶人拍歌嘯號不自禁愛茂林大水載書孤艇旬日不歸病下血輒斗許久之北遊爲國子生亟賞於祭酒朱公之俊積試有聞太僕



卿米公萬鍾館於海淀之勺園從游以子弟轉客天津講禮河間  
保定二郡著戴饒四卷是時弟子日進而天下兵日擾再試北闈  
不中歎曰難將作矣益歸隱先生喜著書論經史尤涉意天文厯  
算醫卜導引之書試之往往驗嘗論明大統厯刻漏之誤與西洋  
厯學失得縷分髮析人莫能知卒亦不用崇禎戊寅四月月犯熒  
惑大司馬楊公嗣昌以後宮藩鎮爲言先生聞之曰是占貴臣出  
大將死也楊卒死於寇如其言其後流寇渡河蘄黃間災異疊見  
先生課家人負擔環室走爲避亂計癸未正月寇屠蘄而先生家  
獲全甲申聞國變上殉社稷痛哭不食者二日嘗著歷代改元考  
二十一史評論五經說等書修蘄州志又避兵居澱湖爲隱騷四

章詰曲鬱奧不忍卒讀蓋勞人義士之所爲飲泣也歲饑嘗辟穀嚼側柏葉飲水鹿裘石几冠雞羽冠冬以氈裹擊錄書養雄雞五七皆有名目雞亦不雉至八九年聲如老人欬初鳴卽起坐服氣久之數歲不復臥不與人通著素問靈樞直解冬病作下血索冠履危坐曰吾去矣童子勿扶叩齒而逝頂蒸蒸然熱逾時明且俛斂屈信如生遺命合以瓦缸曰母棺母怛化母受弔奠母刑牲母封母樹今厝於時思園之貞節坊子一人卽景星博學能文辭女二人適名族孫男七人皆幼先生少失父母鞠於劉氏姊嘗以貞節被旌終身母事之執其喪甚哀所著書存者二百二十三卷藏於家士大夫汪蘅等痛先生學行不爲世用私謚曰貞譽先生國

人以爲然銘曰

知道之將蕪發憤以著書知國之將墟卷跡以全軀知生之必徂  
守靜以致虛是殆與造物者爲徒而吾儕之區區安知其所如

右墓誌銘施閨章撰

張煜然

漢七八歲時每歲朝見懸三世像其次則元冠朱襪隆準修髯對之峩峩如泰華當秋不可褻視漢拜而畏之以問吾祖吾祖曰我祖父爾高祖也我祖性端嚴如其像生平苦學毅然不少息耄亦如是課子尤嚴厲不假辭色以故我父忠介公以進士起家有學問文章名於世漢比長先大人訓課亦言必稱高祖嗣是吾祖嘗詳爲漢言曰我祖諱煜然字有光號南汀幼學時質遲鈍誦書史必數百過乃能記記便不忘會吾屏梅衝孫先生來吾村講學我祖從之遊每課文爲刈蔓就潔文乃善年二十餘始入邑庠尋食餼屢躋秋試乙亥得應歲貢士入都廷試歸課我父文益勤丙子

鄉闈我父以第六名得解我祖謂之曰而姑勿上春官計庚辰我當得訓導爾偕予北上三年復督課如諸生功稍弛猶怒欲記撻每日獨子不成不如殄吾嗣孝廉不淑玷吾門甚於白民我父爰是益力學三年侍吾祖北上我祖銓注得江西分宜縣訓導我父試禮部報捷未年餘我祖以李太淑人憂歸里時我父以禮部精膳司郎中除四川敘馬瀘兵備僉事道亦歸屏襄葬事乃就任未年餘我父亦以章太淑人憂歸里是年乙酉吾生爾伯父時我曾祖美材公齒八十有六五世一堂郡邑人傳爲盛事閏三月美材公卒我祖自是謂仕不逮存隱居不復出十二年而我父卒我祖益杜門謝客不問戶外事日督孫曾兩世讀訶撻尤厲年且耄猶

執卷就明不少暇逸今所遺書史鈎乙塗竄叶音註釋手澤具存  
兩母弟甚友愛教亦嚴肅生平動必以正笑言不苟每面折人過  
而曾無藏宿蓋得天之貞者我祖生明萬厯十一年癸未八月二  
十九日子時距康熙三年甲辰前六月二十七日子時終春秋八  
十二以我父貴誥封中大夫太僕寺卿配我祖母章氏生萬厯十  
二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申時卒崇禎十七年甲申十月二十四  
日辰時得年六十一誥贈淑人舉一子一女繼妣李氏誥封淑人  
無出後我祖十三年卒章淑人固諸生女幼識字且能書算治家  
復有條理我祖諸生家固貧不事生產內外一切家政無纖巨淑  
人身肩之以故我祖得縱心問學講貫無虛日淑人強膂力桔槔

七尺能專舉達渠道溉田禾每治釀率夜分臨渚上督媳婢淘米  
粒乘月出不火月下山將曙乃罷率以爲常每歲夕爲人治衣率  
女媳諸人合製一夕必成三四衣不苦其倦生塵我父一子幼時  
晝舖以乳卽置具臥後園竹中呱呱不子抵暮乃懷抱入宿比長  
我祖教過苛不以慈母愛少爲曲護方我父成進士家且貧及出  
任得叨升斗方欲盡一日養而淑人遽以病不起我父生爲人子  
恨直與千古俱長也嗚呼自古國家之興不獨世德相承繩繩有  
入亦母德茂焉淑人佐我祖起家至有今日我子孫安享其成先  
世勤勞都不省記將覲然無以爲人孫子我先大人亦嘗語漢曰  
南汀公可謂德之有恆者矣夫所謂恆者象宇立心如一日以南

汀公好學誠篤不倦積而有成卽以釋道家言亦當苦行成仙佛  
況講道論文之事乃至於今吾祖吾父俱厭世去先德奕奕無人  
傳誦予小子竊惴惴然恐久而遺忘乃表墓石俾世世子孫銘刻  
於心以爲模式且綜公生平私謚公曰端毅先生

右墓表張漢撰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七二

彭天若

全之爲言全也不獲乎其全而徒取其微末之所寄守固陋而就殘缺以詡詡然於人曰吾如是是亦已全矣則已非猶夫全之爲言也萬類之情全之而後以爲欣不全之而後以爲戚然當其不復知何者之爲全於天下而第因其我之所欲全者之無所戚則以爲吾如是是亦已全者其果可以詡詡然於天地之間矣乎況其有全之而不得全者乎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聖人天地之爲全者也莊周曰蜩與鸞鳩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南爲是鸞鳩之爲全者也以爲未全則諸天地鸞鳩聖人無不戚

然有憂以爲如是已全則天下無有更出吾所全之外者此諸葛武侯之所以抱膝而長吟視夫三士二桃嗜欲戕伐之紛紛者爲吾草廬中之海鷗而已矣故其言曰苟全性命誠全也誠無足憾也三顧之家永安宮之託瀘水不毛之入祁山之數出親覽二十之罰噉不數升之食然後鞠躬而盡瘁趨死而後已而如司馬仲達敵仇竊相與欣然樂之彼諸葛武侯遂亦已無全之人矣而吾友彭天若則又異是夫生而自廢好棲遯長先吾黨爲山澤之癯豈天若已乎少長縣城有柏巷之居東南十八九里雲石之巔有館焉鞠躬侍養牢酒相奉出與朋友談笑爲樂天若無不足者顧天若尙氣誼好名節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走江達海閱交吳粵之

名勝當此之時天若豈略有自全之心也張口譚說凡史書所載  
負勝者天若皆欲以摧其中堅而蹈其瑕而年未四十遂已廢然  
退懷亂奔走竄伏於山谷是時天若築室避居於三巘之峯猶未  
能以卽安於其室如是者七八年遂徒抱一卷以栖遲焉至於今  
天若年五十有五復棄其峯南之居並其友李生曾生族子中叔  
與相鄰並者而違之攜妻子結屋於峯北又稍徙就無人之境夫  
天若蓋幾經勞瘁而後得諸葛武侯之所謂全者矣與諸葛後先  
亦大有以異夫天若則亦果無憾然已矣乎謂謂然以告於人曰  
吾其尙可以全矣乎然則與全之難也如是於是使其友邱維屏  
道其意誌之於屋壁癸卯六月丁巳邱維屏於是乎書

右荀全居記邱維屏撰

右荀全居記邱維屏撰

三

張四箴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先生美鬢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茅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開戶臨流嘯詠終日或並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髯搯擊輒思請纓自效被堅執銳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以東羣盜遽起率假義兵爲名競欲致先生先生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爲霸府便當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檻邪遂棄諸生孺人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爲歌詩

亦緣手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喪皆盡禮兄某爲藩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塗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

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爲智囊非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子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力引奸檜宋之不競也浚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富平符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論之

右傳王士禎撰

王調元

王公諱調元字燮甫號和陽其先晉人也明洪武初始祖孝通遷撫甯之深河里七世皆力田公父蓋唐公始爲儒折節讀書爲諸生有聲公生甫期而蓋唐公卒母王孺人撫之食貧搢拄無間風雨寒暑歲時伏臘抱兒以見於廟且泣且祝曰未亡人所不卽從地下者以藐諸孤在也願安得見其任衣冠以一盂麥飯澆若父冢上草乎公爲兒時卽嶄然露頭角旣稍長痛其早孤自傷不比於人於是博極羣書所學大就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奇愛之使食餼焉嘗讀書維摩方丈中丙夜咿唔雜鐘魚梵唄閒朝齋暮盥二十年如一日萬厯戊午舉順天鄉薦謁臺使劉公涕泣再



拜臚王孺人守節撫孤。以請劉公爲之惻然疏上報可。敕有司旌表如儀。烏頭綽楔大書於閭。曰故茂才王堯相妻王氏貞節之門鄰里嗟嘆有泣者。皆曰王氏有子矣。辛未以母老乞署教職。乃除嵩縣學諭。做胡安定教士法。與諸生相切劘。嵩人始知師弟子之禮。勢家奴有辱諸生於市者。公曰士如此我可去矣。勢家聞之惶恐謝不謹。乃已。其不畏強禦如此。甲戌升山東臨朐知縣。太孺人就養於官。退食必告曰今日聽斷幾何事。大人以爲何如。太孺人稱善。乃敢就舍齊俗。夸而好訟。猶有六博蹋鞠鬪雞走狗之遺風。公一切以寬平簡易治之。吏不敢欺民。用大悅。時流寇犯河南。所過郡邑多破壞。朝廷用言者議以修城垣。練鄉勇。儲倉廩。備器

城爲守令殿最胸城故版築地高無水廛閉鱗次附女牆而居者千餘家令下之日公曰城堅不須築也青州道朱公之裔嚴檄切責公曰賊遠在二千里外而使吾民婦子露處是人心先自解也雖有金湯之固吾誰與守朱公不得已單騎來視高墉屹屹睥睨相望而守禦之具纖悉必備乃嘆曰公言是也御史張公盛美滕人也上疏曰臣邑雖小而當河南之衝賊渡黃河而比碁可至城下也誠欲爲疆土計臣愚以爲宜選良吏有文武才者敕撫按推擇更調以聞便於是當事以公應詔調知滕縣先是妖賊徐鴻儒之亂滕人死者無算又其地鄰曹濮其人輕剽悍疾多椎埋探丸之盜奸吏舞文與巨猾相表裏爲民害公曰是不可以臨胸治也

令嚴法必有犯必誅於是奸盜屏息境內肅然在滕甫兩月旬稽  
公帑厥驛及積逋之在民者六萬兩太守王公國賓曰公此舉良  
快願吾方有水衡大農急逋姑借用而徐償公可乎公有難色太  
守業銜之會鄒嶧兩令缺乃以公請攝篆將以困之也公言之撫  
軍曰滕亂絲也蚤夜爬梳懼猶不理今舍而之旁邑譬猶家有積  
薪而兩鄰失火主人自往救之火未息而室先焚矣夫一邑令何  
足惜如疲邑之民何撫軍韙之戒公勿往而檄太守再擇署者於  
是太守積不平曰此鞅鞅者難爲下也居亡何以懲直論劾罷歸  
公歸二年而山東數被兵州縣破者十六七公率其四子及內外  
孫若而人希鞬鞠脰爲太孺人壽曰某以六尺孤賴大人恩勤拊

育至於今抱孫矣迺得乞骸骨歸田里非大人之賜不及此太孺人喜爲舉一觴已而以病卒公哀毀逾制充充如不欲生喪葬畢語所親曰使吾不以得罪上官斥安能視慈母之含禭乎迺知忌者之言適所以成吾志也公家食三十年足未嘗一履公庭邑宰到門多以病辭故人在選部者數以書招之且屬臺使者起之公笑而謝之曰乃欲以我爲嵇中散耶孝廉張君啟源與公爲一人之交以其季女爲公子運恆婦旣委禽矣而張君早逝庚午潞州城陷女在兵閒公贖以金帛而爲運恆娶焉或以爲言公曰吾豈以死生患難負我良友哉季子運明妻詹氏父世烈判禹州而客死公爲歸其旅櫬而養其寡妻誠季子以母事之凡此皆人所難

能者而公願毅然爲之雖前史所載范巨卿之與張劭何以加焉  
甲辰五月寢疾彌留諸子侍側第以孝謹敦睦勿忘祖考之艱難  
爲言卒之日親黨咸弔莫不流涕嘆息而去公生於萬厯庚辰卒  
於康熙甲辰享年八十有五少宰石公申儀部郎余公一元嘗表  
誌其墓矣以故子孫世系多不載爲著其大者如此

宋琬曰余家青齊之間驅車而過駢邑之墟其父老多言王公之  
爲宰誠長者也後予持節右北平嘗一再造其廬王公輒謝不見  
然知其爲篤行君子也及聞張孝廉之事不以生死盛衰易心何  
其深於義耶夫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而不少槩見何哉若王  
公者斯無愧焉嗚呼徒循吏也哉

右傳宋琬撰

右傳宋琬撰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oriented vertically.

董守諭

嘗論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國亦且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泫然流涕也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瀾祖暉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孤童自奮身



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襲蹈排異邊幅之外甲子  
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  
試南宮不第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江東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今小朝廷殊  
非多士如董某者甯可聽其不山子國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  
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  
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旣自尊反惡諸公之參決而分  
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  
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徵也分地者

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朝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甯使某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湖不可塞

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  
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  
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  
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  
於主上非武甯所得專桓溫劉裕何許奸雄亦必託言晉陽之甲  
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甯能以臣血濺丹  
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武甯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  
迫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堂哭  
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  
廷議諡培不及道焜公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

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諡節愍王累欲  
遷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宦爲大官  
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  
舉人哉埽軌著書一日翁洲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  
爲之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  
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十二月二  
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  
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貢生邱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  
戴煊餘幼啟禎聞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  
安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同里相好

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  
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知公之不欲同同祀者其後卽不欲  
同方王不欲同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  
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自言丙戌  
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知有讀書一事耳己又  
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卦下之義荅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  
棄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鈔二鈔  
卦變略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董戶部集  
藏於家某年月日將葬公於某處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  
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

必有取乎此也銘曰

北都巍巍溫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七上公車葺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啞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侯卿相自是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軀曰董戶部春秋特書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漢孝子黯之裔天啟甲子舉人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素高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俊也魯王監國召爲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熊汝霖孫嘉績首事起兵然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

俱隸之孫熊所統惟召募之街卒田兒數百人方王兵旣盛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因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爭守諭曰諸君起義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之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甯給王藩金華歸諸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雖有其名無其實以之饋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爲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授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

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上漁舟稅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襍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爲田請官賣大戶祀田以贍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不顧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募府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耶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乃檄召守諭將殺之王不能禁令且避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出主上甯武雖悍將何爲者桓温劉裕雄才鉅略其託言晉陽之甲不過欲擅執朝臣臣任死王前聽甯武以臣血濺丹墀可耳於是



舉朝憤怒曰之仁反耶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之仁卒迫大義以止明年莊烈帝大祥守諭請朝堂哭三軍縞素一日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夏 大兵渡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遂浮沈閩里間爾時凡舉人入仕者許重就公車守諭獨杜門著書張冒堂死其孤以浮海求還葬有司徵狀摺紳莫敢應守諭歎曰忠裔也可使莫助乎有司驚曰公素高節今何勇來立應之卒年六十有九

右傳溫睿臨撰

董戶部官江東其不屈於悍帥南雷先生作誌銘詳之矣於其孽蘭集則略焉豈知戶部之大節讀其集尤令人淚淫淫下也戶部少受業於漳海講學大滌山房中其所著易學蓋猶漳海之緒言

也倪文正公見其文大稱賞之七上公車不第會稽之樓令之司  
餉幾至殺身國亡遜跡荒郊甬上遺民極盛詩文亦極盛願或筆  
力不足達其悲憤之意至於忼慨淋漓莫有過戶部者屈宋之騷  
陶公之詩方謝之游記皆荒唐繇渺故謬其詞未嘗敢頌言不諱  
也而戶部恣其胸中所欲言是在古今亡國大夫文字中獨成一  
格不祇同時諸公所不逮也戶部於是集晚年手書裝潢極精題  
之曰擘蘭帖未嘗示人其孫胡駿藏之篋中而胡駿出遊是集爲  
人攜去予訪之未遇偶於陸文書庫中得其槩本模糊漫漶亟喜  
而鈔之其五哀詩七哀詩舟山九歌六烈傳文筆最壯餘亦皆哀  
輓之作爲多可當江東一小史也嗚呼由丙戌迄甲辰戶部之假

息衡門者一十九年孰知其所夕悲慟如此者乎而戶部猶痛自  
刻責謂當時陳元倩余武貞奮憤自溺何外不可共殉醜顏一誤  
謬於千里中夜恥之抑何其報國之欲然常不足也王留之輩其  
亦可媿死也矣姚江邵給事之詹之仕江東也諸野乘中無稱焉  
今讀戶部輓詩盛稱其建義之功借箸之策錢塘既破悲憤發疽  
而死哭之甚哀是又一異聞也並紀之以質越中之熟於舊事者

右擘蘭集題詞全祖望撰

何瑞圖 呂叔倫

黃石齋先生講學禹航時愛大滌山中之勝嘗曰大滌吾墓田也  
後之人有爲之立祠祀焉者其傳道弟子曰禹航何義兆瑞圖曰  
紹興呂漢憲叔倫爲故相文安之後先生正命門人星散惟二君  
抱其遺書入山終身不出以逸民終其節最高他如甬上董次公  
守諭少卽受業而講學於大滌山房爲最久江東司饗幾至殺身  
其所著易學則猶是漳海緒言也

右釋史勘本李瑤撰



孫爾禎 弟爾祚

歲甲辰余自蘇門歸埽先壙年蓋八十有一矣十六年始一至里門昔日之老友故交零落已盡而齒之遠遜於余如玉屏者墓門已有宿草今昔之感益愴老懷會君仲子立勳持明經劉君濯纓所爲狀乞余言銘諸幽室余曰子知天道乎人知天之所以不測者以其有翕聚發散之用也而不知天之所以不測者發其所爲翕而散其所爲聚也於發也而愈知其爲翕於散也而愈知其爲聚通乎此即可卜人事焉憶萬厯閒通許公介余言爲其尊人稱八十之觴余謂潛德弗耀其後當興嗣通許公以明經作令玉屏君以高才舉孝廉咸謂余言成左券矣余曰未也孫氏之厚積八

而益著遠而益彰天道當別有在君復以齋志歿矣按狀君諱爾  
禎字玉屏系出小興州明初遷邊民實內地始祖百成籍容城之  
歸化里孝弟力田世有隱德八傳而至某生子二長炳次煌由明  
經爲河南通許令是爲君父母楊忠愍公從孫女也君生而穎異  
甫成童補博士弟子員每試皆前茅君善貧而嗜讀嘗坐枯井中  
研究義理至忘饑渴卽衣敝履穿處之恬然而學益力行益修時  
炳因試不利成疾君與通許公泣請於文宗願去己廩餼以全之  
文宗嘉其意給衣巾授儒官君館新城邑有冤獄君稔知其情密  
寓書邑令得釋而其人不知也君長於訓誨子弟成就者不下三  
四十人已已避地時通許公司訓金華之浦江君力不能達過山

東借舊令朱我白之助始成行忽有浙人路被劫君憐之慨許附舟以歸崇禎癸酉登賢書丙子守容之役君父子兄弟率族黨獨當其衝城得全容人士利賴焉君固貧士而熱心名義有不能婚葬者嘗樂爲助有貧而鬻婦者君質園圃十金資其完娶甲申後困乏益甚人有勸其爲貧仕者君絕不動念其所得可知已通許公生養死葬獨竭心力不以煩諸弟崇重節義率紳士表揚孝婦之廬故君冢婦與女皆以節著余嘗爲之立傳弟爾祚亦節士余於君之父子祖孫而得天道之翕聚發散時發也而時翁時散也而時聚天之眷顧孫氏蓋未艾乎子二立德生員蚤卒立勳王子舉人孫男五士瑾士琬士球士璧士琮卜於某月某日安厝於西



郭之松原溯君之生平有可誌也銘曰  
舉世所苦總之怨貧君獨甘之若將終身窮乏日甚名義愈親不  
慕榮祿古之逸民靜修之風庶其不湮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鄧大臨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稟值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斂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徧走江湖欲

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佗僚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  
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  
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  
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  
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  
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虞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  
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  
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  
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  
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

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以係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願爲  
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  
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  
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狂狷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第防  
風一節足槩全體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按鄧先生附見隱逸一黃先生大滙  
傳已刊嗣得墓誌全文因列於此



王裕

王裕號大江江甯人少不羈忌者屬教官以劣行報試之前夕始聞之酣寢達旦入試冠其曹遂獲免柏鄉魏相國聞而異之招至京師初甚相歡嫻侮搢紳久之相國亦苦其兀傲南還土苴載籍日夜沈飲將老著孟莊軼事以視先君子曰此王氏之書也故不襲孟莊一語而二子若相見舍此無可言者先君子嘗戒苞兄弟曰毋視王先生爲放達人吾與交久爲諸生時過其門時爲母滌褻器見客無忤容也

右聞見錄方苞撰

按魏公裔介官大學士在康熙三年

通志卷之八

三

李士元

李將軍名士元字小溪直隸通州人也生而長身鐵面有膂力以膽略自雄由行伍積功至偏裨守備青州值明季州縣吏率抑制武職士元鬱鬱無所施而益都西鄙岸青泰河諸山多伏莽往卽捕獲地方賴以小靖崇禎壬午冬大清兵略地東省士元登陴誓守當城西北隅之庫圯處其地直范公亭後林木蒙翳而大兵陣堯山之温家窪越三日東去城守者皆解嚴熟寢士元獨不寐至夜半聞城外村犬狺然俯堞而窺則甲聲錚錚人語窸窣兵已至城下士元大聲疾呼守陴者驚覺皆走散士元立馘一人乃止急然火礮擊之騰而過不能中黃指揮桓立陴閒放萬人敵皆頓



地熄士元力既絕人乃剗提礮尾以氈帽窒其口附堞而發而桓  
以東薪投城下擲炬熬萬人敵響如轟雷雲梯壞攻者殲焉 大兵  
而射城中桓與士元比肩皆袒而立桓應弦殪士元屹然不動而  
意氣愈壯抵明 大兵以城堅不可攻拔營去城中百姓皆以手加  
額曰微將軍城其屠矣明年癸未三月 大兵西返去郡城六十里  
下砦於瀾水之涯四十餘日而明懷宗遣重兵護衛衡藩督師范  
志完頓兵王乘埠鍾將軍軍曉東門經略王永吉趙敬塘軍車轅  
門總兵劉澤清駐師古西關相聯絡爲犄角之勢而澤清一部反  
首鼠兩端乘夜攻城士元亦備禦甚嚴然萬人敵焚殺百餘人遂  
夜遁踰年甲申是爲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燕京僭尊號建

國曰大順改元永昌所遣僞官姚將軍以五百人鎮青皆鐵衣繡  
纒以紅帕首勢張甚而藩王家有獻女爲其小妻者城中惴惴不  
自保未幾吳三桂由甯遠抵關門合大兵蹴燕都自成西遁士元  
所遣急足偵探者一日夜至青士元私計賊覘知非內潰卽外逸  
青人必罹其害傍徨計無所出而姚將軍適以是日開譙於邢尙  
書宅士元率其麾下健卒數十人若將進謁之狀姚蒼黃離席起  
立士元直前躡身越几斬姚於座上其左右皆披靡士元大呼曰  
爾知吳某引兵百萬已滅闖賊乎動者視姚將軍願畱者聽不者  
解甲去是時城中萬戶無不屏息以聽士元於是介冑入見衡王  
曰神京失守闖賊西竄社稷無主中原鼎沸王親憲皇之子孫據

全齊形勝之地山東豪傑荷戈礪刃大者數萬小者千百爲羣引領以望王義師之起勝兵百萬可傳檄而集南塞大峴之口北扼河濟之衝鼓行而西以光復我明舊物將見燕薊士女皆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誰復有與大王爭衡者不然今坐失事機萬一瞻烏靡定異姓代興彼時下尺書以徵王王豈能長享藩封乎王素懦又恪財自封趙趙不敢對土元知事不可爲乃棄官怏怏歸里俄大清定鼎燕京遣柯海兩固山安集青郡土元亦隨行至青踰月而有趙應元之變應元爲自成餘黨持偽符乘傳至青太守張文衡出迎而應元聲言報謁隨文衡肩輿並從卒數百人擁入門者不能止因據城以叛殺總督王鼐永而欲挾衡藩南渡王不從

事出倉卒人情洶洶柯海兩固山以士卒少檄集諸路兵圍城欲請禁旅以濟師士元方勦高密土寇聞變疾馳至青入諫兩固山曰城中居民皆脇從非誠心附賊脫大兵一至城破則玉石俱焚溢及無辜其若全城子姓何曰卽如君言計將安出曰應元以敗亡之餘詐有青州本出願外觀其入城封府庫禁殺戮其意蓋欲全城以待撫耳但以騎虎之勢急則致死緩則可以計圖某將以利害禍福動之諸公但按兵以待皆曰諾遂緩裝徒步通謁應元素熟士元名欬然出迎曰君欲爲兩固山遊說耶曰亦爲將軍計耳將軍據青已月餘矣孤城自畫不能拓尺土寸地以張威令將坐守青州南面以自王耶抑或藉朝廷之命專制一道之爲得也

將軍士卒不滿千人爲將軍城守者不過憚將軍威日前爲自全計非能捭循而用之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可援兵外集內變將作必有以將軍爲奇貨者譬如弈中之虎坐受縛矣應元士卒少又傳禁兵將至不無內恐應元色變曰將軍爲我謀柰何曰是莫若與諸帥和而令撫軍公疏請於朝言公入青州祇以總督虐民誅之其餘不戮一人今復以全城歸命 天子則道侯之賞可立至矣應元曰惟君命士元乃遵應元出謁諸帥而令以甲士數百人隨是晚遂命應元張筵招飲讌於郡北門之瞻辰樓隨從者止許各一人參議韓昭宣素勇健專席坐應元軍師楊王休與士元各東西相向坐而應元與士元貼肩坐以示視矐至則攢刀歃血而

誓柯海兩固山各伏兵城外以俟士元業先與城中居民約聞礮聲則啟扉再則各家以牀几之屬頓中衢三則闔戶寢息聽街市有聲勿譁時夜漏二下酒酣樂作金鼓誼闌俄聞礮響忽發士元佯愕然曰此何爲者也應元曰豈營卒有竊發者耶行誅之矣及再發士元起謂應元曰君當有他謀矣信誓旦旦之謂何而乃中變乎應元方錯愕無以應倏而三發士元乃以左手握應元右臂怒目左右視僞爲與應元耳語狀因攜手至睥睨間俯喋欲語以右手掣刀斬應元於城上而昭宣以銅鑰踏王休於座從者潛抽利刃所殺凡數十人餘皆散走而三礮時先約伏兵殺守門卒納我軍諸從賊以通衢什器隔闕無一人得脫抵曉居民啟戶見尸

橫於市方籍籍言今夜三鼓李將軍已斬趙賊首矣方是時微士  
元計以重兵圍城困獸猶鬪勢必多殺良民則活青州數萬生靈  
者非士元而誰哉事既定部牒新選一參戎至士元仍遯跡田里  
後二十年有人於燕市中見士元粥馬絡以自給云

論曰自己卯兵興以來山左隳壞名城數十而青州屹然金湯李  
將軍力也將軍備青時年不滿三十乃三至青州論功當封而位  
不至參遊豈當軸者忌才壅於上聞耶抑如田疇輩功成不受爵  
賞耶予嘗登青州西城睥睨閒堯山峙其北澗水帶范亭抱城而  
東河山不改樓堞依然一老卒爲指點李將軍卻敵及黃指揮死  
事處未嘗不低回不能去蓋天下之平久矣迄今五十餘年通志

既軼其名青人士多有不知將軍姓氏者嗟乎昔文帝謂李廣曰  
惜乎子不遇時將軍遇其時矣厥功甚偉而淪落不偶遂令英雄  
坐老市廛間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右紀事安致遠撰



五十二卷

三

趙封初

視山之陽蘇臺之陰右有香涇左出橫塘山水靡麗吳之奧區中有野屋數椽蕭然環堵則箬廬也趙處士封初居之處士醫學妙天下而心慕朱百年之爲人以其賣箬者賣藥遂以名其廬焉余爲之圖而序之詳矣客進曰賣藥與賣箬同乎曰不同賣箬止以全其高節耳若處士之賣藥旣以高其節復以邁其德而大其學焉是惡可方也如醫和之論疾蠱越人之還結脈得於未形起於已死使危而復安亡而復存所謂收之斗極而還之司命者功固烈矣而不特此也金匱之藏玉函之書垂世立說以裨終古生生之德而躋斯人於壽域豈采箬者之所能及乎人有四體五藏天

有四時五行人有寤寐呼吸天有分至啟閉人有蒸否隔塞天有  
羸縮災變所以月入牽牛則民疫癘月出房南則民天札心腹之  
病則蒙恆之風下上之風則狂恆之雨天人雖殊而陰陽氣數則  
一也故曰善言人者必本乎天良醫審人事之至精則不出戶而  
窺天不假占驗推測而四時啟閉五行消息災祥度數洞然於胷  
矣於是而合天人於寸心運造化於指掌此亦非采菴者之所能  
及也攻邪者力而未除養正者久而靡復故診病而後知邪之易  
入用藥而後知正之難扶蕙蘭荆棘不同其滋蔓自然之理也而  
扶弱必先鋤強閑邪乃所以存正君子小人往來之幾人心道心  
危微之界盡若是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魯論曰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此其意惟良醫爲能知之故良醫克致其道可以治世  
可以明心此又非采箬之人之所能及矣且處士之醫學日精聲  
聞日遠每旦則戶屢常滿乞藥如市而當世一二人先生及方  
外鉅公無不與之爲友正如支公與許詢締交宗雷歸東林之社  
而孔北海忘年於禰衡堯夫布衣齒於耆英之元老當時會稽南  
山之樵腰鎌而伐箬亦未聞其有此也客曰若是則處士何取於  
茲也曰固也今以處士之日殖其學以息乎其廬廬之外則青山  
若鄰綠疇盈前林屋相望運渠繞焉近依山市而又僻處不與市  
接客至則沽酒烹鮮閉門則無市塵人跡入其門則竹木環蔭花  
藥扶疎廬中則一几一榻左右圖書琴尊閒設茗椀不枯客退則

撫卷垂簾偃仰獨得向有一童應門以處士之貧棄之而去於是  
麗埽負戴皆身爲之嘗畱客則身被裋褐提壺入市引酌極歡入  
內則與偕隱之婦身親舂汲昕夕自如意翛然也昔朱百年不應  
辟命遺去簪紱入會稽南山以樵箸爲事惟與孔顛友善相對酣  
飲而采簪則置之道途意者以處士之學將以通天人之數窮性  
命之微而又濟人利物如此其廣而息偃廬中若無一事此則有  
取於賣簪者乎予因語處士當於廬之中別構一楹顏之曰百年  
亭益以明景行而且以見處士之老於是廬也處士曰善余不入  
城市已二十年所矣而亦以乞糲之故身造其廬因以吾之所知  
及所見者而爲之記

右箬廬記徐枋撰

右箬廬記徐枋撰



孔貞復

君姓孔氏諱貞復字敦季兗州之曲阜人先聖六十三世孫也祖諱某父諱聞諫中前明天啓壬戌文震孟榜進士由行人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會閩人魏忠賢亂政規於其黨出爲河西憲副以經術治行聞生三子君其季也少補諸生倜儻負遠略氣節自許不屑脂韋媵阿從俗頽印一時介特經奇之士多與之遊曹縣王文學樂天宗人亮公茂才尤投契同邑顏吏部光敏君識之於少日曰是國器也以女字之君夙好言論踔厲風發不飾邊幅順治末邑有大獄遂爲怨家所中牽連及君君脫身走吳楚次漢上疾篤不食已數日得癸卯山東試錄展卷見吏部名笑曰吾卽不免



於難吾妻孥有託矣爲加餐焉久之獄解乃歸抵濟甯以康熙年  
月日卒於逆旅距其生前明崇禎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一吏部成  
丁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感君言存恤君家者備至君配孺人朱氏  
君歿苦節四十餘年年八十有二卒副室張氏子三人尙璉朱孺  
人出尙瑗尙琛張出女一人孫七人君旣葬四十餘年戊戌余於  
歲暮薄遊汝泗尙璉述君事行句余爲文以銘君墓余惟人生孤  
行一意獨成其是未嘗有鄙夷流俗之意而世輒與之齟齬而齟  
齬之是豈其人之好卽於艱難險阻不思所趨避要亦其天性適  
然或有數存於其間也不然若君之激昂磊落明足知人而動與  
禍會如此則夫世之梟貌蠟言舟旋磬折以竊附於素履之無咎

者君不幾智出其下耶尙璉於君遭禍其述之也隱而不詳故其事不可得而書也其斯以揭於公之墓而已銘曰  
有鬱者陵有封如堂是爲闕里狂狷之士於此焉藏枕洙泗之洋洋蔭松檜之蒼蒼旣安旣固以永依乎素王

右墓碣王萃撰

巨野書局藏書  
卷四十一

三

陸賈

有明中葉以後上國風雅之枋遞有所屬而吾鄉輒與之桴鼓相應嘉隆之交張尙書東沙其最也神廟時則屠儀部長卿天崇而後王涪州右仲楊尙寶齊莊陸舍人敬身並長駉壇王楊遭革命之尼齒髮已高旋下世而舍人又以身任風雅之寄者二十年顧但以風雅目舍人則尙爲知其祖者而百年以來幽光未啟雖鄰比通家如予亦至今始知之故國有貞臣乃勵置之詩人之列苟不亟爲表章豈非里舍後死者之過乎先生諱寶字敬身一字青霞學者稱爲中條先生鄞之白檀里人也陸氏爲甬上四姓之一其家在細湖之西畔門施棨戟者相望鄞人各以其房別之曰尙

書房曰副使房曰都御史房曰布政房曰榜眼房曰翰林房曰大  
廷尉房曰給諫房則以先生尊人大參之官著而先生所居有雙  
桂皆藤本先生使工人環而結之其狀如井絡故鄞人別稱曰桂  
井陸氏先生貴公子其田園宅里甲於甬上乃少卽喜爲詩屠儀  
部與沈尙寶雲將爲社集引爲小友先生本從王涪州受詩法而  
驟出與之齊名當時稱爲王陸先生退避乃與楊尙寶並稱楊陸  
以太學高等授舍人典誥敕其時京洛詩人葛震甫汪遺民林茂  
之唱和無虛日先生雅志在用世己巳以邊事請纓自效思宗下  
詔褒荅劉侍郎之綸出師先生戒以莫浪戰侍郎然其言卒不能  
用而勦已而以母老乞養不復出時楊尙寶亦家居乃糾合里中

詩人李封若周農半共爲甬東詩括一書三百年之風雅始有所萃其後杲堂本之以爲甬上耆舊集盛行於時而詩括遂爲所蓋然非詩括爲之綜羅於前杲堂亦無從得藍本也有別業一在仲夏一在夏禹王廟前北里南館絕不以家事關懷會國難作傾家輸餉諸督師皆援之入朝不赴事去避入仲夏而城居爲北來大將軍所據馬湏羊酪雜選其間先生匿景不還者五年幸大將軍去得歸及行鄉飲禮當事欲延之賓筵力辭不應年逾八秩詩逾萬首刲羊祭三百篇以來之詩人盡集同社詩人餽餘曰吾不媿放翁之後矣次年卒先生之才名頗以素封掩卽以其詩已鮮有知其根柢者顧就令知之亦不過以其詩而先生之志節又以詩

掩蓋先生之初集曰霜鏡次集曰辟塵三集曰悟香其餘別種獨  
爲小集尙數十種惟霜鏡盛行於時辟塵亦稍不著而悟香則雖  
開雕而未嘗以示世子觀霜鏡之詩出入中唐然尙未盡免竟陵  
習氣非其至者辟塵則詩已進步放筆直陳所言皆有關係至於  
悟香乃當改步之後國事君警惓惓魂夢鄧林心事頌言不諱故  
緘固深藏世皆莫得一見近者先生後人喪失其家青氈故物遂  
無一草一木之得係於是棗黎之屬皆出而予始得見之乃與老  
友陳南皋爲之流涕而讀讀已長慟久之嗚呼是亦智井之藏也  
矣先生藏書最富多善本吾鄉之以藏書名者天一閣范氏次之  
四香居陳氏又其次則先生南軒之書也三十年來亦四散予從

墓石之後推指之尙得其宋槩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草廬春秋  
纂言皆世間所絕無也嗚呼先生之志節至今日而始白然而論  
先生者不當但以其詩而先生之所以至今日而得白者亦終賴  
其詩司空表聖雖忠不諛一鳴集無以知也韓致光雖忠不諛翰  
林集無以知也斯則立言之功所以在三不朽之一也先生墓在  
夏禹王廟前游人皆呼爲陸紫薇墳今且華表翁仲俱不可問不  
特丙舍之荒也予乃卽其墓上梅園一片石勒志文焉庶幾有見  
而怒然者因爲呵護而省視之乎是則所深望於有心者也

右墓表全祖望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at the top.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widest. The header row is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by a thick horizontal lin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re is a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which appears to be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number,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data or text.

汪瀕弟澄 濠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往年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略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瀕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櫓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允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

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惟魏美不至  
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遜去魏美不入城  
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庵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  
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  
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王遁知其耿耿  
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  
勘戊戌三宜明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庵中坐月  
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  
明日余入雲居訪仁庵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  
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

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  
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翼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室室亦  
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  
美妻死不更娶有子託於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  
爲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  
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  
不得無身則埃君仙後尙當與余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  
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  
卽安身立命於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  
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

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  
孝至性與天地無窮甯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  
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於僞桑海之交土多標致擊  
竹西臺沈伯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  
石出風前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鷲死而不  
亡惟此生氣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魏禧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有監司欲見  
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淵不至淵錢

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閒宿食無定處風故城居  
母老思得風一見時兄澄弟濠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風閒  
來定省然風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濠  
使道意久之風不出微聞風到湖上予乃寓書濠以告風曰魏美  
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願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  
人風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  
臥往往談至雞數鳴或更起坐行不冝休愚庵僧明孟兩浙所稱  
三宜和尙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  
宜設食畢輒掀白鬢笑曰但喫吾飯臥吾牀吾不來溷也闔戶去  
初風爲諸生試輒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

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  
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泐不許而錢太守以女  
字之既成禮泐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嫗貴室所望知禮  
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  
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泐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泐私  
爲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嫗欲強泐試禮部出千金視泐妻曰能勸  
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  
俸金爲泐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  
常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  
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

釋棄去牧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風病痰咳五月  
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運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  
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循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  
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隔月方潔一旦  
被焚龍道  
通從此別 颯與子既相見以齒序爲兄弟子嘗私問颯曰兄事愚  
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颯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牽釋氏牽  
誘去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冒也魏禧曰  
颯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蓋熱中人也惜哉

右傳魏禧撰

汪魏美名颯明崇禎己卯舉人奉母陳氏與某孝廉同僑居嶺縣  
孝廉故負重望日斬斬言名義魏美欲依以終隱母竊聽其議論



窺其人召魏美謂之曰客貌恭而心多嗜欲汝不決去恐終相牽引爲患矣遂徙天台之石梁其後某孝廉果不終魏美之死母哀痛甚不能出聲已而大呼曰兒無憾矣稍稍起居如平時先是鄰有鬻子以償官逋者其妻號而沈於水或救之母延至舍悉出簪珥贖之明日端午節母編蒲葉爲簪帶之村婦見而效焉呼曰壽姑簪其後益傳相倣效遂成風俗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梁以樟

北平梁鶴林先生年五十有八卒於寶應葬北郭五里之薔薇溝其門人王源表其墓曰先生五十登攝山遠望賦詩哭遺命葬攝山上先生魂魄應在彼今葬此非先生志也能不悲乎先生姓梁氏諱以樟字公狄別號鶴林其先世爲保定之清苑人後徙京師撫治鄖陽僉都御史懸黎公次子也生於萬厯戊申六月十一日兄仲木公以柎弟析木公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而先生尤朗拔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首句云壁猛裂龍驚出懸黎公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忠毅公光斗崇禎己卯舉於鄉領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當是時中原

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  
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起爲盜盜益熾僉都御  
史史公可法謂先生曰昔人謂盤錯別利器人爲子危吾獨勸子  
往也行矣勉建功名初先生爲諸生時日討論經世之略庚辰臚  
傳後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相顧慚笑先生獨挽弓  
插羽躍馬馳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色然駭稱異及知太康境  
內賊凡三十六窟集紳士議勦撫或默或言撫先生不應歸與仲  
木公謀曰陳奇瑜熊文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蹈覆轍  
可乎仲木公曰不能勦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勦之便於是  
練鄉勇修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巢伺賊所出入嘗夜半馳風

雪中帥健兒密擣賊壘賊驚佚禽其渠帥焚其巢以歸半載境內  
賊悉平嗚呼賊初起甚微使州縣盡能殺賊如先生大吏一意主  
剿或出奇兵決勝或掘險制其外撲滅之甚易何遽使燎原不可  
救致甲申三月之禍哉先生威名曰振督撫上首功壬午調商邱  
是時闖賊屢犯開封周王傾左藏勵兵民死守不能破乃東攻歸  
德先生莅任未百日嬰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孺人張氏率家人三  
十口自焚死先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  
時史公總督漕運爲之請仲木公亦脫身賊中會先生於淮上癸  
未讞請室冬陝督孫公傳庭戰歿賊長驅入潼關全陝悉陷賊甲  
申春賊復渡河東犯甯武太原京師震動時先生已將釋出獄聞

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  
假便宜從事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起勤王兵自強擇宗室賢  
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鎮遺意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千言  
執政見之訝曰免死足矣又自貽感鄂尼弗使得行後月餘甫出  
獄都城陷天子殉社稷死先生於是與仲木公脫身間道南走當  
是時南都聞京師變大臣議所立鳳陽總督馬士英貪福王闇弱  
欲立之兵部尙書史公可法執不可而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  
周與士英合謀迎福王卽位於南京先生自德州臨清南下各郡  
邑建義文武吏豪傑莫不與歃血盟鼓勵忠義人皆感憤流涕受  
約束待命渡淮見史公方以閣部督師淮上因建議山東河北爲

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做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爲之寬其文法使自爲戰守而閣部大治兵居重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爲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鍼爲兵部尙書競立門戶斥忠讜君臣日夜酣樂而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莫能制先生知事不可爲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史公仍舉先生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史公死南都相繼潰先生遂與仲木公遜跡寶應之葭湖先生風格整秀目有芒聲朗朗如鳴鐘慧悟絕人隱

居益讀書究心理學著書多先儒所未發而性喜酒尙義慷慨有  
幽燕烈士風酒酣論古伯王豪傑奇謀偉績掀髯嘯傲抵掌或及  
中原殺賊兩京軼事悲歌仰天嗚咽浮巨白炯炯然張目大呼或  
月夜登高痛哭嗚呼先生之志可悲矣戊戌仲木公卒析木公以  
己丑進士知江西饒州府庚子亦卒於官而先生之卒也以乙巳  
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論學數百言放筆就枕而逝源兄潔與源集  
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爲一編曰梁鶴林先生全書藏於  
家嗚呼源兄弟受業先生潔猶得先生之學萬一源僅十餘歲莫  
能窺其微及先生歿五年己酉乃就所聞見而再拜流涕以書其  
墓之石

右墓表王源撰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interior is divided into approximately 10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a few small dark spots and faint lines visible within the columns.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shows some irregular, dark markings, possibly from the scanning process or the original document's edge.

188-368

顧隱

君姓顧氏諱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府學生諱龍章取  
浙江龍泉令華公女祖奉訓大夫廣東提舉司使諱文耀取知顛  
州府張公女誥封宜人文學君性嚴羣季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  
人蠱以爲非每見文學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大夫捐館  
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蠶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  
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宛山幼嘗同兄出門遊有數人擁之  
行行乃擠墮大澤中母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  
不敢更出遂得心悸疾年二十爲館甥於湖東譚氏補弟子員督  
學倪公元珙宗公敦一御史祁公彪佳皆器識君君自傷貧依倚

外家不得奉母晨昏鬱鬱疾作歲中頻往還昆承諸湖風發舟且覆君長身多力自躍入水與舟子舁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爲別置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於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不妄交遊以父執事馬文忠公世奇師事舅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毓祺嘉定黃蘊生涪耀皆一見定交同邑徐瞻淇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難君皆設位而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臥起見君常閉門默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汝能以身爲人

杙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復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  
遂更名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嘗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  
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爲言家難及墮  
大澤中事祖禹不敢忘君曰嘻汝何見之隘吾家數傳以來頗盈  
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  
我乎吾苟有力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毋以前事爲念且夫同室  
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汝謹識之君生萬厯乙巳  
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逾所生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  
升起坐謂祖禹曰吾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勿葬我祖塋之旁言  
訖而絕君家遭多難生產益落旣之甥館盡以讓其兄無所取文

學君未葬君獨力營辦所著有補韻略六書考定十餘卷和蝨草  
山中吟湖東雜詠釣濱集知非集平山橐耕石草藏於家手錄五  
經左史古詩文數十冊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  
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既交其人沈深廉介  
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禧不能辭  
謹誌其行事於右而承以銘曰  
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辜於天其非天也其惟人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之子知之葬君於芙蓉湖  
之濱而使禧爲之銘

右墓誌銘魏禧撰

焚琴子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

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煙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  
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  
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  
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夫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  
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  
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  
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  
君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旁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  
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畱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  
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悽愴噉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

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  
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  
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  
於海澄焉久之閩人日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  
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畱嘗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  
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  
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  
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善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  
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  
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



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  
牖鬢影蕭疏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  
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  
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鵠離鸞之曲  
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  
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  
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  
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

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  
因囑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

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右傳顧采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a header row and ten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on the left being the widest and the last column on the right being the narrow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188-378

無名生 虬鬚叟

無名生不知何許人遇甲則曰某姓遇乙則又曰某姓人終莫測也嘗寓止維揚間所至攜一襍被書一囊僦室而居亦時賣藥市中與之言恢諧散誕絕口不言時事日不火食惟市胡餅數枚食已卽臥夜起讀書讀已輒哭居人厭之故所居恆不踰月輒他徙甲辰歲予將北上夜泊舟於無錫之柳塘灣旁有小屋數椽燈光隱隱出林表更闌後聞讀書聲不辨其爲何書也夜將半聲轉悽切已而大哭予心竒之擬次早蹤跡其人及旦而舟發遠矣明年自京還復經其處詢之土人言去歲有某生寓此遇夜輒哭未幾辭去莫知所往予益竒之比抵家又踰年適杜子衡若來自江陵

過予羊城寓舍偶及善哭生事則於去年秋寓止焦山寺中為寺僧所逐夜半攜書數卷自沈於江越數月有虬鬚老叟黃冠布衲渡江訪之詢知已死乃乘橈江上溯洞竟日是夜泊舟江岸鄰人窺之若哭若笑復為詩朗吟數次投詩於江擊舟而去亦不知其何人也杜蘅若云

右傳車騰芳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九目錄

隱逸九

劉若金

羅聞朝

耿華國

顧朱

謝秦宗

從弟秦藻  
辭五玉

秦階  
鄭維審

艾仲可

李國標

王正中

文枏

陳子升

王孫蕃

朱顯宗

王來咸

朱羽南

胡躍龍

陳祐

卞煥文

補錄

陳子升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九

劉若金

雲密劉公名若金潛江人天啟乙丑進士起家縣令歷監司忤時拂衣以正氣名聞天下崇禎末一再膺薦後驅馳閩海閒官至大司寇見政柄已下移知事不可爲卽堅乞骸骨以歸自號蠡園逸叟康熙乙巳卒年八十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篤嗜軒岐之學自謂雖古人之好鍛好屐不是過探賾返約竭三十年之心力屬筆者八十餘萬言成本草述其曰述者本經合論曲鬯旁通以明夫



不居作者然實能辨別本草稟受之性以窺陰陽之奧而得其合  
同而化之原並採諸家方論權衡而上下之卽世所奉爲金科玉  
律如李瀕湖之本草綱目亦時有去取焉夫具經濟才值槃錯時  
歸歟投老葆天真而銷歲月區區者僅寄情於方書而他無表著  
方書傳矣公不徒死而卒莫挽於徒生天實爲之可勝慨哉

右傳唐思忠撰

羅聞朝

奉和羅處士沒其子若孫以行狀請銘夫諛墓非古也然處士抱道以沒潛德不彰亦吾儒之責也於是謹按狀志之狀曰公諱聞朝字泰亨父蓮池祖後山曾祖碧潭皆文學世有隱德號稱理學淵源考羅氏自春秋時伯嘉實出有熊之苗裔國在楚宜城兩徙支江長沙閒傳至羅含官晉世祖太康中給事含傳至獲從桓宣武伐蜀有功擢知襄陽府事因家襄陽傳至宏信官唐憲宗時節度使遷太師進爵臨清郡王子紹威襲封長沙郡王數傳至恭官文宗開平中金陵太守又家金陵傳至宗勳官武宗會昌中殿前都指揮使贈太保徙江州傳至琉官昭宗時光祿大夫由南昌徙

廬陵塚下後傳道徒泰和子三人洞霄洞晦洞天晦官南唐端明  
殿大學士霄天同舉進士傳朝偉官至元給事中傳尙英徙界溪  
英傳永達及碧潭其家世代有顯者處士生而靈穎端慤五歲如  
巨人岸然自異不與羣兒伍見者奇之讀書目過不忘從前輩廖  
涪初養泉學天質旣優學力綜覈含毫吮墨頃刻千言一時聲譽  
藉甚然志在經世凡兵刑禮樂及天官地理稗官野志風角諸書  
尤加考證初試童子例自負倚卓卽拂衣出曰朝廷待士固自有  
體乃竟同星卜舉止耶遂絕意仕進惟窮經授徒爲業講學戴氏  
里從遊者日益眾因材誘掖多所造就嘗誨子弟曰吾人學問上  
之聖賢次之豪傑再次文章然文章必先行誼苟不端心術莫辨

利義徒以八股博上第踞要津其人不足稱也苟忠孝不虧衾影無愧衡門泌水讀書樂道亦自可傳耳生徒貧者不問脩脯更急其有無授徒四十餘年無長物嘗得館穀若干攜歸爲俯仰計途遇難者卽傾囊濟之其生平慷慨多類此公孝友性成父沒哀慟毀形水漿不入口三年苦塊啜粥不茹酒葷遇生忌之辰則涕泣不食族里咸以孝子稱其餘睦族里如一父之子窘乏者婚喪疾病患難無不振助至典器鬻物不止卽悠悠陌路以困阨來告亦盡力以濟無瞋無倦喜爲人排解里有忿爭不下者片言剖釋公剛方無愆故人多德之與人談皆稼穡艱難水旱災傷宜家應世之法功過感應之事無褻語也大至古今興衰治亂歷歷若指掌

聽者忘倦閒及節烈奇偉之行則擊節稱快其屈枉不平之事則切齒不休善善力而惡惡嚴故善者日親惡者日遠未嘗不默爲感化也兄永春守會稽頻以書招公公不欲以貨取竟不往崇禎中詔行保舉公不欲以虛聲誤國事亦不就舉鄉飲者再皆堅辭未赴明末吉顛等郡流寇蹂躪公素精兵法風角乃團練族里弟子勒步伍爲扞禦大破賊於界溪間有渠魁曹賊號梟獍攻掠暴至族里驚竄公以大義曉之曰汝等平日忠憤何在茲賊勢壓境須決死戰滅此朝食乃竟效兒女子態乎吾歷世忠義棄祖宗廬墓何以生爲誓死不去然從公者甚少又皆怯敵公憤呼曰賊貪子女玉帛實無戰心我利甲兵堅壁壘具有死無生之志滅賊必

矣兵法用奇貴少貴精安用法也於是命次子應培擊其前鋒提  
百斤巨刃衝突中堅所殺過當賊爲披靡散而復合四面交敵公  
令眾登屋飛瓦石自辰至申殺賊無算應培更斬紅旗首二級隻  
手提屍揮賊賊爲駭散迄今界溪墳廬無毀戶口猶存圖史守器  
皆完好公之力也性耽山水勝情兼具羸糧負笈不憚寒暑覽故  
廬之東東山之麓岡巒環抱隱然如谷遂名曰東谷構亭貯書鑿  
池種荷移竹植樹手自經營恆葛衣烏巾箕踞青松白石閒作梁  
甫吟陰晴雨雪皆日至焉攜諸孫采花果口授詩詞相和答爲樂  
飲酒日可一石未嘗酒失讀書浮白信口作詩多不屬草與同族  
葵陽玉壺伯園輩互相倡和嘗手錄陶詩於壁自況晚年謝客日

窮研性理於周程張邵朱陸之書槩其羅氏端明洞晦文質從彥  
博士泌文毅倫文莊欽順中丞欽忠祭酒璟修撰瑄參政汝芳文  
恭洪先給事大紘諸理學之言參考得失體會於心實踐於事毅  
然以斯道爲己任時以大儒目之滄桑旣更絕迹城市次子偶被  
橫逆公自反順受未幾暴虐者罹禍人謂公至誠所感云以疾正  
寢於家誠子孫曰吾儒守身爲大汝曹宜讀書行善以古人爲法  
言訖而逝享年七十有三生萬厯二十二年甲午九月卒康熙五  
年丙午五月公方面修髯聲洪目炯器宇宏偉儼若神人端凝吉  
藹與物無競殆遯世無悶者乎卒之日里人至下涕者其感人深  
矣葬仁善鄉湖舍之陽配本邑劉氏恭儉慈愛以淑德聞先公沒

子二女一女適郭某子長子應垣娶郭氏生孫五宏治宏啟宏肇  
宏哲宏化次子應培娶蕭氏生孫三宏斐宏具宏雯孫女一爲之  
銘曰

負材而隱抱道而終不忤不愧君子時中高山仰止其德可風

右墓誌銘王岱撰





耿華國

公姓耿氏諱華國字首岳襄城人邑庠生汝元公之次子也公天  
姿警敏讀書有卓識幼從師受舉子業嘆曰聖王治世淑人甯區  
區恃此乎遂博覽羣籍潛心研究不爲章句之學年二十二爲學  
使者首拔補儒官弟子員俄食廩餼至崇禎九年丙子循次貢於  
成均是時公年已五十七矣當公之初入庠也伯兄悉以家事委  
之踰歲父汝元公卒母馬氏病瘍危篤兩弟皆幼其季者方離襁  
祿公以養以教門以內轆轉參錯有難爲言者而所居則比鄰巨  
室蠶食鯨吞無虛日公以一身措擄其閒幹蠱禦侮幾二十年所  
迨諸弟授室遊膠度公謂可息肩而又值流寇之亂蒼黃戎馬播

遷於覃懷山谷間計公半生所處大都茹荼嘗膽之日居多云先是伯兄欲析產公泣諫不能挽則自取瘠薄者而以負郭田園盡讓諸弟其他宅舍車馬金帛什器諸物皆類是亂既定公始自河北歸里適部檄至催赴銓選公嘆曰吾以守城不下嬰賊怒致割鼻耳今已殘廢可出爲當世用乎不赴因自號爲首陽子自此杜門謝交遊益肆力於書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無不讀讀而無不求得其精髓晚更喜易朝夕不釋手嘗曰道賅於易萬古不遺凡人不可不知也卽天有定數人不能違而數有其幾知幾爲良君子知幾先天而頤後天而解在泰不愆在否不陷可不學乎又曰吹息直達於六合惟至不一也萬物賅存於幾微惟至一也以至

一者測之推無不準以至不一者測之神無不周作周易辭又作  
氣運造化日月陰陽等說數十篇明天人之故綜古今之通深奧  
宏博邑人崔璋謂與正蒙皇極經世相表裏將老又作論語正意  
二卷藏於家以康熙五年丙午秋七月卒年八十有七公以母病  
治素問靈樞久之得其元微爲人製方無不奇中世以比朱丹溪  
邑人萬邦孚嘗病不寐歷數十醫莫能效然每發公輒能已之適  
予與邦孚方省試聞公訃音邦孚驚曰公去吾能生乎因大痛哭  
予所得於目覩者如此其於青烏家言亦有獨得鄙術士之妄謬  
辨析甚精然不肖爲人相墓也

李來章曰來章幸得數侍公嘗一日坐來章於階上謂之曰讀書

不可不勤苦子昔篝燈夜讀聞簷溜間雀聲啾啾方知天曙然今人所操以求科第者皆市井炫鬻術耳不足爲子期也吾儒更有向上事在幸勿自畫來章又聞父老言公當守城日每出輒冠儒冠縛袴乘馬從奴持雙戟於後旁觀者相竊指以爲此公雅擅文章不意於武事亦矍鑠雄偉如此皆嘆服以爲不可及云

右傳李來章撰

顧朱

古人稱立德立言立功爲三不朽立德莫重於節義立言莫大乎文章二者皆人可自主獨至功名之際則有幸不幸焉蓋可爲者人也不可爲者天也陶靖節不屈身異代名節皎然而江州之酒不辭始安之錢不拒終無損其高致謝疊山安仁之貶以老母不死使其不見偏迫則黃冠終老豈遂出文丞相下乎故節義之說未可一律定也道之顯者謂之文自俗失土壤不識制舉外更有何事豈知六經者文章之祖也有真經術方有真事業即使天心已去國運垂傾其所施設必有超出尋常萬萬者雖壯志未伸而丰采已略見於天下矣如語溪顧自公府君是也府君諱朱年

二十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才名震遐邇士子奉其文爲揣摩之的  
四十年風氣無出府君範圍中者初釋褐見倪鴻寶劉念臺兩先  
生深加器重咸嘆曰子誠異士惜所遇非時耳旣以省養歸里明  
年甲申南北鼎沸府君就選南都又明年以行人清餉兩浙是時  
軍興旁午士大夫多內顧憂或勸曰子領餉務居近地獨不爲家  
計乎府君力排之義形於色所至霜清玉潔其任事也敏而有法  
尤知人識大體浙東西學校荒廢聞府君至皆瞻望以爲神明府  
君曰進賢國家大典況多事之日需才尤亟因簡拔其秀出者移  
學臣補博士弟子員一經品題其後多成進士府君之知人識大  
體類如此未幾南都潰府君棲隱越山旣而魯藩建國造軍門晉

謁遂命往義烏召張大司馬張公忠義奮發嘗語府君曰吾受國  
重寄義在必死子爲仕日淺尙可爲陶彭澤吾有山某所此今日  
之桃源也盍往居焉然此時府君終懷死志明年越城潰先生奔  
慈谿之何山與沈孺人訣時長子某方在妊曰生男汝自爲之余  
不復顧也遂與一僕偕行自姚江至甯海紆迴山谷煙燧數百里  
伏屍枕藉冒險遠涉至海門無舟可渡乃還至乾谿欲慷慨赴死  
會府君伯父以父命來曰國亡家破以親老不死有謝疊山故事  
在汝獨不念氣息垂盡之親乎府君思之終夕不忍二親之煢煢  
無養憂鬱以終也乃與沈孺人航海而歸抵家布衣蔬食杜門不  
出時相國杜公純一典試浙江勸之仕府君以親辭相國陳公百



史與府君爲同門友辛卯手緘相致願爲蒼生計府君又力辭家居徒四壁立從不以私情干謁當事嘗作百貧歌自遣惟朝夕溫清不敢懈事繼母尤盡其道撫諸弟皆使有成鄉房師立齋李公攷於翁洲其太夫人暨夫人兩子流離營伍府君率先與諸門下士經紀其喪并迎歸其家屬奉寡撫孤十餘年不倦二子旣長又爲曲治囊中裝使之歸楚益府君雖貧甚而至性所激發有爲之必竭其誠者嗚呼府君可謂忠孝節義之士矣生平親意六經時擁皋比講易又作詩禮解皆自出意見不拾人牙後最後喜讀春秋嘗曰近孔子而生者惟左氏得其真後孔子而生者惟晦庵得其正因作春秋本義以爲本經旨之自然而竊比於考亭之義也

俗儒固陋經學久荒折衷府君言人心天理庶幾賴以不墜課讀諸子每教以大節曰讀書不以忠孝爲本禮義爲閑雖日誦萬言何益乎蓋府君器識沈毅爲學務求實得不屑以餽飭之習爲文章故其庭訓卓卓者如此然府君負用世才少時慨然以天下爲己任遭逢不幸所蘊未展而其設施於兩浙者奉公憂國風節凜然僅略見其端倪迨至歸隱事親終守故榻著書立說之外無人世紛華雜好動其胸中其心未嘗一日忘死也乃自兩親告終而府君亦遂棄人間去矣嗚呼是可悲也君生於天啟癸亥卒於康熙丙午年四十有四父某封徵仕郎前母許氏繼母呂氏生母胡氏俱封孺人元配朱氏封孺人繼配吳氏吳孺人歸先生未六月

而封君死時府君哀毀骨立凡埒棺埒身必誠必信吳孺人襄贊  
爲多甫除喪府君亦死吳孺人經營喪事內外卒瘝理家撫孤備  
極艱苦嗚呼孺人可謂曲盡婦道者矣適室沈孺人卽與府君周  
旋患難閒者也子男四人某某女二人沈孺人前卒庚申吳孺人  
亦卒某等將於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芝村某阡請爲之銘銘曰  
人生大節維孝與忠文章垂世行遠無窮誰其兼之先生有此西  
山采薇松柏自矢承膝下歡親死亦死韜光戢影肆力六經春秋  
本義竊比考亭象賢有子先生之澤繼述萬年徵斯幽石

右墓誌銘徐文駒撰

謝泰宗

從弟泰臻

泰階

艾仲可

薛五玉

鄭維馨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罹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道事余爲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孝廉蚤世今年余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沒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嘆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既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道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

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宇者爲始祖自宇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興則君五世祖也興生廷華廷華生維甯維甯生大綸以仲子廉使公渭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姪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廉使所指授補博士弟子屢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矣爲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興化李公清南康黃公端伯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掇南宮第其所受知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偕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者

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爲盜  
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解行千金以鬻獄君不爲敲法卒  
按誅之粵有藤以毒入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  
因根株傳染而下大困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盤古  
峒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獲  
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旆而伏山巔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  
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徇諸將有多戮生口爲  
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卻地八百里論功當不次  
乃僅用常調升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爲福建幕僚君不  
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障勤勤克舉其職嘗攝

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倅之獄不肖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師治海  
舶以闌出貨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  
危矣由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畱不  
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 王師下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  
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  
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質行而君爲長旣貴  
以宅讓諸弟營別圃蒔花葉風日晴美奉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  
歌羣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  
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惰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怡  
竟日夜坐客或有沈頓者而君已曉起盥漱讀書自若矣昔人所

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鈔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況也君性嗜菊藝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託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意固非餽糟醲自詫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之子弟文介沒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閒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沒而意猶不衰維馨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



從蕭山歸君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  
漏下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鼯臥始散去質明遽聞君  
卒辭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蟬蛻余以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  
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  
歟余之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  
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閒出於圍棋書畫以自愉快受詔  
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摺詳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牀頭有廢籠敗  
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子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司馬  
遇之唐樓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困拷掠血滲漉楮墨間余兩  
人愕眙歎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

以動其中哉今以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參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成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翱舉羽傳稱其攜酒上嚴陵釣臺酌平生知己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歌闋竹石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

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蛟門登候濤山卽今定海勝處  
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翔之死有方鳳吳思齊者收拾  
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顯重非臯羽落魄無家所可得而比然同  
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槩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浙東固  
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生也其銘曰  
於此有禮器焉玉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酒旣盛彼焚崑  
岡瑾暉以傾此置中衢山巘是存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  
隱見龍文麟也紘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  
之何其勿思也

右墓誌銘吳偉業撰

公既沒之明年其季子景昌走太倉求吳祭酒爲其懸綽之辭而  
屬傳於予旣歸而請之者再余辱公愛至厚徼景昌之請其能已  
於言乎公諱泰宗字時望別號天愚山人明崇禎丁丑進士爲漳  
浦黃公道周所得士先是庚午黃公主試浙闈得公卷而奇之以  
同考摘缺被放後七年應禮部試復出其門黃公耿介名臣公以  
文章兩被知遇益砥節自勵謁選得番禺令番禺莅省治俗澆務  
殷公下車振刷威德並行盤古十八峒者百餘年逋寇也制府數  
奉詔征之不克其魁蘇鳳宇遂自稱王犯境及公莅任制府卽檄  
爲南路監師合軍督剿而公時出奇計遂擒得鳳宇以歸賊旣平  
參將某者懦而倖功欲戮降數百人會公將白事制府某前以金

盤玉帶爲壽戒入卽勿言公峻卻之而極論其枉降者得釋參將  
以降級去於是制府論功遂上公軍功第一始公少時受學於其  
季父廉使公廉使公名渭爲人雄毅有智謀每讀書暇卽與公講  
論孫吳兵法後莅蜀受命討奢酋深入賊營數百里嘗露宿洞中  
背燠瘁覺寒甚衣裝盡濡夜半移軍去取火視所臥處則冰上也  
卒以是成功而公之監師亦露處谿洞者數旬或見繞山火光起  
部曲盡驚公不爲動曰此必賊焚巢自遁耳覘之果然蓋其所用  
兵方略得之廉使公者爲多以功擢工部都水司主事旋中蜚語  
謫福州幕署泉州司理時天下所在騷動山海之間鉦鼓沸然公  
率吏卒乘障巡徼無虛日故相黃公景昉行道遇之從輿上舉手

嘆息曰安得如吾謝侯者數輩則東南安枕矣逾年升南安府推官值亂解組歸順治三年王師下東浙督府張存仁疏薦浙才六人於朝皆以疾辭公卽六人之一也公卽屏田中益深自晦匿日著書賦詩自遣其天性孝友予少時館其家見其兄弟間日召客飲飲卽連晝夜不輟或夜久聽鐘鳴客皆散去公復呼家人起邀客還坐酣飲久之視庭中日復奄奄欲落矣亦未嘗數數課其子弟顧其家無長幼無不謹敕力學者然自予別去十年間公兄弟羣從大半沒其賓客酒徒亦多死亡者願獨與其母弟時素把盞相對日黯黯不樂予去年過之公以久別予置酒歡甚未幾予意闌欲起公挽留之不可則對案默然徙倚而後罷雖予至今猶

恨之公在閩時嘗攜得黃公所著書兩篋後因亂失之時時對客  
嘆息大抵公之才不盡見於用其已試者略與廉使公相上下而  
其至老好學不倦與其立身梗槩庶幾無愧於漳浦之門人者子  
四人景昌諤昌從子遊初公歿時無疾方對客飲須臾欠伸索茗  
盡數杯卽逝景昌爲予言之如此

右傳姜宸英撰

謝泰臻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峯寄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  
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  
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

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擊穿透四溢必申之而後止  
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  
民不亦冤乎吾於時禪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禪其字也  
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昆令家於定海曾祖維甯祖大綸  
皆贈參政父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  
起足不履戶閥者載歷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廢  
一卷頂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  
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駟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  
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按牢各邑所過毀  
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



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  
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曰  
持此以遇聖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  
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  
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畱書几上曰兒曹  
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剪髮爲  
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腳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  
著書挂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烏喙生啖  
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  
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

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挂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翼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辭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允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婿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啟芝皆諸生孫曰緒彥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家人做扶微宋王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

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磷火熒  
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  
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按謝先生遇盜被拷投水死非蹈海  
殉難見鮪埼亭集要其人自是逸民

### 謝泰階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  
宇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閒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  
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甯維甯生贈參政大  
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  
揖讓應對於其閒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  
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  
塔頂曼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  
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閒徐闔公張  
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  
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  
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飢飽蓋有王英

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甯處聞公從亡君  
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  
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  
亥冬滄師闖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  
之於劍鉞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然脂暝  
寫弄墨農書藏之絺表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譏火之語其子  
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煙雲恐作災祥耳  
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  
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  
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

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  
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  
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  
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  
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  
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  
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  
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  
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厯丁未三月  
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偕隱宗黨賢之其生

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於  
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  
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王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緒  
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滄洲張氏女魯王次  
滄洲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  
及滄洲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諷張女存亡張女無  
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  
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  
拄歸昌拮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  
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

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湖山  
轟日之出兮以晞吾髮  
日之沒兮以寄吾哭  
前有謝翱君國其族  
闐闐隱隱終古如昨  
水邪哭邪問諸海若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1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being the widest and the last being the narrow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

188-424

李國標

郡中有耆舊曰逸叟李先生人謂先生平生大節似晉陶彭澤至欲爲兩公合傳余謂從來品目多擬諸古人亦爲其風流放蕪耳非能事事相比倫盡如合券也況陶公高節邈然爲百世之師至今望之如龍潛鳳戢然而謂先生風格盡足與顏行將無失之譽耶而實不然間嘗取兩先生大節悉舉而論之陶公性不慕榮利官止彭澤令先生亦不好干進終於嘉禾令先生之似陶公此其一也先生爲令廩百餘日陶公在官亦八十餘日並先幾而作以保其身其相似復一也陶公義熙以後始易名曰潛題詩月書甲子先生自隱太極山中始更氏曰逸叟爲譜以自紀歲月其相似

復一也陶公以著書自娛所傳者少然其傳贊足補經錄述足補史先生於經學有圭羅考疑諸書於史學有外史讀史諸書並藏諸名山其相似復一也先生家苦貧年踰七十尙爲人授經陶公亦屢空饑來所驅叩門乞食其相似復一也陶公性嗜酒每揮一觴顧影獨盡先生亦善飲坐傾三雅怡然不亂其相似復一也先生初棄官歸四明與吾黨諸君子游旣而歸白社舊居幾十年先生垂老念郡中故人復來客江氏館日從舊遊徜徉於遺山故水間陶公初居柴桑嘗移居與所周旋張萊民羊龐諸素交款然良對樂數晨昏其相似復一也陶公有五男弱女先生亦有丈夫子三人一女先生娶方氏能與先生偕隱皓首舉案尙勤操作陶公

娶翟氏亦同志趣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其相似復一也歲丙午冬末先生偶擇地得五畝乃負土爲藏舟處手植松柏數十日置酒高吟其間郡中諸長者俱喜先生達懷足尙各爲詩以贈先生而使先生宗人某爲銘其壙石銘曰

晉有達人惟陶靖節壹眎死生忘懷得失自祭自輓怡然幽室近有逸叟希風邈絕負土一邱手植蒼柏觴詠於斯不知主客我懷古今前潛後逸叟似陶公此復其一

右生壙銘李鄴嗣撰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客天台陳公寒山見

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胷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  
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  
入官而事遽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肖妄見一人鄆都  
御史林公藹庵嘗訪之麥飯蔥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其遊山  
賦詩感慨已而鄆高公宇泰做汐社例舉南湖耆舊之會慎選遺  
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其得九人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  
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爲祭酒乃  
相與迎之以病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  
李先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鄆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剡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絲上之節汪參軍

涵有田島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稀矣是爲傳

右小傳全祖望撰

漢人考  
卷之二十一

三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樞直隸保定人甯武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赤立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至繫累呼號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既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行朝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羲言於王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犯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係民何罪之有議乃息諸將張國柱田仰荆本徹各率兵過姚江舳艫蔽空以正中嚴



備不敢犯國柱後從定海入縱兵淫劫百姓洵洵正中單騎入其  
軍訶止之國柱迄不得逞嘗率輕騎渡海鹽奪澈浦縣人倚之若  
嚴城焉擢監察御史喜星象律呂度數之學故與宗羲善造監國  
魯元年丙戌大統厯以進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田以食佐以醫  
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

右傳溫睿臨撰

文枏

文枏字端文從簡子爲諸生操筆成文岸然孤異從父相國震孟最器重之延至家塾爲二子師甲申後奉親隱居寒山侍父徜徉山水父沒徙居陸墓與韓孝廉沐方文學夏結茅耕樵以終當從簡之葬四方賻贈幾數百金枏盡函還之負土成墳其耿介如此

長州縣志

從簡子枏字端文號慨庵長洲學生畫山水一稟祖法所著有青

龍雜志 畫徵續錄

墨香按枏字端文一字曲轅號慨庵康熙六年卒年七十二門人私謚曰端文先生工詩著有慨庵詩選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按文先生已附見隱逸一其父從簡錄中附得畫識謹依卒年

此編

陳子升

喬生爲文忠公介弟雖前代之遺老實 熙朝之逸民康熙丙午

丁未閒與藥亭元孝唱和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喬生善鼓琴能吳歙九宮十三調曲盡其妙

右傳張維屏錄 按陳先生廣東明大學士 國朝賜諡南海貢士忠簡子世弟著有中洲集



王孫蕃

崇禎壬午王公生洲以州守選授南臺卽疏糾太監劉元斌抵於法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等一時人望俱獲進用南都預定策功多所建明後高臥延平二十餘年肆力學問大闢身心性命之旨可謂節全而名完矣予寄蘇山公寓閩海猶頻遞手書剖析疑義忽公嗣一曾走函問誌嗟乎已矣余烏能誌公第五十年交好且余子余孫與公兩世連姻余且八十七歲又烏能不亟捉筆而誌公也公諱孫蕃字三慈號生洲家世直隸雄縣東侯村始祖玉永樂初徙自小興州數傳至賜賜生溫溫生柱柱生世傑領嘉靖己酉鄉薦傑季子道平早卒配何旌表貞節道平生夢桂領萬

麻乙酉鄉薦是爲公父生子五人長蘭鬱領天啟丁卯鄉薦公其  
季也生而聰穎識大義七歲受孝經小學過目不忘十三歲遭父  
喪家業零落食貧矢志期不墜書香從兄蘭鬱講誦霜夜不勝飢  
寒兩世孀母交慰淚交浹也十九成博士弟子員借館穀爲贍養  
兄若弟先卒者三生養死葬撫孤立嗣皆一身任之遊京師聯社  
慈恩寺鹿公伯順爲之甲乙鹿公期待甚殷公亦以鹿公理學名  
臣心切師事不獨以文會也萬厯戊午領鄉薦南宮未第進遊成  
均時司成張公侗初李公湘洲咸國士遇之因問業於孫公愷陽  
旣以母老就昌平學正舊例兵二馬一月納班銀免操公革送還  
伍兩臺巡歷委監操兩營官剋兵糧爲備筵犒從之資公止之飲

食自具技藝不合式者據實報聞武弁知懼營務改觀崇禎辛未  
升濟甯知州莅任七年清慎勤始終不倦濟水陸交衝冠蓋相望  
催重運催回空築堤空濇精力半竭於漕運餘則一意與民休息  
凡革耗羨禁淋尖懲強暴振寒士恤孤貧繕城垣練鄉勇修文廟  
率醇悶行之無赫赫名也州有特庫貯九省河工銀兩歲出納十  
餘萬弊規俱加一收支公收時令解官自兌支時以原封給付州  
同某借搜私鹽需索運船致旗甲數千人大譁縛其書役譟呼焚  
舟競起爲亂上官差人往諭卻步里許不敢前公單騎呼諭運官  
曰汝係世職何率妄若此呼諭旗甲曰汝父母妻子同在船船卽  
汝家也焚將焉往且并妻子焚乎出妻子焚乎帶妻子反乎棄妻



子反乎況每船數十人日食鹽數斤卽帶鹽若干火食鹽也非私鹽也衙差誠多事汝但宜辨理何無知藐法乃爾眾悔悟羅拜求救事遂定尋丁內艱士民建祠勒碑歌頌不忘壬午選授南陝西道御史建言用人籌邊糾本兵薊督係督并流賊有可圖之機糾援勦太監劉元斌罪惡再題罪監肆惡己不容誅駁元斌妄辨抵於法上諭王孫蕃發奸可嘉著加升一級以旌直言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李公邦華孟公兆祥施公邦曜汪公偉申公佳胤成公德金公鉉錢公謙益黃公道周成公勇孫公肇興吳公甘來張公鳳翔陳公洪謐瞿公式耜俱次第起用復薦邊才曹公良植成公德及畱都巡視中城禁援兵入城清南糧虛冒懲譎傳杜鬻

訟備城守爲重地計不遺餘力巡視京營言事權欲專一癸未言  
時艱方殷臣誼匪懈與救時必得真才魏國勳衛詐害平民勢倖  
薰天莫敢告理公訪拏重究臨淮侯姪占蘆洲霸婦女城司不敢  
問公拘責枷示監生吳某辱縛同儕嚴拏題參武昌失守言楚省  
復罹賊陷陪京萬分可虞言澄流品之源以握致治之要摠愚忠  
以利國陳下情以便民江防甚飭宜嚴官守責成貴覈等事闖賊  
集兵馬備糧糗前來西南獻賊陷江西郡縣言畱都警報頻聞江  
上防危宜甚倡議於蕪關要地設重臣重兵專駐控攝浙江東陽  
揭竿羣起破義烏諸縣言東南阡危已極廟堂區畫宜早甲申出  
巡淮陽求民瘼察吏弊覈兵馬大奸巨憝嚴懲正罪事竣以受溼

病足畱都給假調理聞北京凶信哀慟欲絕福藩南渡羣臣奉迎公不能步履同官省垣至榻前商議臣民擁戴監國暨卽位公力疾行禮冢宰張愼言議推轂舊輔吳姓觸勳臣劉孔昭之怒朝罷扯眾勳臣於御前大罵愼言舉朝驚愕公病臥中言朝端聚訟非體勳臣咆哮堪憂逆折之言致治允藉雲從起黃公道周徐公沂易公應昌陳公泰來張公暄梁公雲構葛公徵奇諸君子言要地專設道臣以資彈壓聖政維新首先率作並糾太監何志孔縱恣大學士馬士英薦阮大鍼公髮指謂大鍼名勒逆案大行皇帝御體未寒輒思翻改極言人才宜惜國憲當明也歷言要地望救甚迫勢難緩視叛兵焚殺孔棘亟請大兵以救重地直糾冒濫卿寺

以杜倖門浙東騷擾可虞民情反側有因狡逆從邪巧遁不一而  
止言客兵不可盡恃亟練土著薦金公聲練土著於上江沈公鼎  
科葛公麟練土著於下江何公剛周公鑑官公撫長練水師於京  
口上御經筵侍班中掌河南道印言祠諡未霑缺典宜補爲大學  
士孫公承宗太常鹿公善繼請易名專祠言部臣忠節獨全闔門  
義烈最慘爲兵部成公德也有巡按江西之命言寇謀益爲叵測  
內敘保定府守城死難鄉官張羅彥等言仕路寬則亦雜人心巧  
而轉肆敬陳江右三大亂萌敘定策功唯具辨明心跡一疏功不  
間也言廢臣功罪已明等事起兩總河周公鼎恤朱公光祚乙酉  
南昌聞劉孔昭修隙言志士不受無端之辱剖明始末奉旨著靜

聽看議又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安愚分奉旨罷職回籍欲赴武林就家口同居忽潰兵蔽江南下知金陵不支時廣信道高允茲總兵譚國禎進商急務僉曰餉缺公傾囊畜千金貯廣信府庫以助軍需忽變起地方譚君被害熱腸付波流也僦居永豐簷公月庵書舍足疾復發數月始愈時變日急月庵憂之謂公曰間身何處不可置此地危矣託其舅氏伴遊博山遇老衲古航同至柘浦止天心寺適有原官起用送至江西之旨蓋下游按院王範所推薦云赴省具奏懇辭奉旨切責因思普天痛憤之日可愬然草莽具臣才實庸臣心無已一疏隨有巡按江西監軍督學之命言欣逢浩蕩之恩冀效涓埃之報敬陳一得以佐中興條議八款俱蒙

嘉納當是時將帥玩愒各省淪陷聖諭深自切責因言微臣辭闕就道餘忠望天俯鑒奉旨奏內語多切中朕躬自當省覽餘察飭行冢宰曾公櫻奏江省無學可督畱端人以肅臺班奉旨王某有剛方之氣著敢諫之節著卽畱用表率班行江西差暫停具言賞罰天下之公好惡人主能斷事奉旨馬士英罪狀屢旨申明王某持議極正念陵京未復姑從廷議薄開一面聽其圖功上鄭芝龍一書歲終奉命察覈三衛錢糧硝磺軍器之屬歷三百年未經清理一一經目不敢含糊塞責布司錢糧以承平日久存畱者悉奸商借買硝磺騙領上下瓜分公除遠年不究外三年以內究擬嚴追以充國用復命奉旨嘉獎太子生覃恩封典公謂不能爲朝廷

雪恥冒求非分之榮力辭之補行鄉試上欲公充總裁以臺臣無  
總裁例命監臨修葺筵飭得士葉瓚等一百五十六名多智名士  
也升僉都御史公閒道趨樞川病不能前遇將樂庠生朱家蕃與  
致書館延醫調治而月始愈丁亥卜居延城積寶山麓閉門讀易  
自號居易道人披閱龍谿陽明諸先正文集反復尋繹究心性命  
之學舉順逆得失壽天生死脫然也食貧居旅訓子課孫猶及見  
孫舉閩鄉薦在延時以地方貧瘠言諸當事率相信而多寬貸  
延人從之從無媵妾之奉服役不用婢女三十年獨宿靜攝渾如  
枯禪老衲公居身孝友無閒守官悃愾無華莅西臺南北以及入  
閩賊寇交誑之時顛沛流離之際痛言時弊慷慨周詳雖一時俱

蒙採納然世勢莫支補救未效則令人憶往事而生悲披奏牘而增悵云公生於萬厯丁亥終於康熙戊申享年八十二歲元配李孺人先公逝二十歲于歸後公舌耕離家祖姑孀姑在堂孺人體公意晨昏定省無愆家計蕭條時典衣脫珥以供菽水祖姑臥病經年浣濯不少怠公脩金廩餼之入必持以奉姑不敢私也分已兩子嗣公兄若弟以成公友愛撫兩孀娣氏子女成人婚嫁一如己出尤情勢所難宜偕美無窮也生男五長卽一曾貢士女一適余次子奏雅次孫女適余長孫瀾敬誌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求忠於孝古訓洋洋誰其備之實事孔彰唯公懋建敦篤輝光孀闈節母兩世高堂神則慘淡色則休祥報劉未晚旌闈表坊兄也



云天弟也繼殤文乏血嗣歷載徬徨己子續舉并嗣烝嘗司鐸聲  
振刺史循良鳳集柏府白簡飛霜局中先著折劾貂璫出才夾袋  
眾正騰驤大沍攬轡勉竭匡襄驟傾大廈重葺棟梁嘉言入告累  
牘連章易名特請顯頌范陽兢兢逆案天語褒揚八閩取士冀效  
恩皇事勢云左延麓退藏究心性命往詰頡頏八旬有二奕葉芬  
芳眷言內子生色糟糠偕孝偕友共翼綱常宅兆天末無異故鄉  
生而既爲天下士沒也應神遊乎八荒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朱顯宗

公諱顯宗字闇生姓朱氏崑山人朱自孝友先生仁軌聞於唐爲  
睢陽人至宋司農卿諱貫與杜祁公爲睢陽五老會故獨稱睢陽  
朱氏其後直祕閣子榮六歲值金兵亂附柁來江南遂籍崑山累  
世仕顯至監察御史諱文吏部尙書賜諡恭靖希周而彌大公之  
五世祖考指揮僉事諱質則御史之弟恭靖之叔父也父諱集善  
庠生母周孺人侍御元暉之女夢青虬繞帷生公四歲能識字聞  
有鄉先生發解卽喜自負甫垂髫文名日起以居周孺人喪年十  
八始補博士弟子試輒優等兩闈謂可立售而外王父侍御殺身  
敗家之難作先是周孺人疾革命公曰我外家蒼頭倚勢橫行結

怨鄉里禍且發汝受外王父恩厚其必力濟之至是果然侍御以  
著書觸諱爲怨家激訐致當事畢怒聞之朝父子俱下詔獄後雖  
救解侍御卒死都下而家亦大破公以一年少當覆巢之下抵冒  
機穽排突險阻外則四出奔馳求秦庭之救內則收合餘燼輸餽  
橐之資始則奮身於搶攘翼蔽其萬一繼則控告於州邑恢復其  
敗亡而金錢去甯出納動盈千萬毫髮無所私當是時義聲震鄉  
國且服其能從容理盤錯爲當世才也然自是試於有司率有阨  
之者不得復以文字遇而公亦屢挫而不克再振矣需次學官用  
明經謁選吏部授丹陽訓導教士有方值歲祲贄見者率不受直  
指任公濟疏薦其廉能旋丁繼母憂歸服闋赴部則北都已陷禍

王立補授衢州西安訓導明年南都復失守敗將逃兵所至蹂躪而衢當其衝西安令奉監國命守衢公攝縣事者三月撫輯兵民勞績甚著又明年授監軍理刑專司轉餉而勢不可支公在開化清師至冠帶拜闕待盡執以往軍帥稔公得民招就職不從殺五弁相脅終不動歎爲鐵漢者再械致南都意必死有故交以百口保公放還開化時衢猶未下守將知公不屈而還請其事公謝以病衛兵復開化強公安撫公乞攜家行甫三日而衢破遂歸崑山蓋丙戌之初冬也時親朋略盡長子某亦殉難遂杜門不出蒐纂譜乘裁定祠墓祭規粲然詳備皆永可遵法辛卯大水縣令欲叩閭頷荒糧戶皆萎腰不前萬口一聲謂莫公若而未敢請公慨然

曰吾以舊朝臣僚復驅車入國門則不可今竄身歸里一編氓耳  
安得但自矜惜而不爲糧人倡坐使億兆爲溝中瘠乎遂率眾行  
以次子某從悉心籌畫竟得折漕十之七乃歸公初不言德益自  
困守杜總戎文煥時以故侯居崑山邀公與諸鄉老續耆英社集  
流連觴詠聊遣歲月後頻應故人之招往來山右江西維揚白下  
而因人遠遊意不自適道乙巳則公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之配葉  
孺人名門淑德與公一生共艱苦哭長孫歿忽感疾卒公適在白  
下急歸而叔子昶季子晨又皆病先後卒兩月四喪老淚爲枯日  
忽忽不知所事不三年亦以棄世公性強直善議論所結納皆一  
時人俊而大人先生亦莫不傾心下交葉水部國華太常重華徐

宮詹汧則又皆懿親然未嘗以片言干請終其身甯不遇於時甯  
至窮餓無所尤悔而師之遺室則養之沒則葬之有德公維持患  
難者贈以園廬公則酬其直而居之凡解人之紛出入於險周以  
以財者不可勝算才高氣雄勢際孤危而愈精明整暇故所事皆  
得展布嘗以事投牒直指祁公彪佳始與公偕者甚眾既漸去及  
庭謁則止公一人祁公詰曰子之牒公牒也一人奈何言公公對  
曰投牒不問人眾寡顧其言何如耳所言私千萬人亦私所言公  
卽一人亦公祁公改容加禮斯言至今傳誦以公才局如此又當  
國家多事需人之日豈不能出而幹濟艱難芟夷禍亂乃其所就  
若此且極侘傺無聊志士數奇如公蓋亦罕已而未有家傳以俟

史氏之采傳之者公之族弟朱用純也

論曰公雖抑鬱不得志要其素所樹立亦可謂卓犖俊偉而內行純明則其本也痛周孺人早背母宗事無大小險易必力荷俾無債敗前後若一日事繼母以誠孝知繼母憐其所生二弟貧也析所同授產讓之葬弟之無後者三人又嫁其孤女族之尊者雖甚幼見必下拜拱立不以毫而或懈公其無忝孝友之後者歟諸孫多雋才切切焉惟恐公之善久而弗彰又庶幾其克繩公武焉

右傳朱用純撰

王來咸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



榭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  
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祕惜掩關  
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槩槩思南子不肖  
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楨之資  
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  
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廟柱數  
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資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  
人方爭攫征南遂免出數十人追之皆踏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  
迷道田閒守望者又以其爲賊也聚眾圍之征南所向眾無不受傷  
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

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  
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  
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  
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乃得如故牧  
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  
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  
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  
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  
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  
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

忠介公建義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  
敗猶與華兵部句致島人約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  
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  
必易致營將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  
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  
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弦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  
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  
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手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  
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  
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

藉可喜了不見其爲羸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燄有膂力四  
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  
可炫燿於是以外家攬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敘其源流忽忽  
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萬厯丁巳三  
月五日卒於康熙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  
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日葬於同畧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係視  
此銘章庶幾存考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六

三

朱羽南

予老友朱羽南先生疾且革命其諸子曰我啟手足後卽求地速葬我無久稽我地上志我墓者必杜于皇爲宜至是羽南旣歿四逾月余自梁谿返金陵走哭羽南之翌日其諸子來稽顙請銘曰藐孤奉先人遺命惟恐失墜今謹卜得兆在太平門外江黃山之東卜得葬期爲是年庚戌三月十六日敢以先子平生之誼臨絕之言泣血請先生銘嗚呼哀哉吾豈忍銘吾友也哉記戊申之冬羽南嘗細書一通紀生平本末授余乙銘其生壙己酉春余將渡江羽南復來丁甯余許諾願且匆匆不暇以爲詎意生壙未及銘而遽銘夜壑也是足以傷久要之心矣然則羽南一片石余又安

忍辭也羽南諱尙雲字槐里自五十以後別號羽南志慕舉羽及所南余故樂稱羽南羽南之先世居閩之莆田在南宋時其遠祖與考亭文公爲從兄弟行傳二十一世至嘉靖中有少亭公爲揭陽令以避倭徙居南京遂占籍上元是爲羽南之曾祖妣林氏祖萬春妣陳氏以節著父國材號心劬邑庠生知名妣李氏生二子長卽羽南羽南自幼就家塾卽穎聰嗜學爲人伉直強力然近情擇理不爲谿刻之行根本忠孝篤於朋友兼才識通敏務本治生不類腐儒憤憤弱冠補弟子員時督學臺使者麻城周公爲政頗嚴急心劬公偶以遠遊踰試期輒出教行革羽南以新拔童子叩閣爲申辨臺使者怒呼隸將子杖羽南不爲懾益前跪抗聲曰督

學大人造士首孝弟今乃欲杖爲父辨之子是得爲教孝乎臺使者不能奪卒復其父諸生由是名譽益起兼屢試高等隱然負巍望從遊者景附焉爲文必軌先輩其所爲毛詩義尤爲人所傳誦里黨有不平但就羽南一言卽決咸曰朱齋長有道其爲人所服如此時寇氛日熾羽南往往慷慨談方略思得一報效君父而竟蹶於場屋乃場屋所收者又如彼可嘆也崇禎甲申羽南以歲薦當貢京師值變故遂自廢常閉戶涕泣不理生產家以中落妻子不免飢寒羽南一日戲語室人曰貧賤難久居吾年始五十未甚憊將出而圖楫爲汝曹溫飽地可乎室人知其戲也應之曰是固甚善但居官美事君必少節涕泣羽南不覺大笑及兵革少戢北



江人士競設皋比以迎羽南亦誨人不倦東脩之積舊業尋復羽南遂歸老築一室面鍾山朝夕倚杖吟詩詩成輒泣泣罷復吟晚復學浮屠法用自排遣而性不可易每值歲之暮春尤鬱鬱不歡嘗有舊遊新第揚揚盛騎從造羽南謁入羽南喃喃誦佛號徐步以出既相見忽熟視其人欷歔不自勝若重哀其窮者其人錯愕亟上馬馳去此其出於誠然無容強制者耶生平與人交關切倍至然骨鯁動規其過僞人匿短自炫至不憚面斥之余孤介寡合羽南獨相信至深不僅於筆墨閒稱知己丙申歲除余有子之戚是夕屈節人情多避忌不肯顧卽至親猶然而羽南獨堅坐余寓亭不厭煩碎艱窘爲拮据泊喪畢至達旦元日始返舍家人皆駭

之噫此豈今之人哉羽南生萬厯之乙未享年七十有五而卒其  
葬距卒僅六閱月少七日如其遺命不久稽地上可謂有子矣元  
配宋氏生子三曰欽鍾銓側任氏生子一曰鑄欽蚤卒側李氏生  
子二曰錚鎧尙幼女一適姜藹孫八人有羽 集二卷藏於家羽  
南將訣索筆題字有貞心獨秉之語噫其可以無愧銘曰  
帝之輦道下維君墓母將涕洟紆我天步

右墓誌銘杜濬撰

歷朝書府考卷之八  
卷之八  
百六十九

四三

胡躍龍

胡躍龍字近仁湖南湘潭人少儻有大志初就童試不得意會中原鼎沸去而從軍受知於督師何騰蛟題授總兵晉都督同知鼎革後解兵歸農會戊子賊至所在焚劫躍龍召舊部團練保障遠近奔赴其里有父讖其子夫獲其妻者鄰壤躡踵而來所全甚眾賊退隱身衡嶽順治十一年洪承疇題請復授總兵躍龍不就康熙八年卒年六十五同邑蔡珍字仲售世居蘇州洞庭西山後占籍湘潭祖若父皆郡邑諸生明末詔求才能珍以薦授功貢生與兄超同謁閣部何騰蛟令集鄉兵守一隅以待變珍與躍龍設誓爲守珍分駐賀家營徐家營趙家營黃旗壩與躍龍相策應賊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九  
儒不效犯未幾義師羅禍者三百餘人珍與同邑石開雲與焉珍  
亡走寶慶事解乃歸舊部復集奉珍如初有譚姓者肆惡鄉里數  
憚珍陰圖之一日珍從湘河口歸凶黨突起戕之身被數創而殞

右傳李元度撰

陳祐

文學陳君吉裘病將革余就視之客館語食頃執余手曰此歸與君訣矣意若屬銘其藏而口不言予自許之悲且喜別去十許日果歿家貧無子族黨門人出錢爲殮葬於敬亭之北麓君爲人性畸行介與世多不可獨刻厲爲文辭喜與貧賤失志者遊籍郡爲諸生有司號知文者皆最其才明亡遂臥不就試徙家漪湖之北隱居教授及門常數十人講藝敦行閒爲詩歌其徒李子常德等日益有聞貧不能贖者收之來學曰爾力爾業吾分爾膏火君故不善治生人間有餽不妄受兄子開生恐其老而病也請迎養於郡又謝不往顧時時好周人急養塋於家脩脯所入悉以分贈至

困極亡所悔暇則聳肩苦吟村館野寺中往往題壁其與人交權  
小有缺失則切責或一善可稱則百其言至病劇猶爲余說某人  
某事某詩可傳屬予記之惟恐其不聞於後篤友而樂善其性然  
也於乎斯人也而靳其後邪君諱祐吉裘其字父青縣尉諱可賢  
母徐氏遠祖諱灌字子將江西廬陵人洪武閒守甯郡有惠績遂  
家宣城之南街今所稱子將舊里者也君少失父母稍長能學書  
宗親長老皆趣爲掾吏君大悲憤曰大丈夫讀書冑以刀筆事人  
邪卒自振拔爲名士至今學者稱蓮人先生君別號也生萬厯甲  
辰三月二日卒康熙庚戌五月八日年六十七妻胡氏生三女皆  
適士族銘曰

既窮厥身又艱厥後昆所不泯者維賢與文嗚呼十世之後儻復知爲先生之墳乎

右墓誌銘施閩章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八

卞煥文

君諱煥文字孕靈弱冠補郡諸生有聲甲申之變聞烈皇帝死國  
意忽忽不欲生一日盡裂其儒衣冠焚之君狀貌魁梧性嗜飲既  
絕意舉子業愈以酒自豪然好議論亦喜譚兵閫召客岸曠高譚  
連日夜目光睽睽音吐如洪鐘燭見跋不肩休親知多目以爲迂  
君顧益喜自負順治己亥六月海孽內訌攻陷京口因闕金陵人  
情恇擾荷擔立君笑曰寇不久退矣夫采石爲金陵上游門戶兵  
法所必爭王濬自武昌順流指建業韓擒虎濟橫江所謂拊其背  
而扼其吭也寇不知出此懸孤軍深入久頓堅城之下其眾必疲  
金陵之甲搏其前吳淞之水犀躡其後腹背不支必走矣後果敗

遁去君持論往往奇中多此類也君嘗覽晉史謂陶潛非沈冥翫  
藥者蓋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滅脫身結客冀報韓淵明欲爲子  
房所爲而力不能乃不得已託於酒故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  
出本色千古知淵明者朱子耳又謂阮籍有用世志沈醉非其本  
懷廣武之歎胸中大有塊壘意蓋自寓云君旣自廢棄則益好劇  
飲頽然自放每親交過逢詼噱酣呼窮曠旭不倦醉則往往絮歎  
悲歌泣下人莫測其所以然噫嘻君一逢掖子非有宗社民生之  
戚而其磊落無聊之氣若鬱滯不可解者乃一泄於酒以晦其跡  
而終其身居常仰天歎曰古有夷齊爲餓夫我今爲醉夫噫嘻志  
可悲已卒以康熙庚戌九月距其生萬厯乙卯享年五十有六君

性懇直與人言輒面折人過然亦以是嫉於人未卒前一月暱毗  
君者誣伯子以殺人訟於官邑令張公廉知其冤狀得不坐未幾  
遭疾卒悲夫君姓卞氏按狀系出晉忠貞公壺後靖康間諱長卿  
者卮踈南渡官兵部尚書賜葬毗陵勝西里子孫因家勝西二十  
傳爲考益愚翁諱某隱德不仕妣周孺人配錢氏先君若干年卒  
生四男子二女子四孫男子先是益愚翁舉四子君與伯兄孺人  
出叔季皆庶出翁歿遺產值數千金或謂君割產不當並它姬子  
君曰子詎有嫡庶耶卒均分之孺人亡事庶母陳極恭謹力捐若  
千金修大宗祠以歲時合族舉祀事是皆可書者君沒之三年諸  
孤將以某月日窆某所其甥陳篋自爲狀來請余銘請至六七不

倦陳質文士有氣節其言信銘曰

君果奚憤逃翊葉知君者誰潛與籍我銘君蔽不可泐

右墓誌銘邵長蘅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九補錄

隱逸九

陳子升

陳子升字喬生南海人有中洲集古詩做玉臺金樓五律規撫太白浩然然其心摹手追者區海目也辭始亨岡生序其詩曰洪永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風流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矣此善言土風者游峽山云軒轅一帝子弄笛開禺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靈今寂寞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猿聲嶺外長又摘句黃屋晴連漢塞雲青山曉挂秦時月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目錄

隱逸十

李廷立

高斗樞

弟允權  
鄖陽舊卒

斗魁

子宇泰

陳所聞

顏鼎受

大鐵椎

夏光洛

喬可聘

姚思<sub>七</sub>  
成友廉

謝遵登

吳其雷

鄧都督

魯元藻

郭金臺

陶汝孺

羅其鼎

劉象賢

唐訪

黃學謙

唐之正

瞿龍躍

武恬

姜正學

萬泰

余正元

陳四可

劉永錫

徐晟  
陸泓

陳三島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目錄



王繼統

張奕

尹芝僊

葉樹蓮

沈顯

徐波  
爾梅

顧芬  
邱上儀

金侃  
湯燕生

鄭敷教

崔允豪

李穆

褚廷琯

汪挺  
陳梁

王槩  
林古度

補錄

萬泰

徐波

王槩弟著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

李廷立

李先生自言蒲州人教授於商邱之郭邨里里人皆熟其爲李廷立字華海號蓉懷也久之卜宅一區於里之西偏遂偕母妻俱來先生喜讀書尤喜爲詩凡其菟結無聊難以告人者一寓之詩卽其詩以想其生平皆可依約得之先生有四子田五十畝麤足以供養舍東闢園一方圍徑數武雜植棗橘菊藥終朝呶唔其下或時摘花而嗅之每當和風吹面好鳥鳴枝輒樂意與之相關舉

袂僂僂若忘夫在己無涯之感也先生坦白無城府以禮自持應酬之間甯見拒於人而不敢自出於簡甯爲人所厭棄而不敢稍涉於隨見客必裹氈幘衣方袍卽盛夏不易與人談終始無雜言與人接終始無怠容畱客疏食數器充然自足春煦秋爽時亦隨意出遊往往人援之便住有見招者亦肯往而獨與三數人者意氣爲最合晚而喪明猶時時課其子駛讀書而聽或有自得及感憤懷思構爲詩若文亦口授駛使書而藏焉康熙庚戌先生病革其友侯方巖田蘭芳劉榛往視之先生榻間具威儀語笑若尋常無怛化意因號了了此生爲自饒自輓自含自殮詩題旌辭乃卒後方巖遇賈生於燕云先生系出故明之代藩幼爲名諸生貢於

廷遭亂舉家匿山中慮爲時迫故載母遊梁追讀其離山子半譜  
及他雜詩清怨曲激洵乎哀郢懷沙之遺音也而先生卒未嘗露  
幾微於知己前殆古之所謂真隱也與友人私謚曰靖愨誠爲能  
探其志云

右傳田蘭芳撰

--	--	--	--	--	--	--	--	--	--

高斗樞

弟允權  
鄆陽舊卒

斗魁

子宇泰

公姓高氏諱斗樞字象先宋衛國武烈王瓊後本蒙城人至五世孫修職郎世埴從南渡始家於鄞遂世爲鄞右族萬厯時公大父南麓公爲刑部郎屢定大獄神宗嘗稱爲老法司公父玉陽府君能傳其家學公生而體性端重少有異稟讀書數行下南麓公異之嘗曰觀此兒丰儀他日名位當遠出吾上年十九舉於鄉中崇禎戊辰科進士己巳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未踰月京師戒嚴公奏記刑部尙書喬公允升謂獄中多大盜恐乘亂爲奸請假京營兵數十以衛意外喬公不以爲慮數日盜百餘人破獄垣而出喬公竟坐繫論罪公以此名重是冬公與同曹郎五人俱坐論罪失輕

下錦衣獄大臣多救之大學士文公震孟時爲講官進講呂刑因從容爲上言俱得復原官次年公出爲湖廣恤刑時在神廟積愆後及逆閹魏忠賢持權意欲有所坐諸當釋俱繫不遣至十餘年獄爲滿公下車先奏遣前使臣所已恤者然後行郡一時解澤及天下還報出公知湖廣荊州府自惠王之國荊州上親叔父而故遼王支屬郡王將軍及庶人輩在郡多諸宗橫甚王奏江陵知縣史調元擅杖宗人械調元入京師仍下郡論報公爲具白其事調元得末減諸宗皆伏不敢動又欲自遣王人下諸縣督所贍租公堅執不可沙頭市當楚蜀之衝奸猾多託王府肆行公一切嚴治以法郡人得安楚地屯田獨多久淪沒民間戶部按故籍奏請追

前所應入租御史下其事數牒催公爲條列其不可且云但述郡  
狀以報使罪有所坐事竟得寢公治郡甚有威嚴而事多爲民率  
如是方是時江北大賊亂晉豫閒已五年癸酉爲崇禎之六年賊  
始渡河入楚荊州承平久不設一卒公急籍民兵待用庫中藏舊  
銃百餘公使列置城上先發藥試之聲震遠近次日謀者言賊哨  
騎至四十里外聞郡中礮聲甚厲賊驚遂從遠安界上馳去甲戌  
春賊復自襄鄖而下南爲荊州東爲承天撫軍唐公暉發軍兵數  
千護承天陵道由荊州公謂荊州有重兵賊斷不敢東指遂使畱  
屯境上賊果西入蜀軍兵襲擊敗之初唐公謂公擅畱所發兵大  
怒及捷聞更喜丙子遷分巡下湖南道管長寶二府湖廣按察司



副使楚地在江北者俱被賊熏燎湖南諸郡尙得無事而土賊蠡起長沙爲吉王建國其城高不踰二丈所藉惟羸卒三百人無武備公至募義勇二百日練之築城使高製大小滅賊礮多儲鉛礮治器械人情始奮已而臨武藍山賊乘三百艘驟抵城下晝夜攻月餘公盡力禦之所殺傷數多始敗去沅臺陳公睿謨以臨藍賊橫將討之而公所屬湘鄉山中賊初起其魁自稱千歲數月閒有眾且萬人出犯旁縣公爲請於沅臺先自將討平湘鄉山賊斬其魁餘眾悉降而沅臺已大舉至臨藍公率勝兵合擊大破之湖南得平朝廷錄公功賞銀四十兩幣二表裏進右參政辛巳賊張獻忠自蜀復奔楚督師楊公嗣昌迎戰兵大潰賊乃疾趨破襄陽取

其家以去襄王遇害事聞上大怒爲逮撫院袁公繼咸並奪鄖陽  
守道官而遷公提督太嶽太和山分守上荆南道管鄖襄二府鄖  
鎮監軍湖廣按察司按察使自賊始渡河出沒襄鄖間已十年率  
歲四五過鄖所治外六縣俱爲賊破無城縣令與民結山砦以居  
惟郡城僅全城大不滿六里居民可四千城外蓬蒿數百里村落  
蕩然朝廷久不責租稅城中人相結出耕郭下田自給是歲蝗飛  
蔽天獻賊復由鄖入秦楚鎮左良玉尾之人城大掠而去公至無  
從得米蔬士民對公痛哭公勞恤再三時鄖守兵約三千公乃於  
城外相地形東倚山南臨漢水繕爲二樓分兵守之招集降丁拔  
其才可用者署爲將如王光泰苗時化數人後俱得其死力鄖遂

有練兵五千初李自成張獻忠諸大賊每陷一城橫搜其財輒棄去壬午秋李自成羅汝才所得中州數郡始分賊置守而二賊自將由汝甯趨鄖襄左良玉在樊城先走賊遂陷襄陽十二月分遣賊將攻鄖城公率諸將與大戰三日夜賊敗去是月荊州亦陷賊於楚已據襄陽荊州承天德安於中原則有開封河南汝甯南陽諸郡自成漸有逆謀先以計除老獍狴革里眼諸賊魁併將其眾惟羅汝才兵力與相抗癸未三月自成直入汝才帳中斬其首獻賊亦畏自成強避之黃州不敢復與合於是自成始得專制數十萬賊橫行圖取秦中僭號而置其家於襄陽以鄖與襄接在必得復遣其驍賊劉宗閔將三萬人攻鄖賊勢甚厲初以靜樂宮門百

餘係爲木城復用木梯六十並薄城下公使人用火罐擊之火起賊走追殺賊數百盡奪其木城及梯以歸公令諸將曰賊眾過五倍若爲所誘遠追賊以騎繞我後則城與兵不得相顧矣後與戰無出一里若戰深逾一時賊未退則聽城上金鳴卽兩分疾驅以開中道使城上火礮齊發賊死傷甚眾乃乘夜造爲三十六土臺每層土敷以層麥用石壓其上壘而登高與城等賊乘臺以礮擊城上凡十餘日公見其倦乃大具牛酒使士卒各飽食盡出以攻臺老弱亦荷鉏鍤以從每攻陷一臺賊下走土石鎗然崩士卒益乘銳殺賊老弱爭負其麥助鼓譟聲振城上下賊大敗遂奔潰前後力攻凡四十餘日時公遣一健士請援於督師孫公傳庭孫公

謂所使曰適有降卒云鄖陽殺賊已一萬今來牒祇報三千何也  
使者曰守道日乘城督戰見陣中仆一賊輒紀一功諸重創歸斃  
者自多不敢冒上幕府孫公稱善卽遣其將高傑來援會賊已退  
自成忿鄖堅守復發賊來攻賊至龍門相去八十里頓不進諸將  
慮賊有所俟公笑曰此畏我也但偪於自成之命不敢歸耳乃日  
發兵五百使陳於揚溪山上日入而歸賊望見山上立幟益疑會  
夜半漢江驟漲有水石相擊聲一賊夢中大呼曰鄖兵至矣俱驚  
起自相殺或奔或伏天明賊大慚卷甲而去嗟乎自國家久太平  
武備盡廢所置監司守令俱書生不知兵望賊風靡所辦惟一走  
遂釀瓦合之眾致其勢滔天使誠禦賊有人能守能戰卽江陵虛

嚴聲漢江水石相擊聲亦可驅之使走吾知此賊亦不足滅也時督師孫公治兵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屯鄧州以待公請於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必悉眾來戰請率鄖兵直趨光化穀城以擣襄陽覆其巢穴使賊內顧孫公以爲然檄其將惠登相徐勇將兵夾攻登相本降丁獷悍難制公時已分兵攻復均州保康遂與合兵而出穀城光化守賊俱以城降登相縱其兵搜卒公力禁之乃止而督師出兵大潰於襄城郊縣之間自成遂驅入關遣賊至襄陽盡護其妻孥以北謀至穀城諸將俱失色登相遂率其眾趨投武昌公獨將鄖兵前攻襄陽城出戰苗時化王光泰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賊退保城公方與諸將議而鄖陽守吏馳書謂大賊將偪

鄖我兵不當遠出公不得已乃引還甲申正月自成已盡據全秦將北犯京師以鄖之攻襄復遣守襄賊路應標發眾三萬來攻鄖將士久殺賊膽氣益壯然自用兵十二年墊穀無種人大饑而賊亦苦輸糧不繼因復取均州以所徵雜糧儲其中轉給攻者公謂諸將曰賊量我不敢出均州必無備今輕師襲之燒其積聚亦退賊之一奇也乃發壯兵一千薄暮陰渡漢江疾趨百二十里突入其城大斫賊盡燒其儲糧而還城下賊聞之乃走相持復五十日自壬午襄陽陷後朝議復移開府於鄖所遣撫臣二人俱以路絕不得入遂謂襄鄖當並陷不復設鄖官至癸未六月而公所上請援疏得至京師始知鄖陽尚在上召大臣會議出公疏太息欲卽

命公開府而大臣與公無交意不悅乃躡遷知鄖陽府徐起元爲  
撫院而加公太僕銜時鄖陽人在京師不得歸者貢士謝某商人  
杜某諸商復數人日守闕下哭謂鄖陽國家新置郡鄖人爲國苦  
守十二年奈何棄不救復走哭於大司馬門聞者哀之而當事竟  
不能如何甲申二月廷議謂賊擾秦欲設重臣開府漢中興安以  
固蜀門戶乃遷公贊理軍務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制川北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而不知西秦久非國家有矣公更乞援於撫院何  
公騰蛟所遣使俱持二升糲絮檄縷裂中行乞而前至七月得何  
公報書始知賊陷京師烈帝殉社稷南京已有新主公率一軍號  
勦旦夕臨且得聞撫秦之命乃更募壯士間行至南京上疏謂先



帝命臣撫秦臣誓以死報今鄖兵僅五千日夜爲賊攻不能分以入秦於是南京亦知鄖陽尙在盡敎諸將吏功而改公撫楚軍使左良玉發兵護公之官良玉別有所推不時奉詔更詔公還京師別用時公在鄖圖復漢中乃假故秦將孫守法鄖兵一千攻復興安州公方欲赴之而秦守賊盡走追騎南下守法棄城入褒谷山中鄖陽撫院亦降公始退耕於沔洲余嘗謂三秦天下之大勢三楚天下之大利使秦中開府得人必能關賊之胷使賊不得出卽楚中開府得人亦可掣賊之尾使賊不得鼓行而前今朝廷知用公於楚而置諸錫穴一隅使無所試其才知用公於秦而天下已不可爲矣能無痛哭哉當自成於甲申之冬敗歸西安分賊守黃

河日夜修城壕爲固守計至次年乙酉正月自成知不能禦遂復走入楚仍畱其妻孥於襄陽而率賊由荊州渡大江取道石首渡洞庭湖口繞出武昌之南左良玉聞賊猝至大驚卽日乘舟東下惟撫院何公尙守長沙蓋左帥自開封敗後畏自成失膽初不知其敗而南竄也南京聞左帥至九江藉口欲除君側初不知其避我而走也遂舉朝蒼黃以致國事大壞相提而論彼擁重兵十萬而不能當賊於旣敗之後翻震傾我社稷公惟有單兵五千而能抗賊於方盛之時不失所守一寸土是則國命所繫惟在得人耳公耕於鄖二年丁亥春道旣通玉陽府君遣僕促公歸四明公匿跡里門數有家難然事亦旋解庚戌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七

公性澹泊一褐袍十餘年食無兼味故能與士卒同甘苦久而不變性好讀書軍中日手一卷每登陣橫槊輒賦詩示羣僚有聞笛風柔晚年苦目中有蝨毛反刺不能作細書猶手訂其詩文十六卷名曰蠶蠶集藏於家蓋公詩垂老益工放悲陶公詠荆軻述酒謝朓哀江南望秦川楚火不見則悲歌慟哭隨之公初娶范氏贈淑人後娶徐氏封淑人副室施氏子男二人長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有父風烈能以忠孝世其家次宇啟孫四人奕宣奕襄俱鄞學生奕修奕學曾孫二人景乾景煜公卒之明年宇泰將葬公於某鄉請姚江黃梨洲先生爲銘其墓石而以某知公最詳使爲狀以備採擇因歷敘公前後禦賊戰守功並具其本末歲月非徒深

惜國家用功臣爲未盡卽兩京興亡亦可喟然而見之矣謹狀

右行狀李鄴嗣撰

高字泰

高公諱宇泰初字元發改字虞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宮山已而又署欒庵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陝西巡撫兼制川北副都御史斗樞之子光祿寺署丞翻之孫廣東肇慶知府萃之曾孫而宋儒萬竹先生元之之後都御史以孤軍守鄖陽三禦闖賊語在姚江黃公所作誌銘公爲都御史長子負才名性地尤忠醇乙酉六月之役都御史尙在軍而公輔錢忠介公起兵於鄞監國手諭獎之以爲不媿江東喬木版授兵部郎詔縮武選尋以奉使過里門而江

上陷其時都御史入陝陝已內附還鄖郢亦內附旁皇無之念光祿公尙在家聞道來歸而海上諸公方思揮魯陽之戈以挽落日句餘遺老呼吸響應公父子輒豫之丙戌之冬蠟書自海至謀者得之公首被捕戊子之夏華王事洩再隨都御史繫辛卯幾復株累勵得脫王寅之逮尤爲震撼雖幸得保而家已破都御史諸弟斗權字辰四後改允權斗魁字旦中皆遺民之苦節者時人並公稱爲四高公雖累遭困折其於故國之感不少衰嘗自序曰在昔辛王之歲里中諸名士大會於南湖華王其執牛耳者而予亦以臥子先生所許濫竽其間國難以來華王得追隨范倪諸老遊於虞淵而予覲顏視息雖鍵戶屏絕人事以期不負此初盟然以視亡

友則可恥也志趣不齊竟枯隨之向之同社半已出山攘攘如也  
咸滄面目守之亦希不可悼哉於是爲梓鄉耆會其務選者甚嚴  
王水功林荔堂徐霜皋之徒僅九人焉嘗曰謝舉羽非易及矣然  
而月泉之集何其會之濫也得毋有妄豫其中者乎惜不起而問  
之王寅之在囚也終日鼓琴有仁和令者亦解人也以慮囚入聞  
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所題詩皆危言歎曰先生休矣顧左右  
曰爲我具酒饀來旣至拉公飲風波亭上公固辭令曰無傷也是  
日遂劇飲至漏下相與賦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及公事解遣  
人謝之竟不往謁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公育堂翁洲所  
寓樹一梅一梨東西相接公愛之取以名其集蓋自甲申十九人

以後分年爲外節諸公立傳而賦詩文於未有敬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證最博如黃公林之譌黃姑林大禹廟之譌謝女廟其後聞性道所改正者皆本之公有肘柳集乃所作詩文諸種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若干歲宜人某氏葬於某鄉某原子某孫某其雪交集手稟予從陸披雲先生書庫得之而肘柳集亦尙存於家獨敬止錄殘斷不復傳公之太夫人黃氏先侍郎外女孫也故高氏於予家爲重表而先贈公兄弟以遺民尤相睦公之卒也墓上之文未備至是予始爲之銘其詞曰

墓樹垂垂枝指南朱鳥集之聲喃喃有書早已出枯函有銘聊以

昭幽潛

右墓石表全祖望撰

前武部高公檠庵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間著述也自甲申以後分年爲紀至於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並錄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預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鯤淵之寓亭在翁洲其左爲梅其右爲黎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圯而浙東亡國大夫睠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梨洲以名其亭於姚之黃竹浦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嶼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爲肘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於華公默農爲琴譜而所攷證鄉里故事爲敬止錄敬止錄部帙尤巨今聞氏所作鄞志辨黃



公林辨大禹廟皆本於武部顧藏於家無副本盡蝕於蠹琴譜亦不傳獨肘柳集尙無恙而雪交亭集手槁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乃招武部之孫石華觀之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徧潸然涕下因請鈔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鈔此集予曰諾然石華年已八十兩手不仁家貧甚不能蓄寫官雖有此約未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不肯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尙未可定則是集也武部之婆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鈔以傳之哉武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遇之顧所紀止於癸巳其後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

尙多武部卒於康熙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徵文徵獻將於何所此子之所以累唏長歎而不能自己也

右雪交亭集序全祖望撰

鄖陽舊卒

流賊之攻鄖陽吾鄉高公以疲兵扼之賊屢至屢挫而去思陵用公爲陝撫南中又用公爲湖撫時大兵已下陝公至不得前還鄖則亦內附矣時尙有老父在堂公乃間行歸家齎志而卒方公守鄖有四卒最勇專任劫營事賊至輒令出劫之四卒分啖生牛一隻火酒各一樽夜去竟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賊以刃禦

爲鞭所格或折或墜皆不支又往來倏忽諸營爲之驚擾四卒及  
旦而還無傷者賊乃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非邏  
者所能遏其歸城也手中鞭皆牢不可開暝坐移時旣而張目大  
呼齊擲之公旣歸亦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其後有族弟故孝廉斗  
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翁老矣問之爲公族大不以其應  
試爲然斗階叩之不肯道姓名固問則曰吾昔從公鄆陽卽所謂  
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嗚呼方公自鄆歸天  
下猶多事以四卒之技何難改投以圖進用而埋身恐後觀其責  
斗階之言謬謬有古人風節斯不當僅以健兒相目者矣因記其  
甫附之公傳後

右拾事全祖望撰

通志書大頁致刀編  
卷五十七下 隱逸十

七

臣等謹將廣東省不

同

一

陳所聞

陳所聞字印水茶陵人崇禎開拔貢官崇陽知縣升署固原州國  
變罷

舊志固原近邊又爲巡撫駐節地號稱難治所聞緝強綏弱兵民  
安堵

者舊傳戊己以後天下大定棄官歸隱山居二十年不與人事接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七

顏鼎受

初陽子名鼎受字孝嘉系出曲阜復聖顏子後徙嘉興之桐鄉父  
統字士鳳爲楊園張氏畏友士鳳早世初陽子兄弟師楊園凡數  
年初陽子旣補學官弟子避盜居郡城郡之賢豪士咸樂與交已  
而之楚桂陽令秀水盛君聘入幕中居二年西南變作郢襄沔岳  
閒守土官半汚僞命迹知初陽子將奉書徵爲五經博士備復聖  
後初陽子聞之佯醉立辭盛君入衡山登九疑變服爲道士奉書  
者跡至見初陽子立法壇執劍書符錄諸羽客環之乃舍去旣王  
師四出僭亂以次削平初陽子居山中方構材聚工治精舍爲終  
老計友人作書招之且告以狀初陽子發書知世已平乃歸先是



衡陽陷於寇郡中父老子弟扼擊思顏先生及聞歸相率迎於塗  
初陽子入東郭門冠黃冠衣赭衣童子荷杖執麈尾猶然道士也  
及見相視大笑乃改服既歸家居立意造就後進與人處冲然淡  
遠而時露英警有古烈士風年六十有五卒子諸生元胄以工制  
義聞

朱長應曰當士鳳未死時東南盟社方盛士鳳惡之謂楊園曰壞  
俗傷教莫此爲甚他日楊園舉此語教初陽子且曰立身一敗萬  
事瓦解則夫初陽子之斷然不污僞僞其得力於父若師之教固  
已多矣楊園見聞錄又言顏氏先世閱牆多讐惟士鳳諸子友愛  
異他族其季念兄常至垂涕嗟乎觀初陽子父子兄弟閒不愈有

以知初陽子哉士鳳子四人初陽子其長也

右傳朱辰應撰

卷之十一 雜錄十一

十一

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  
卷四十一

十一

大鐵椎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瘠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叩其鄉及姓字皆不荅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

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  
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眾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  
是以警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  
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  
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  
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  
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簫篋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  
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  
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從  
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

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傳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子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右傳魏僖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

夏光洛

夏君光洛字禹書號祕庵年十七爲諸生食餼爲文縝密有法度然未嘗一試鄉闈好填詞吐屬入妙工書飛白遠近爭購之初居城後徙邑九里之河塘茅屋數椽號雲臥道人堂前梅一株巢其上爲坐具又號梅巢居士梅巢側闢莽通山爲馴園怪石修篁杉松綺錯小徑盤曲而上翼亭於巔亭之中茶鑪木榻劍匣書籤俱有致又有石磬錚錚然懸亭角層峯細澗俯呈於几席之下雲臥安之不問世事天倫中至性過人侍母疾臥牀下年餘不解帶友愛二兄兒子貧讓其分宅年逾三十屢視一衿以母卒悲思不已其長兄先卒亦痛甚自是意常忽忽不樂深夜行階除捫胸長歎



儔眾偕處獨欷歔於邑問之終不言聞戚友不如意事旁皇慘淡  
至泣下霑袖遇積雪尺餘服羽士衣冠帶劍挈瓢登山椒狂走數  
十里投止堊人家人以爲僊夜獨宿亭中虎繞亭蔽略無懼色憤  
傲輒豪吟絕叫夜半起擊石磬聲徹里許知雲臥者高之不知雲  
臥者怪之也

暢庵曰雲臥生平所遇坎壈不稱意宜其自處有然然士遭窮如  
雲臥不少且有過之者雲臥何自苦若是是其明於憂患者乎令  
得志於時任天下之事憂當若何矣

右傳曹耀珩撰

喬可聘 姚思孝 戚友廉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御史崇禎時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兩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輿冒雨去而尉薦縣令於朝時人兩賢之尋以所屬大吏坐贓敗貶三秩南渡起故官掌河南道事數陳宜罷廠衛停燕飲君臣交傲早決大計用光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詆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士甚眾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外轉盡誣善類以暢己私非人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爲之事乃止御史黃澍之面劾馬士英也士英銜之入骨而澍按湖廣有穢聲

故錦衣劉僑希士英指訐之章下法司宗周怒僑將救澍可聘曰  
僑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亦有跡請行督師何騰蛟覈奏時謂得  
體宗周初劾臺臣從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事欲翻其議可聘  
抗不可其在臺班與掌科章正宸持論侃侃羣小憚之乃起戍籍  
張孫振爲河南道孫振貪橫與馬阮比陵厲出沾上凡壞法亂紀  
事爭先爲之臺綱埽地矣左良玉犯闕士英欲盡撤江北兵以禦  
時 大兵日下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合疏乞畱江  
北兵固守淮揚控扼潁壽命畱良佐還鎮士英於御前戟手詈之  
舉朝氣懾南都亡歸老於家思孝崇禎辛未進士在諫垣論列最  
多時號稱職後薙髮爲僧與友廉可聘俱同鄉

右傳溫睿臨撰

國朝書林典故初編

卷四

下隱逸十

三



謝遵登

謝孝廉諱遵登字彙先崇禎癸酉賢書亂後躬耕鄉隴足不至城  
市者二十餘年遂卒

右記陳維崧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六



卷之六十一

三

吳其靄

吳其靄字清聞少工文英游士肆藝號荆溪十一子學僉吳貞啟  
偕其靄最焉以選士閒關楚粵受柱下史之治書晉知雜務從永  
明藩繇柳之梧遂入肇慶是時從李成棟至者曹亦耿獻忠輩氣  
凌朝士而班列分吳楚黨楚黨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金  
堡內主成棟子元印勢張甚人目爲五虎其靄偕邑堵吳二文忠  
嚴起恆朱天麟張孝起晏清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等力  
詆曹耿又偕郭之奇萬朝程源力伙佐吳文忠觥五虎五虎偕成  
棟父子訖敗而南甯廣南安籠復亟芟涉矣後卒於滇不踐跣盟

緬廟禍



贊曰陳檢討迦陵截句曰傳聞陽羨吳文學老作天南句町候爰  
書槩略以埃博聞

右傳儲大文撰

通客諱其靄故邑弟子員也國亂後棄家走滇黔所傳聞異詞後  
卒

右記陳維崧撰

鄧都督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定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若欲其以一隅而抗王師思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爲桂王百折不降至於旁皇交阯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天鑒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從來賜姓者祇有晉王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曰李定國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卒關於王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右題也是錄全祖望撰

按鄧都督亦逸民名籍待考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三

魯元藻

魯尚書元藻仕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肩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杜如蘭金光豸爲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旻爲行人當此恩恩而以收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

右題嶺表紀年全祖望撰

信有者凡幾傳示和

名區目十一

三

郭金臺

郭金臺字季隗湘潭人本姓陳氏年十二遭家難匿中表郭氏遂冒郭姓崇禎己卯壬辰兩中副榜隆武稱號登鄉舉著有石郵詩文集

舊志金臺生而狀貌奇偉見者咸目爲異人弱冠有聲爨序居家孝友淵默至慷慨談天下事議論風生諸監司郡守旌幣踵至吉藩延致邸館置醴賦詩會舉行積分法朝士屢以名薦不起例投官亦不就隆武南渡督師何騰蛟巡撫堵允錫先後論薦授職方郎中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是時獻賊旣陷湖湘闖賊潰卒復蹂躪縣百里無人煙乃請於督師令偏裨團練鄉勇爲守禦全

活者以萬計晚歸隱衡山箸書授徒絕口不談世事惟論當時殉  
難諸人輒歔歔流涕及卒自題其阡曰遺民郭金臺之墓

耆舊傳先生有石邨詩文集代古詩旅園舊詩行吟草遇獄堂諸  
集代古詩六卷見傳是樓書曰詩倣古樂府體與椘公作同授梓  
諸詩體擅騷雅義兼正變蓋遭遇壞坎家國之際有難以顯言者  
奇情偉抱一於詩洩之我朝陳恪勤文章經濟一代名臣於先  
生爲冢孫蓋其貽謀遠矣汝懷按幼隗初撫從弟元鼎之子式穀  
爲元鼎子復陳爲嗣亦沿郭姓後得子式典而式穀仍  
姓卽恪勤父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陶汝鼐

陶汝鼐字仲調一字燮友號密庵甯鄉人崇禎元年選貢六年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官廣東教諭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授兵部職方郎中五省監軍復授檢討旋歸薙髮瀉山號忍頭陀有榮木堂集

耆舊傳汝鼐少奇慧甫齠應童子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取冠湖南數郡崇禎中上幸太學廷臣請復高皇積分之法祭酒顧錫疇奏先生文甚佳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以五品官秩畱監肄業詩文書法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著有廣西涯樂府噍古集寄雲橋集褐玉堂集全集刊本些翁序之



朱竹垞明詩綜詩話先生壯歲好遊自吳入越與先人訂僑札之  
分畱構李度歲晚際此離出監軍事捍禦邦著力暨章堵兩公  
盡瘁略同讀哀湖南賦悽戾過於蘭成矣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羅其鼎 劉象賢

羅其鼎字耳臣桃源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有月江仙掌草等集

耆舊傳耳臣性篤孝母喪值鄉試不預含斂終身不食甘衣帛初試舉人時不爲學使者所錄唐餉部暉杜方伯詩聞其名薦之入闈號舍滿耳臣伏地終卷遂中式唐杜二公爲序其事鼎革後隱居不出居鄉歲荒募粟施粥全活甚眾卒門人私謚貞易先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劉象賢

劉象賢字若啟湘鄉人崇禎十五年舉人

舊志鼎革後隱居深山著書以終與船山先生交好詩格高老可  
匹敵漸濤園諸作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唐訪

唐訪字周之號沒庵武陵人戶部侍郎紹堯次子崇禎十五年以桂林籍舉鄉試第一有寂堂集

舊志訪寄籍廣西巡按黃錫袞吏部瞿式耜見其五策歎爲奇才特疏入告授庶吉士知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奉命歸楚聯絡動鎮何騰蛟等值父喪遂痛哭祝髮以終

耆舊傳唐氏一門忠義沒庵嘗時不可爲姑痛祝髮築食苦庵以終於諸唐中尤爲奇偉詩亦嶽寄歷落不可繩以常格訪父紹堯字二華天啟壬戌進士知高陽縣禁祀魏忠賢生祠中官爭產相屠籍其貲充餉忠賢積憾逮下獄榜掠幾斃崇禎初起用子誼年

十四侍父難中人稱孝子桂王時奉母係辰龍關鎮將馬蛟麟襲  
執殺之其弟誠癸未進士官少詹募兵勤王復郴沅等州駐桂林  
晉文淵閣大學士命督五省義師及辰常陷誼死母被繫遂上印  
綬自囚贖母兵主禮之請死不屈并繫之誼誠皆訪兄所謂一門  
忠義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黃學謙

黃學謙字又謙一字天益善化人天啟閒拔貢中辛酉副貢生父  
治萬歷癸未進士知太原南安二府有政聲學謙官韶州教授擢  
陝西興平知縣有紫巖集照杯亭遺草

舊志學謙致仕歸里授業里士多出其門獻賊脅以僞官逃之深  
山壽九十餘卒

耆舊傳先生著述甚富兼精書法晚病痺右手廢以左手作小楷  
行草更遒逸有致所著書目見吳綺園次所作傳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唐之正 瞿龍躍

唐之正字先誠號廢庵沅陵人御史愈賢之子歲貢生

長州志之正善詩文讀書營盤山中結雲在亭以自怡桃園闕士  
琦每過訪之爲序其橐崇禎末父母妻子俱沒於賊子身寓北涪  
孤苦之感淒涼之思特發於詩歌甲申後盡去其髮如僧獨與沈  
汝霖遊所著枯筇集負暄集雲在亭集俱亡鄉人憐之爲築室山  
頂曰南憩堂以終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瞿龍躍

瞿龍躍字天門武陵人崇禎中拔貢

唐之正字先誠號廢庵沅陵人御史愈賢之子歲貢生



省志龍躍性傲岸徧歷名山大川所至有題詠有司欲官之以計  
謝絕堅臥山中不復出

耆舊傳鼎革後常出亡不歸題詠自鐫石壁納橐瓢中自號一杓  
行腳道人詩有奇氣多棘塞之句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武恬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賈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願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懼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

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著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懼於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異之徧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虜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

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  
武風子云 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箬以謀醉人  
重之逾常時武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  
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蹤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  
田家往必數日畱畱必作數十箬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箬  
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箬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箬粗僅及繩  
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褻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  
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  
山爲余言其作箬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  
末紅若錐左執箬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

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  
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  
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來  
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  
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  
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  
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  
是作武風子傳

右傳方亨咸撰

姜正學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眾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

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芻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  
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  
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  
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  
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  
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  
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  
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余入之譜復隳括樓岡太史述生  
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閒出生歌會  
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臣等謹將所請開列如左

三

萬泰

吾亡友孝廉萬先生卽甲申以前南方名士所推甬上萬子而丙戌以後遺民故老稱爲悔庵先生者也先生名泰字履安本定遠人徙於鄞自其始祖明威將軍至先生十一世前十世俱爲將以忠義世其家至先生始以文章名世應制舉俱詳墓誌中先生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少補郡諸生與里中陸文虎交同視席不閒寒暑兩人並以風格自高善激揚士類有盛名卽三吳諸君亦遂循出此兩人下歲丙子先生舉於鄉先生有族父曰煒尙長公主主賢而都尉雅折節喜士先生旣至長安則館其家都尉爲先生盛帷帳共具出從車騎使遊諸老先生閒名益籍甚余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初客西陵先生亦自長安還因得通刺望見先生風貌高淡如雲  
座上衣冠輻輳余時年最少客嶺外久無所見聞初不知里中有  
奇偉如此人也然先生嘗對策者三俱罷歸而甲申之難作南都  
定策奸人執魁柄諸大臣相繼去位初閹孽有居南都者其人權  
譎工辟倪伺國家有變南方諸名士憂之因作畱都防變揭以遏  
其謀萬陸俱列焉閹孽銜之至骨至是旣起用是逐諸大臣方按  
前揭欲盡殺南方名士刊章下捕余時與先生俱客於都下聞其  
事各變服潛出都門事未發而南都遂陷先生杜跡里門江干義  
師起文虎出爲行人先生亦授戶部主事兼日講官先生獨辭不  
受復一年江干師潰先生繭足走山中遭太夫人之喪蒼黃卒事

凡先世祭器遺書一時蕩燬文虎復死先生哭於塋慟意忽忽自失瘧鬼來侵形神枯廢適郡中有大獄高中丞先儀部爲之魁余輩同繫者數十先生在病中蹶然起曰吾不一行大禍不解豈可使賈偉節笑人因芒屨閒道渡西陵而先儀部已畢命從人倉卒尸臥地不收先生立爲營衣被棺木以至飯舍之物無不具而高中丞與余輩竟藉先生力得破械出未幾復以奇計救姚江黃晦木得不死當是時傳先生義聲人爲震動初文虎爲人性激亢疾惡如讐先生雖與齊名而持論不尙危巖故後輩多親之文虎歿後先生更與里中徐霜皋高辰四且中及余爲忘年交其數晨夕先生末年作詩善法韋柳日與數子相酬荅而先生所心折者

爲姚江黃梨洲先生時單舟造祝橋數日而返一時失職之人及諸耆舊俱視先生爲斗極趨集其門先生嘗一客嶺外舟還有毛汧者與先生舉同年道病疫且歿舟人俱欲棄之先生不可身爲調藥餌時其起臥汧得生而先生遂病不起卒年六十蓋先生性篤於友朋竟與相終始悲夫悲夫論者謂丙戌以後先生不赴公車歲寒之節以是重先生而余獨謂未然夫出處至大凡讀書粗知大義者皆能辨之況萬氏勳門十世先生模楷爲一世所宗豈至失身於此余故曰斯未足爲先生重獨是先生負經世之才三上公車不第南都重建先生喟然負經世之策而復使匿影銷聲幾不免闖擊之手鶴髮江湖羈魂飄泊斯足爲先生惜然自兩都

繼覆剖符子孫淪失草莽幾不可復問而先生有丈夫子八人恂  
恂孝謙多能傳先生學雖貧無一區一廛而七業並興所見開國  
世家人文熾盛未有踰萬氏者斯又足爲先生慰爾按萬氏墓在  
鄞者自第二世始時死國事者三人俱不得喪還家人爲招魂葬  
其冠劍於西山之原先生歸柩卽葬祖壠之側山中人曰異時先  
生嘗立墓旁大樹下手指劃地形謂其法可葬此語家人俱不知  
及封豨卽先生所指處也葬畢黃梨洲先生旣爲誌其幽石而先  
生諸子復乞余爲文表諸碣余重感先生義執筆惋咽忘其不文  
重系之銘曰

南方品目昔推萬陸不畏疆禦陸如仲舉天下和雍君爲林宗陸

嘗一出鳳衰見翮惟君保身龍隱其鱗初始之威義熙之潛於義  
斯得喟彼邦國西山有原萬氏遺阡招魂三世冠劍所瘞蜀筍氣  
寒翁仲毅顏先生歸骨爾祖之側悲風颯來靈旗夜迴岸谷後改  
斯銘常在

右墓碣李鄴嗣撰

萬泰字履安又字悔庵浙江鄞縣人曾祖表明都督同知萬氏世  
以武顯泰少獨建志文學書法絕斐亶五七言詩尤善生於明季  
世積亂離故其所爲詩雅好慷慨一舉崇禎九年鄉試入 本朝服  
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爲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宗義各習  
一藝務令精熟宗義嘗歎浙東門風之雅莫過萬氏矣泰晚遊嶺

表入羊城賦詩廣柳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巫陽海上人士喜  
鈔寫傳之後還經彭蠡湖在舟中竟病死人以爲詩讖也有集名  
寒松齋橐子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多知名於  
世同縣李鄴嗣杲堂嘗論之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  
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  
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埜公擇斯備也充  
宗斯大也貞一斯年子言也季埜斯同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履安在復社中甬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虎早逝時有七孝  
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次之卽四孝廉之三也履



國朝三廟英行系志 卷四十一  
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  
爲謝氏所殺履安力不能止遂以此大不理於口然履安亦甚自  
悔故以悔名庵其後同志始稍原之林太常爾庵詩書董隱君曉  
山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情之論  
適子選甬上耆舊詩特爲著其事此固不必諱也

右題續騷堂集後全祖望撰

余正元 陳四可

余正元字居環睢陽衛人晚以不爲人所親若繚戾曉峭然因自號雪厓老人祖鏗良鄉知縣父化龍光祿寺署丞里黨推爲長者老人儀觀豐偉言動皆有前輩遺風篤於學不以晷刻自怠崇禎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踰年授直隸清河縣知縣甫戒行李自成陷京師遂遜於荒入 國朝屢列諸公薦牘不起去城三里闢堂三楹植古柏日與同志趙震元輩吟詩其下他客來多白眼謝之署其門曰青苔日厚晚立鶴林社興起後進一時礪礪魁恢之士咸收不遺其人亦皆琢磨以文行自奮而老人不自見德老人累世多厚畜及身不問生產家遂落亂後益亟山左孫公建宗滄

州李公震成皆老人故交官是地再以千金進然隨手而盡或冬夏不能具裘葛客至無酒脯疏食談讌而已亦終不以屑意老人善書工畫意寄孤岑不可格以宗法人得片紙寶如拱璧雖賞其絕技益實以人重焉年六十餘卒貧無以葬同年生今大學士眞定梁公使節過睢州賻而後襄事兩公蓋均堪重云同時有陳一中孝廉名四可明社旣墟卽棄禮部繻方袍氈幘教授生徒以餽其口介而不矯人不得而親疏焉尤邃於易新鄉郭胎仙聞而訪之畱談累日夜惜爾時童駮未及一聞指趣也其敦實樸訥雖與老人風流華辯不同忤時違俗則如出一轍豈非鄉先生之表表者與老人亡人益珍其書畫謂趙吳興所不敢望然存者少矣詩

亦散佚其甥孫暄爲刻兩卷

右傳田蘭芳撰



劉永錫 徐晟 陳三島 陸泓

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贍庵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畱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伍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偈將謂我畏外耶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栗氏子臨女貞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時先大父亦避地陽城定世外交嘗登高邱弔落日相與歌泣先生曰茫茫宇宙中路知己乃在沈君後先大父歸故里先生求同志士不得益困憊有老奴從

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  
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謂祖宗邱墓責在汝麾之去時歲荒  
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  
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官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  
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生歿存亡不可知畱其身爲  
大人累無爲也遂自經歿前此其子同老奴歸傷於盜墜車折臂  
歸卽歿女歿之日問適至先生旣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  
泛舟中流鼓柁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鴈兮侶牛羊壯士  
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甚適聞者哀之某尙書念其窮招  
之往先生曰尙書爲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

忘之耶卒不往志老而彌堅後幾年訖窮餓死弟子徐屨陳三島友人陸澗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泓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泓無家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沈子曰予少時嘗聞先大父談劉先生事後偕沈君莊懷遊見所撰劉逸民事略因本此作傳嗟乎勝朝之末平日負盛名食厚祿者或苟於富貴矣先生一學博守初志至死不變古之入山蹈海者何以加哉

右傳沈德潛撰





王繼統

先生姓王氏名繼統羹湖其別號也生有異稟神寒而貌癯幼從塾師講肄經學稍長卽旁通諸史百家以名諸生丁明之季世鬱鬱無所合乃絕意仕進退而放浪於荒墟絕嶼之間扁舟草服自樂也性頗善飲時被酒往往歌呼姍笑以發其生平抑塞瑰偉磊落之槩旣乃仰天疾首蒼茫四顧復爲之盡然流涕以悲未幾明亡乃益頽然自廢不求聞之於人世世亦無有知之者一日停舟江上繫楫作歌以自娛其聲鏗然若擊金石鄰舟皆起坐驚視是時海宇初定值英王巡行江上亦於舟中聞之心奇其人欲致之不得固以請而後就見歡然談笑如生平交偶及世故且喜其才

謂可以有裨於君國因給劄命出爲丞佐對曰某故村野鄙人但  
得具雞黍課漁稼以終其天年足矣安能有毫毛之利益於國家  
耶其奚堪此郡佐爲遂長揖不受而歸日鍵其戶重自檢束足不  
履城市者且二十年著有羹湖文集若干卷

贊曰吾族自婺源遷桐城世有隱德君子若先生之行誼卓卓如  
此尤世所難能者矣然恐日久漸至湮沒故爲記載其逸事嗚呼  
自古潔身勵行慷慨節烈之儒銷蝕而不見於史冊何可勝數必  
欲表著其姓氏以傳於無窮是豈先生之心哉

右傳王灼撰

張奕

萬厯天啟崇禎間張孝節先生以道德文章伏一世與其同年周忠介公朱孝介先生門人姚文毅公文毅公之舅氏文文肅公持身束物內外斬斬激濁揚清天下大夫士謂之吳門五君子孝節先生齒最長最後歿歿時崇禎十四年後三年京師亂明年南都不守五君子之子各棄前資絕進取閉門不仕其一曰綏子張君孝節先生之仲子也君胚胎前休目濡耳染不離風節名教之內弱冠補諸生時中丞御史監司郡邑多造請孝節先生先生高臥遣君往謝則中丞御史監司郡邑皆斂容禮之代先生條對兵荒利病官民得失因革便不便曉暢中窾的聲音藉甚先生既歿免

喪方卒業南雍而天下亂君以強仕之年側身懷古婆娑嬉游不復與人事者二十八年而卒先是先生得元處士淶水園而葺之引流種竹中構假我堂君復營其東偏堂室精好未幾而世變息交鬻宅自養栖於先祠而文肅文毅之家午橋綠野綽楔烏頭之下亦不名一椽國破家亡固其所也君姊夫顧咸建知錢塘縣杭州失守從容引去略地者跡捕錢塘不得移略蘇州者株連逮君君不告所在責君曰肺腑至親而不知所在人情乎君曰肺腑至親而以所在告亦非人情終不言而錢塘出乃脫錢塘之被殺也杭州之人哭之如私親後二年君長子婦翁楊廷樞亦以義死人以此稱孝節先生之風義不獨及其子也君諱奕字綏子子四人

皆讀書先生諱世偉字異度中萬厯壬子科舉人特贈翰林院待  
詔其友誄之私謚孝節先生

右傳顧苓撰



尹芝僊

芝僊名畦字爾弼山陰人宋儒尹和靖公之後幼讀書好弄十餘歲聞人彈琴遂悉心其學者十年性嗜山水愛諸名勝徧游三吳八閩淮楚瀟湘之間印證琴學不啻如性命崇禎間天子明琴理延攬天下善琴者遂官武英殿中書舍人從上彈琴仁智殿上出御製五建皇極曲令譜之中有洪範風雷雨暘等詞滾拂劈刺曲肖其情致澎騰其要渺上不覺失笑曰僊乎僊乎卽賜號曰芝僊刊之印章一時傳爲盛事數年多所獎賚鼎革後芝僊浮蹤山岑水湄無以爲家晚年愛蘇門山水遂卜居焉閒爲詩歌以見志刻有微言祕旨若干卷行世



歲寒老人曰芝僊蓋今之逸客也余子若孫嘗從學琴因思聲音之道出乎性情通乎神明達乎國家天下明季上欲以解阜致天下之和蓋不得於君臣之間將以身乎取之禮樂百年後興事若迂而心則苦矣語云一人知己足不恨芝僊以一布衣受天子知遇洵非偶然故甘就困辱追述前曲俾傳後世若芝僊者亦可謂不負此知遇矣

右傳孫奇逢撰

葉樹蓮

葉石君者隱君子也性嗜書世居洞庭山中嘗游虞山樂其山水因家焉所至必多聚書嘗損衣食之需以購書多至數千卷會鼎革兵燹盡亡其貲財獨身走還洞庭其鄉人相與勞苦石君顰蹙曰貲財無足言獨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已復居虞山益購書倍多於前石君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鈔本收藏古帙雖零缺單卷必重購之世所常行者勿貴也其所得書條別部居精辨真贋手識其所由來識者皆以爲當有三子時誠之曰若等無務進取但能守我書讀之足矣年六十七卒於家石君旣沒而鄉人益思之以爲王君公仲長子光流亞也其友黃儀子鴻嘗爲予言因爲

之傳石君名樹遵嘗爲邑諸生已而棄去石君其字也子鴻精方輿之學亦奇士

贊曰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雲半野之藏甚富惜戾於火漪園先生之後所藏亦多散軼惟范氏天一閣尚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度之一樓曰傳是樓然較之諸家所藏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亦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洞庭有林屋洞相傳禹於此得異書如古所云宛委石倉者石君得之其亦不偶然也夫

右傳徐乾學撰

沈顥

徐波 湯燕生

顧苓

金侃

鄭敷教

閻爾梅

邱上儀

沈顥字朗倩號石天吳縣人善畫有沈瓢焚硯等集同邑徐波字元歎少任俠亂後構落木庵以枯禪終有謚簫堂染香庵等集顧苓字云美善隸書工篆刻精鑿金石碑版有塔影園囊金侃字亦陶孝章子詩畫世其學亦隱居不出鄭敷教字士敬號桐庵長洲人明崇禎庚午舉人與楊廷樞齊名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隱居教授學深於易私謚貞獻先生閻爾梅字調鼎號古古沛縣人丙子舉人工詩長於七律鎔鑄史事最工有白奪山人集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辛未武進士任江西都司與廉訪吳公麟瑞提學侯公嗣曾並稱三清援筆賦詩恂恂若文士官至贛南總兵謝病不

仕甲申後不歸故里隱居海鹽邵灣山躬耕奉母以卒湯燕生字  
元翼一字嚴夫太平人詩文有名於時兼工書法有商歌集

右傳王廷詔撰

崔允豪

隱君崔允豪字與文先世洪洞人明初徙尉氏其始祖山以洪武二十八年鄉貢官別駕居官有治聲其孫光以高年舉鄉耆子四人其三曰岑岑生四子四曰天榮岑與榮皆邑庠生榮子二長早死次卽隱君八歲時祖父俱亡倚母孫氏以立深目大鼻面通麻鬚髯如戟性義俠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卽存亡死生之其天性然也愛劍術時時學射及孫吳司馬法名公巨卿莫不折節願與之交而靳大司空與爲鄰尤奇之嘗謂人曰今世如崔與文者真古所云義人可備緩急者也君亦以司空公爲知己乃與長公蓬澤爲雞壇盟朝夕往來垂五六十年如一

日不啻左右手君或負氣欲拉殺人蓬澤嘗以事理譬喻之君稍  
稍推剛爲柔從蓬澤學書種花木探二氏祕典雖不竟學儼然有  
道君子也周王之喪故事所過城邑設路奠皆極綵繪器物飾具  
必華以備尉長吏難之諸執事皆不稱指或舉君可辦長吏延就  
庭君揖長吏畫地具節目請以三日事不治負辜堂下乃指諸執  
事曰若任某若任某期旦日會苟不辦當假公法請自治長吏許  
之期目果辦長吏以爲才卽縣有大繇役莫不因君以決會賊李  
自成陷河南諸城邑君奉母從司空公阮太冲張林宗三君子避  
地大驄山出訪善地冀得遇異人乃褻模躡屐登太華觀龍門涉  
汝淮之流南遊武當數年果得堪輿別傳周易祕旨往往試如神

自是反大驄韜隱不出遊二室間移石開道登窮少室之椒其大  
熊小熊皆毗連雄峻小熊四壁立尤險絕因與蓬澤盧岳二公謀  
壘以上以避賊鋒於是與二公居盧店中一日君從一騎登山遇  
賊數百人圍君數重索坐下騎君大叱曰汝弔吾騎固不可得也  
賊怒鼓譟進以兵向君君急與賊約若懸一標試吾射苟不中可  
將騎去賊如約立標君連發輒中賊環拜曰不識將軍請以十生  
易一騎何如君許之與一騎圍乃解自是君名益振嵩山下無何  
母以疾終君居喪不飲食者三日幾至滅性人稱其孝卜地蟠龍  
山下吉卽葬焉盧店少年見君孝義贍力皆忻慕來結心腹有常  
自省者讐家誣以賊邏者繫考君聞之力辨其誣解縛縱之省卽



頭流血曰非公吾幾不脫虎口吾亦從此逝矣後省爲自成騎軍  
及陷尉氏省敕其從騎大索崔氏家屬皆得之藏匿一室中爲具  
飲食家人疑其故省臨行曰吾盧店常自省公嘗脫我死恩無以  
報復屬之曰賊中相戒無犯靳若吾去可急投之是時尉氏燒殺  
慘烈而崔氏獨以省係全賊去君返尉知之乃攜屬及他數千家  
赴西山倚蓬澤公以居嗣是四方兵起河南無王土登封人李際  
遇以逋負嘯聚山林及申定邦武剛張陽皆建旗鼓殺虜平民君  
山居資盡計西遊賣其所佩刀路遇賊欲害之中一人望見大呼  
曰汝非崔公耶何以至此大恩久不報涕泣叩頭延至家出妻子  
羅拜之賊眾愕然君已久忘其人訊之曰汝爲誰何見禮如此其

人曰公忘之乎吾翟胡昔年以貧逋負爲官考幾斃而公出金以救我且活我母公何忘之耶今何往吾當爲大恩前驅君告之故翟曰吾帥際遇久知公名若見刀可售也吾先爲公言之入謂際遇曰吾大恩崔某者今其人來欲以寶刀見其人素俠見之不可無禮際遇曰諾大陳兵衛以迎揖君上坐酒數行君持杯向際遇曰以將軍羆虎之雄而統數萬敢死之士爲朝廷翦大逆則分茅胙土豈異人任哉今朝廷遣行人王真卿者其人見在靳司空處以議招撫將軍何不因豪以納款於卿則築壇當在指日閒矣際遇大喜出三百金爲壽而使其麾下從君款降於卿由是際遇不爲賊朝廷加以副總兵鎮南陽皆君力也先是君居廬店十年比

歸店中送者數百人甲申國變際遇以乏餉掠新鄭若君往救之  
圍卽解歸路遇賊擁一少婦立樹下君大呼若非趙氏女乎可從  
我歸賊瞠視不敢畱行數里聞一老嫗哭問爲誰婦曰吾姑也問  
其姓果趙氏遂縱還之其家以爲神君見義勇爲類如此登封賈  
蘭石者清修士也與君素交一日讐黨欲殺之竟取蘭石市中以  
去君大怒約眾往救眾或不敢出君曰與人交今有急忍視其死  
而不救非夫也若輩怯吾當挺身從眾義其舉皆從之至大駭  
西奔蘭石以歸其前居尉氏時有太康人柳同春被賊誣將刑君  
奇其狀貌力解之後同春爲 興朝大將鎮狼山蘭石稱有家君  
急人困卽不顧其軀皆此類 皇清有天下河南郡縣悉平君歸

里斫蓬葺茅以耕課讀子弟爲園於莊之南顏曰覺園謂其子曰  
吾生平所爲亦極險矣然不遭蹙以有今日者皆蓬澤教我之力  
今老矣如夢之方覺也於是築亭園中以自娛樂年六十餘耳目  
聰明日寫格言數十則以訓後人常指庭樹曰此吾兒童時南遊  
武當所移植也數十年草木叢雜今始拱矣吾當俟此木以爲棺  
人或竊笑之居二十年楛大數十圍及卒年八十餘果以楛爲棺

云

靳標嵩曰覺園去余莊數十武余兒時常與君往來坐亭下君倚  
杖垂白說當年事至不平猶厲聲掀髯眉目俱動不異少年以故  
得知君事甚悉君歿十年故老凋謝人知者稀君之子御泣謂嵩

曰先府君事非子莫有知者且吾兩家世相愛子宜爲我傳之標  
嵩乃採君平生大節數事以立傳其他親睦周恤修廢舉墜諸細  
行皆略之所以重獨行也嗚呼君素以俠名至其摧剛爲柔老年  
學歸於儒先君子不可不謂益友矣標嵩集尉人法書檢君所錄  
格言數十則雖簡脫蠹餘點畫不失有道氣象俾後之思君而不  
得見者庶幾覩遺蹟而見君之一斑焉

右傳靳標嵩撰

李穆

純翁性樸率木強不喜浮靡不能隨俗遷就少涵養語無忌諱是以落落寡合動輒得咎惟其心事坦白無他蹊徑故不計人之喜憎也十四歲始爲文中更失學無師友指授之益獨任己意好讀古今雄奇文字爲文不就繩墨屢應童子試不售崇禎元年戊辰歲大旱斗米銀三四錢關中盜烽起辛未又饑癸酉大饑至乙亥八月間賊日熾攻城屠邑所在焚掠民無甯居朝廷命將征討兵驕將懦卒無成功是年賊十餘萬來攻郟陽邑侯范公激勵士民晝夜堅守旬有六日乃解去次年盡入河南丁丑吾方入泮庚辰又大饑斗米銀一兩有餘癸未十月關門失守賊陷西安三秦悉

沒吾舉家避兵堡砦甲申三月京師破國亡乙酉清兵入關賊遁去戊子方稍甯靜歸家教子學問戊戌以後父母兄弟相繼亡門祚益衰吾嘗恥作流俗中人欲卓然自立表見於一時好觀古史見君子罹禍不禁泣下見奸險殘賊得志不覺拍案呼號恨其不誅聽者以爲狂今已矣吾生平志遠而智短心甚長而力不足所以碌碌終身也妻苗氏四男一女一孫吾今七十二歲或者棄捐溝壑不知所終未可知也幸而且夕死於牖下得從先君子於九原未可知也或天假數年得見吾孫成童亦未可知也其卒其葬不能前知故不書銘曰

此乃吾之安居是非得失至此皆歸烏有惟此乃爲永久

右自撰墓銘

按李先生字元谷邵陽人著有率意藁





褚廷瑄

汪挺

王槩

陳梁

林古度

褚廷瑄字硯耘嘉興人明崇禎癸酉舉人兵後杜門不出以草書擅名同邑汪挺字無上更字爾陶癸未進士福王授工部主事書似率更尤工小楷有會城遺橐又王槩字安節初名尙秀水人能詩工畫山水芥子園畫譜乃其手筆陳梁字則梁海鹽人善書工詩自稱散木子又號侖者山翁亦稱浣公亂後爲僧稱个亭和尙有菟園侖者浣筆池个亭諸集林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清人孝廉章子移居金陵卒年九十餘有茂之詩選

右傳王廷詔撰

國朝詩集卷之六十一

五

國朝者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補錄

隱逸十

葛泰

予束髮出遊於湖河東所見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  
好奇胸懷洞達埃壘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  
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  
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  
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荅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  
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荅爲其所  
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湖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

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浙河東風氣漸開，實由此兩人。文虎旣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勦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甯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浙，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遯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煙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子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旣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橐自海外者，用故

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鈔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飢。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秦。字履安。晚年自號悔庵。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甯波衛指揮。遂爲甯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

祖諱達甫廣東督理海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飢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慙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荅俄傾懸然天得置之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

者生於萬厯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  
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舉子八人斯  
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  
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  
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渡嶺則酸鹹苦棘之  
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託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  
文虎新死先生病瘡剪燭相對淒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瘡爲之不  
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  
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願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浙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塵



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永飛鉛徒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  
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斃躡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  
暮以其有此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補錄

隱逸十

徐波

徐先生元歎名波蘇之吳縣人其稱頑庵前代國變後所更號也少孤向學爲諸生旋入太學負意氣任俠急友朋難至欲爲報仇破其家不願喜爲詩瀚除塵俗抽思鍊要吳中求同調不易得之楚交鍾伯敬譚友夏時兩人欲變王李習見予子生新不主故常者力揚詡之名大著吳楚間當是時先生年未艾欲畱其身有爲不以文人終也後見廟堂水火蛾賊四起柄國者泄泄無救時術慨然曰此乾坤何等時尙思燕巢幕上乎決志歸隱鼎革後葬父

母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先是幕宜興山水流寓罨畫溪凡數年  
既往遊天台雁宕岷山赤嶼諸名勝每登臨多懷古詩將老與友  
夏別友夏日子還吳如落葉歸根矣書落木庵三字以贈後揭諸  
庵門松枯蔽空縛掃掃葉以供茶竈事之前定類如此先生既結  
廬天池與靈巖中峯二高僧遊寫像各貯佛寺談討多出世語言  
外人弗能聞也然讀其自撰頌庵生壙志廉悍之氣猶在簡中先  
生固迷於虛空者耶吳人士或目爲迂人或目爲詩老或目爲枯  
禪而識者稱爲遺民庶得其真云年七十四卒無子一女歸許氏  
生平著述多散佚今有謚簫堂集及落木庵彙藏於許太史家太  
史名集大父名暎爲先生女夫亦有志行

沈子曰予壯歲過落木庵展元歎先生遺像題五言近體紀之中  
云大地留書卷香林代子孫既重之亦閔之也今相距四十餘年  
中間世事雲煙消歇何可勝數而高人清節久而彌新古所云薄  
身厚志絕塵不反者斯其人矣嗚呼人之可傳果在名位乎哉

右傳沈德潛撰

--	--	--	--	--	--	--	--	--	--

188-604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補錄

隱逸十

王槩 弟著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著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匈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文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寶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

1573343

文林苑

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  
 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籐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  
 冒爲予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壻於江南  
 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  
 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  
 於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  
 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葦獨宓草微  
 能食乾饅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右書印譜前周亮工撰

188-606



21101000157942